

讀者顧問集

第一集

王靈均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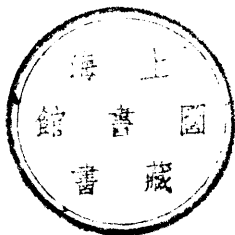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8683B

讀者顧問集

第一集

王靈均著



序言

我從去年十二月底起，担任答復『讀者顧問』的讀者各種答問的工作，到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止，整整六個月，日與申報的廣大的讀者相見。這六個月中是我有生以來『教』『學』生活史中有極豐富的內容的一頁，因為牠使我獲得了不少的經驗和教訓：

(一)本欄通信的讀者之社會階層極其複雜，其中有教職員，尤其是小學教師，工人，鄉村中的智識分子，大中學校的學生及其畢業生，軍人，宗教的信徒，青年店員，與所謂世家子弟，名門閥秀，因此，遂把一幅千頭萬緒，紛紜錯綜的社會關係的交織圖，呈現在我的眼底，『真好看煞！』這是多麼值得寶貴的機會！

(二)通信的讀者的社會階級既如其複雜，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自然也是五花八門，範圍廣大，所謂婦女問題，戀愛問題，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宗教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以及法律政治，尤其是經濟問題，譴陋如愚，學無專長，即就上述諸問題中任擇其一以叩予，猶恐不知所對，況此

~~005095~~

種種問題集於一身，自然更是『蚊蟲負山』其周章狼狽之狀，不問可知。惟念讀者大眾十九皆因社會不良，政治與教育未由改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痛苦，均未由解答，走頭無路，煩悶異常，然而問難態度都非常誠懇。愚深為感動，遂不自量力，勉罄所知，相與商榷。明知不必有益於讀者，然愚因此對於讀者所提出的各問題，作一番比較切實的研究，對於社會的認識，較前更為深切，自身獲益固不少也。

(二)綜觀各讀者所提出之問題，益使吾人深切地感到社會的不安，社會的矛盾之愈益尖銳與深刻化，必然地要得出這樣的結論：現社會如不從實改革，絕無自由平等之幸福可言；現社會之日即於沒落，已為不可否認之事實；新社會之孕育即在此沒落社會的廢墟之上，亦為歷史之必然的命運。

(四)惟愚對讀者大眾深抱不安者有三事：學識謬陋，不能滿足讀者的求知慾望，不能充分地解答各種問題，此其一。六月以來，讀者來信不下數千通，余以時間關係，只能摘尤作答，不能一一具答，向隅之感，十而八九，力不從心，徒呼負負，此其二。讀者顧問一欄在申報所占篇幅至為有

限，每日平均至多不能逾千字，有時又因特別情形，時常間斷，故所答覆往往不獲盡量登載，藉供一般讀者的共同研究，此其三。

還有一事不能不爲讀者告者，卽愚之立言態度是也。愚性倔強而鈍拙，向不肯做模稜語，當對讀者作答之際，爲種種客觀條件所限，自『不能盡我所欲言』，然絕不曾言『我所不願言』。今將此六個月中所發表的問答集爲兩冊，公布於世，爰述其原委以告讀者。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 著者

讀者顧問集 第一集 序言

讀者顧問集 第一集目錄

序言	一
一 怎樣才能從腐敗的家庭奮鬥出來(一)	一
二 怎樣才能從腐敗的家庭奮鬥出來(二)	四
三 這是整個社會問題	七
四 改進鄉村教育的先決問題	九
五 怎樣解決男女共同生活的問題	一一
六 「中俄復交」所引出的問題一束	一六
七 「天才」是否應當「排」	二〇
八 應當怎樣解釋生產合理化	二〇
九 「餓死」問題	二五
十 「誰是罪惡的製造者」	二七
十一 怎樣剷除「花會」的惡習	三一
十二 恐慌過期律與「反帝」問題(一)	三四

恐慌週期律與「反帝」問題(二)

- 十三 惡丈夫……………三七
- 十四 怎樣維持治安……………四二
- 十五 小販與文學家……………四六
- 十六 學徒的出路……………五〇
- 十七 「恐慌週期律」的問題……………五三
- 十八 升學與學校……………五七
- 十九 生活與苦工……………六二
- 二十 「恐慌週期律」問題再答汪洗平君……………六四
- 二十一 「生產合理化」和「怎樣奮鬥」的問題……………六六
- 二十二 職工生活與學業自修問題……………七一
- 二十三 再論生產合理化……………七四
- 二十四 向上心與劣根性……………七七
- 二十五 青年婚姻問題……………八一
- 二十六 中國的病在那裏……………八四

二十七	青年性煩悶問題	九八
二十八	我的自殺觀對否	一〇五
二十九	「私奔」呢「自殺」呢	一一二
三十	怎樣完成地方自治	一一七
三十一	改變職業問題	一二八
三十二	愛情的保證	一三〇
三十三	中國的病在那裏	一三五
三十四	同情於任望月君的自殺觀	一四九
三十五	怎樣奮鬥	一五九
三十六	慈善事業	一六一
三十七	奮鬥的路徑在那裏	一六四
三十八	「無路可走」	一六七
三十九	出路在那裏	一七二
四十	爲什麼青年不愛讀書	一七四
四十一	做工和戀愛	一八〇

四十二	體育與民衆健康問題	一八六
四十三	兒女之累	一九六
四十四	再論自殺	一九九
四十五	婚姻問題	二〇六
四十六	讀書與戀愛	二〇九
四十七	「愛」的歧路	二一二
四十八	生活及其他	二一五
四十九	自由戀愛與強迫婚姻	二一九
五十	女子解放與家庭問題	二二三
五十一	我的煩悶——教育與婚姻	二二六
五十二	婚姻問題	二三〇
五十三	供給力量與西洋文明	二三四
五十四	學徒生活之回顧與前瞻	二四〇
五十五	遺產問題	二四五
五十六	窮師範生的出路在那裏	二四七

五十七	兩個三角戀愛問題	二五一
五十八	「中國的病在那裏」的問題	二五五
五十九	貧困青年的讀書問題	二六五
六十	怎樣到邊疆去屯墾	二六七
六十一	爲讀書而引出的風波	二七〇
六十二	師範生的出路	二七三
六十三	農村破產與失業問題	二七六
六十四	童子軍與「新使命」	二七九
六十五	戀愛與愛國兩途	二八五
六十六	戀愛悲劇	二九〇
六十七	愛國的方法及其他	二九一
六十八	墮落的家庭	二九六
六十九	關於婦女問題之討論	二九八
七十	開店與借款問題	三〇〇
七十一	中國農民問題的出路	三〇三

讀者顧問集 第一集

讀者顧問集 第一集

一 怎樣才能從腐敗的家庭奮鬥出來？

宋世澤君來函

貴報的「讀者顧問」這一欄頂有趣，我也就借此把我切身的問題，提出來請教。我家在前清咸同之交，是一個名門顯宦，即在光宣之際，依舊是富貴其身；到了我的父親，也還在段執政的腳下做過一場小官。理論是富有的，却是我的父親自從做官以後，就娶了一個婊子。婊子抽大烟，本不算希奇，然而自從她到我家來以後，我的父親的大烟也吸上身了；一天到晚兩桿槍，推平了對吸；吞雲吐霧，啥事勿做，從前一點積蓄，漸漸地乾了；傢具好的，也漸漸賣了；衣服，皮的，值錢的也漸漸當完了。我的生母，也被摒棄了。她本是一個大地主而兼鄉官的女兒，寫得一筆好字，中國書也讀的不少，可惜家事一點不會料理，白米紅鹽，一點不知檢點。從前我父親有差事的時候，每月寄給她二三百塊錢開支，她總是用得精光，一個不留。到了現在，自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逼得

我一個剛才成人，不過十六七歲的青年，不得不拋棄學業，投到這茫茫的人海裏去謀生。我雖然也算幸運，找到一個職業，然而所入有限，除了自用外，還不能顧家，而我母親終日呆在家裏，還不肯丟掉太太架子去上菜場買小菜，自己上鍋煮飯；還要用個娘姨，你想這不是死路一條？而且她這人已好像木頭似的，一點情義沒有，對於子女不知愛惜，對於我的老病（貧血）毫不知道調養。想來想去，真是沒法可想。諸位先生能指示以應取的途徑麼？

答（一）君之父母及君之父所納之妾皆生活於舊社會的範疇中，即封建官僚餘孽的範疇中，他們的沒落的生活，及由之而生的沒落的心情，在這個急湍似的資本主義的都市社會中，當然只有坐以待斃而已，我們實無法挽救。（二）君之自身的處置，則有以下的辦法：（一）積極地勸你母親趕快去找一個她能做的職業；（二）勸她即日把娘姨辭去，自己操作；（三）如果你母親能採納這兩種辦法，那你們母子的前途，便得了第一步的圓滿解決；如果僅能採取第二種辦法，亦算得到相當的解

決。然後你於工作之暇，抽空讀書，依我看來，這種生活，倒比牢呆在學校裏讀死書，鎮日價聽「死教育」擺布的好；（4）如果你母親還是執迷不悟，坐吃山崩，那你的情義已盡，只好照着你自己的計劃去做；你若依舊和她同居，固然是好，即你爲着自己，爲着拯救社會的一個有用的青年前途計，同她分居，也在人情之中，誰也不能否認，至少是當爲識者所原諒。至於你的母親之不愛惜子女，這一半是由於她的生理上的原因，一半是由於社會的原因。因爲有一種人生來木訥或感覺遲鈍，對人不容易發生情感；然而這個冷酷的社會環境更足以使人目瞠口呆，莫知所從。這不是她個人的責任呵！

以上就是記者個人的管見所及，聊貢一得，其實這個問題很複雜，很重要，值得我們代宋君提出來，請讀者大眾公開討論。

(一九三二，十二，二十五日)

二 怎樣才能從腐敗的家庭裏奮鬥出來？

劉有爲君來函

今日貴報所載宋世澤君之函與貴記者答覆宋君的話，我讀了之後，發生以下的感想：(一)在現社會的狀況之下，封建餘孽的腐敗家庭，是不曾根本剷除的；宋君的問題，也就不會根本解決。(二)勸宋君的母親找職業，自己操作，自是正常辦法，然而說到找職業，「談何容易？」現在有許多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二三十塊錢一月的生活，一個半老而木訥的舊式太太，又上那裏找職業去？若果宋君想要與她脫離關係，似乎不近人情。(三)宋君之父及其所納之妾固然是「生活於舊社會的，即封建餘孽的縮疇中」不能自殺，只能讓他「坐以待斃」，辦法倒痛快，然而今日社會中像宋君之父母這樣的人，恐怕還不在少數，若果一一聽其自生自滅，那也不是我們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應有的態度，質之宋君及貴記者以爲何如？

答 來書所說，自有卓見，然而我們研究社會問題，尤其是與讀者研究

各人自身所感受的迫切問題，應當分兩種步驟：第一步，盡我們的管見所及替讀者貢獻一些實際解決的方法，使他不致失望而去，答非所問。第二步，每一個實際問題，若果只從實際的，個別現象去求解決，忽略了牠的社會的經濟的根本原因，即動力之動力，那讀者雖得到相當的解決，却是沒有根本解決牠的社會根源。所以應該隨時隨地點醒讀者，使大家不要只顧現實的個別現象而忘却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與普遍的關聯。昨日答復宋君之言，係僅就他目前所急待解決的問題，聊貢所見。至若宋君這種家庭狀況，在中國還是一大部分，至少是舊社會中，大部分的普遍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當非一蹴可及；若果真想救濟，那至少要有如下條件：（一）全國的××××××或在民衆××××××。全國××××；（二）用嚴刑峻罰，實行禁烟，不得明令禁止而暗中又獎勵；

(三)嚴禁娶妾；凡娶妾者不得享有公民權；(四)用國家全力施行普及教育，中學教育完全由國家給經費，學生不論階級性別，一律免費；(五)無條件地，許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使人民的聰明才力，盡量發揮，不致淹沒，摧折人民向上努力的興趣與心情；(六)青年學生與幼童的受教育權有絕對的保障，若在求學年齡而失學者，父兄應處以重典。這末一來，必須大動干戈，掀動了社會的大波浪，絕非現在政治經濟狀況之下，所能想像得到的。記者對於宋君之父及其所納之妾的救濟問題，暫存而不論，並忽然置之者此也。至於記者主張宋君到了不得已時（她不聽他的勸告）與她脫離關係，看來似乎不對，其實這全從整個社會立場出發。宋君與其母同居，結果兩人都沒有出路。而為社會前途計，暫置宋君之母而使宋君得解脫，也是一「兩害相權，取其輕者」的

意思，這或許要引起明倫堂中的老爺們的嗟歎然非難也未可知！足下以爲如何？

三 這是整個社會問題

朱嬰君來函

（關於翁君所提經濟壓迫問題討論之討論，翁君原函及朱君討論函見十月十九日及二十二日本欄）

你答覆的幾點，大體是認爲滿意的。不過貴報既專闢一欄，爲讀者解決一些難解決的問題，大家有什麼疑難不決，聽到這個消息，未嘗不歡迎欲狂，而一經貴報答復了以後，未嘗不奉之如指針，以爲此後就有辦法了，所以貴報立言要慎重，能部分解決的，便替他解決，否則只好告訴他另外的出路，至少也得闕疑呵！如貴報答復翁君的信說：『只要吃得苦，總不會餓死。』在目前中國的社會，這句話似乎太肯定了一點。要知道雖在上海這個地方，表面看來似乎很富庶，而要是有一個能吃苦的窮人平日不多少靠親朋的接濟，餓死的怕不知有多少！先生如肯作深入的觀察，便知道了。照這樣看來，翁君得了貴報的答復，若便信以爲真，將來他的校長職務萬一掉了很吃

苦的去找工，然不是工廠不添人，便是添人不要生手。又即或找着工，然不是工廠受時局的影響而關門，便是由於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使你一天精疲力盡而得不着一飽。到這時，翁君一家人雖沒有餓死，然也餓得像個半死；他到了無奈，只有走着自殺的路；一方面使社會對於貴報的指導也不信任了。如果貴報起初就很明白的告訴翁君：「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要解決你個人的問題，就得要解決整個社會，至於救一時之急，也未嘗沒有，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罷了。」肯這樣掉轉頭來的說法，翁君看了，或者把他的重心移到改造社會方面去，一來免得他白費精神，二來也是貴報真正盡了指導的使命。總而言之，現在的社會，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這一點，很希望貴報毫不含糊地要告訴羣衆的。

我不是好辯，我希望貴報做一顆社會的明星，而且做一顆明星到永遠的將來，不知記者先生以爲何如？

答 足下肯如此一再反復的同我們討論，我們深爲欣幸。足下談：我們應該起初就很明白的告訴翁君：「這是整個社會問題，」叫他起初就

注重到改造社會方面去，其實，這層意思，在我們覆翁君原信裏，已經藏着，不過措詞稍爲隱約而已。餘意已詳前函，於此不再覆述。指示各點，敬謹拜嘉（註一）

（註一）此覆係另一記者起草。再此信與（七）信有關故揭之於此。

（一九三二、十二、二十七日）

四 改進鄉村教育的先決問題

張天白君來函

（關於鮑祖宣君所提「鄉村教育問題」之討論，鮑君原函見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欄）

鮑祖宣君所提出的「鄉村教育」問題，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然而我對於鮑君提出這一問題的態度，首先要加以商榷，然後再說他所謂鄉村問題是如何的一種問題，鮑君說：「打破現在的經濟組織的說法，未免有點好高騖遠」。接着又說：「眼前的急迫問題，必須在眼前打破。」這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的「玄學鬼」，在附着鮑君的身上說話。在鮑君的意思是說，眼前的急迫

問題，不是中國整個社會的經濟組織（其實就鄉村說，不如說「土地所有的關係」）的改造，乃是鄉村教育。這裏有個好比方，你在上海的工人區，拉着一個失業的工人告訴他說「你的問題不在你現在失業沒工作，沒飯吃，却在你沒受到教育；你且慢着，等我們來提倡工人教育。」我們閉着眼睛可以猜到工人給你的回答：「請罷！請罷！」老實告訴你，現在鄉村的最急迫問題，不是什麼教育不教育，識字不識字，更不是如偉人們所說的，什麼提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鄉村極迅速地，極普遍地破產；換句話說，鄉村的經濟關係的改造，才是「眼前」最急切的問題。至於鄉村教育，倒不是普遍餓肚子，做盜賊，鬻妻賣子，流離失所的農民的急迫問題。這乃是我們這些坐在租界上的洋房中，至少有衣着有飯吃的書呆子們的腦壳中所幻想出來的急切問題。鮑君所言，未免輕重倒置，這是一。鮑君說：「理論上的見解同時亦須顧到現實性的。」哈哈！這又是同樣的玄學鬼在作怪！假使你稍稍注意現在這樣不注重農村問題的中國報紙，你都可明白，各省的農民運動，如揚州的農民圍攻縣城，靈璧縣農民大騷亂等等，已經普遍地而且急切把農村經濟即農業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鮑君還說是一「好高騖遠！」那我們的鮑君的「高遠」，「真教

人莫測了！鮑君還說是「須顧到現實性」，想思就是「鄉村經濟」的改造，還不成爲現實性的，那更是「高」矣，「遠」矣！「蔑以加矣！」這是二。我們曉得「教育爲整個政治的一部門」（申報十二月二十三日時評），而政治又是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上層的建築物，若果只談政治改革，而忽視了經濟結構的改造，那便是一與虎謀皮，也可以說是一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若果只談教育而忽視了政治的根本問題與經濟的根本改造，那更是一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更是「空中樓閣」！做那改良主義的烏托邦的迷夢！我並不是說鄉村教育不可辦，更不是說，只注意政治與經濟的改造而不注意「普及教育」的問題，乃是說，經濟組織不根本改造，政治沒有相當的清明，什麼「普及教育」什麼「鄉村教育」都是白紙上寫黑字，欺人之談而已！說到這裏，篇幅已經不少了，暫以此請教大衆。他日再來討論「鄉村教育」的實施問題。

（十二月二十五日）

五 怎樣解決男女共同生活的問題？

李俊生君來函

我是一個不配談男女共同生活問題的，因為我雖然也有二十多歲了，却是在這個蜂蝶迷人，落葉繽紛的上海，未嘗一次和女子交際過，所以我自視對於這一問題，是不夠資格。我說這話，讀者人衆，或許要罵我是想吃冷豬頭，假充道學，其實不然。老實說，實則我有點膽怯，爲什麼呢？第一，我不過是洋行裏的一個小職員，每月所入只有四五十元，我的每月支出，大致如下：房錢八元，飯錢十二元，車費五元，娘姨倒馬桶及洗衣服費二元，理髮洗澡三元；我家有老母，每月至少要寄十元左右。這末一來，「汗乾錢了」，連一點剩餘都沒有。若果你害病，吃藥，請醫生，便沒有着落，只有一門，當（動詞）當（名詞）！這還說是小病，若果大病來了，一來遷延時日，公司裏便要發生問題，二來醫藥這樣貴，當然是不能持久的，不但病不會好，連飯都沒得吃，那只有死路一條。那裏還被想到什麼男女問題，第二，我的經驗警告我，不許我這樣的一個人涉想到這問題上來。因爲我的一個親戚，他本是一個西洋留學生，又是得了文學博士的學位回來的，只是他爲人本忠厚，不會「鑿窟窿，打洞」，又因爲他的奇怪的思想不合時宜，所以他雖有了很好的資格，很充實的學力，很溫存的性情，很光明正大的態度，我常時設想，假使我是一個女郎，我定要拚命地愛他，幫

助他成功一種學問，但是他終竟因了男女關係，被人家「拆」了一次「白」！精神上大受打擊。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位新式的女子，就是所謂「摩登」女郎，她不但表面上是個摩登女郎，並且進過最摩登的學校，到過最摩登的地方去過，思想上也挂過最摩登的招牌，當她還沒有找到比他更適意的男子時，一次和我這位博士親戚結合了。我這位親戚給她做皮大衣，買高根鞋，買兩塊錢一雙的襪子；他從來兩腳不插獸慾的遊戲場的，然而爲了她的原故，博士先生也不得不時常陪着她到巴黎舞場，到中央大戲院，卡爾登。這位摩登女郎本來也似乎是暫時滿足了。然而一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的朋友在香港吃官司，博士先生急人之急，馬上跑到香港去營救他的朋友，而這摩登女郎也就趁空到北平去探親。趕到博士打香港回來，已經是人去樓空，音耗杳然，好久以後才知道這位摩登女郎又在北平遇到了更愜意的男子。不但有錢而且是個官兒，常常和外國人在一塊吃「香檳」！你想，以我的博士親戚這樣的爲人尚且不免爲摩登女郎所欺，我一個區區小職員，有什麼資格去和那些摩登密斯打交道，只好望洋興歎了！然而人總是肉做的，他總是要發生性的問題的，他會在工作完了之後，感到人世的寂寞，他會在交際場中，

感到人生的孤獨，這實在是一件極痛苦的事！貴記者幸有以教我！

答 捧讀來書，我心怦怦，恨我非上帝能在創造世界之七日間，創造千萬萬多情善女。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然而這不過是說笑話，不是解決問題，下面才是「言歸正傳」。(一)你的薪水少，老實說，沒有娶摩登密斯的資格；若果你要「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那你不但是「緣木求魚」，並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千萬不要妄想，真是摩登女子光顧到你，那也只得學「老僧入定」閉門謝絕。(二)你聽了這話，却不要發慌，不是教你真做和尚，斬絕塵緣。「英雄還向草間尋」，在風塵中或是在小家碧玉中，找一個忠厚點，樸素點的女子，做做朋友，但務須設法避免生育。(三)你的親戚博士先生的事件，那是現代社會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現在的摩登女子都是都市生活的產品，她們在現

代社會中，終日追逐片面的物質生活的娛樂！跳舞，電影，摩登衣服鞋襪，肉的顫動和誘惑，金錢和勢力的趨附，這便是「有閑社會」的必然的現象，至於少數在表面上受過一點新式教育的，甚至受過革命教育的，這班女子壞起來更糟糕。她們只是在「掛羊頭，賣狗肉」在機械的唯物論，不是「單純享樂」的唯物論的烟幕之下，滿足她們的肉的要求而已。她們也時常說幾句「驢唇不對馬嘴」的理論，什麼「自由」咧，什麼「壓迫」咧，甚至什麼「主義」咧，做她們的辯護，其實她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們的目的很單純，就是「享樂呵！享樂！」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呵！乃是現實社會中佔有者一羣日趨沒落的現象。我們就藉着這個機會給他們撞一次喪鐘罷！

摩登女子的沒落沒落罷！趕快的沒落！（十二月廿八日）

六 「中俄復交」所引出的問題一束

吳冷秋君來函

(上略)「中俄復交」這一事件，似乎在死氣沉沉的中國，又掀起了了一個小小的波瀾，日內瓦和東京也受到了一點小小的刺激。但是我們這些老大國家的人民對於此一事件，究竟應該抱着怎樣的態度？歡欣嗎？未見得；恐慄嗎？自然也大有人在，但或許不是一多數，「這確是一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研究，中俄爲甚麼要絕交？又爲什麼要復交？這又是一個問題。中俄的絕交究是誰「要絕的？中俄復交又是「誰」要復的？這又是一個問題。中俄絕交之際，對於中國及國際間有什麼影響？中俄復交，對於中國及國際間又有什麼影響？這也是一個問題。中俄本來是朋友，以前竟然可以絕交，那末現在的復交，能保將來不再有「絕交」的悲劇重演嗎？這更是一個問題。我於工作之暇，常在思索這些問題，雖然心中也起了許多零碎的感想，但是都不成系統，自然不值得發表，我想還是請教貴記者並望在讀者顧問欄，將這些問題提出共同討論，爲荷。

記者按：吳君對於「中俄復交」一事提出這麼許多問題，我們深佩服他的思想之深入與政治理解之健全。但在他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之中，我們認爲應該是以「絕交是「誰」要絕的，而復交又是「誰」要復的」一問題爲其主體，解答了這一個問題，則其他問題自可以迎刃而解。在此，我們特尊重吳君的意思，將此一問題提交大家共同討論。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

七 「天才」是否應當「排」

黃中庸君來函

我是貴報一個忠實的讀者，也可以說是庸碌的人海中最庸碌的一點一滴。我向來都是借人家的報讀，但却看得非常仔細，一毫不肯放過，因此佔據了人家之報紙的時間太久，便惹人家討厭，這還罷了。還有一個壞脾胃，看了報好同人談天，往往因爲報上一個問題，便會和人爭論得面紅耳熱，這一層更使人家望而却步；我也每每自恨，不該和人做無謂之爭，總想既住我的是非

之心，閉住我的是非之口，但又往往失敗，因為這顆心總是血肉之軀的一部，牠對於週遭所感觸的，一定要跳動，一定要發爲聲音，見諸辭色。發揮不能，禁止不得，深以爲苦。今者貴報「讀者顧問」一欄，容納讀者自由討論，實在令我怦然心動！從此以後，我可以有請教問難的機會了。今天姑借貴報「自由談」一個問題來開始罷。豈凡先生的「排天才」一篇，我讀了好幾遍，可是越讀越令我懷着不安，特傾所懷，以質高明。（一）豈凡先生「排天才」的「唯一的緣故，是在於天才和我們凡庸的不同，在我們的庸俗社會中，我們不要什麼天才，所以要排除他。」我要請教，天才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凡庸又做怎樣的解釋，爲什麼天才和凡庸不同就要反對天才？那麼，男人和女人不同，難道丈夫也要反對妻子嗎？（二）我想豈凡先生一定要說，天才的種類很多，有「殺人的天才，搜括的天才，騙誘的天才，誇口的天才，乃至吃飯拉矢的天才。」若果豈凡先生不是在說笑話，而是在解說天才的內容，那真令我這樣「凡庸」的人大惑不解了！記者先生！天才果然就這樣爛污不值錢麼？（三）豈凡先生或許又要答道，我所以要反對天才，是因爲天才「有向上心，他們要往天上爬，他們要帶了一羣人馬建功立業，他們要人跟了他轟轟烈烈一番，但他們不肯

獨自去幹，他們常要引誘庸碌去附和擁護，他們要責罵庸碌的不抬舉他，不崇奉他，他們要享受庸碌的犧牲，他們要吮吸庸碌的膏血，他們要做庸碌的領袖，但他們不爭庸碌分毫恩惠。這更使我莫明其妙了。就拿人類進化史來說罷，我們的披毛戴角的老祖宗若是沒有「向上心」，自甘簡陋，不去胼手胝足，勞神焦思地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工具，發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必然法則以形成開物成務，養生送死，光前裕後的文明，則我們今日還在過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生活，也未可知。「向上心」果然是人類的罪惡嗎？果然可以做為天才的罪案嗎？因為有了向上心，就「要帶了一羣人馬建功立業了」，就「要人跟了他轟轟烈烈幹一番」，姑且承認有這樣一種天才，但我要請教「建功立業」，「轟轟烈烈幹一番」若果不是動機在「享受庸碌的犧牲」，不是一「要吮吸庸碌膏血」，更不是一「要」單純地做庸碌的領袖，但不才庸衆分毫恩惠，「而是因為有更高尚，更神聖，更遠大的目的，更偉大的使命，那麼「轟轟烈烈幹一番」的「向上心」或「天才」也是罪惡麼，也應該「排」嗎？（四）再看我們豈凡先生的「庸衆的綱領」是怎樣。他說：「庸衆的綱領，在於一律平等！」呵呀呀！庸衆也有綱領？庸衆也會喊出「一律平等」的口號來，

也會提出「一律平等」的政綱來？那我又要請教：什麼政綱是庸衆提出來的？「一律平等」的政綱是由什麼一種庸衆從他們的全體的心窩裏看出來的，並且把牠歸納成這樣一個「言簡意賅」「傳之百世而不悖，施之萬世而不惑」的信條的呢？「刪書斷自唐虞」以前的舊賬，我們皆不算，並且承認豈凡先生的「庸衆的政綱」的確是庸衆自己起草的政綱，那我還要追問一句：你不是又在開玩笑罷？若果不是，我就要請教：怎樣叫做「平等」？又怎樣叫做「一律平等」？這種平等的精神是十八和十九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內容呢？還是二十世紀俄國大革命的內容呢？又要請教：中國的「一律平等」怎樣實現呢？從什麼地方做起呢？我們這位庸衆的豈凡先生一定會指導我們，因為他已經第一次指導過我們，但是還不夠，現在還要繼續請教，這樣一來，豈凡先生已經做了我們這些庸衆的指導者——領袖——了，已經是有一「天才」加乎其身的危險了！徘徊終日，如鯁在喉，率爾請教，不勝恍惚！

答 天才問題，本不如是之簡單，如豈凡先生所云云者，來書所指疑問各點，具見讀書切實，不愧科學家求真求是，平心研究的態度，海內讀者

必有真知灼見，犖然有當的解答；茲先就管見聊復一二。天才不是別的，只是他於舉世混濁的時候，獨能以他的清醒的頭腦，想出當時的癥結所在，能用銳利的眼光，看清當前的出路；能用敏捷的手腕處分紛至沓來的事變；能秉偉大的熱誠貫注他的一身，完成他的使命。這還是普通的說話。歷史還沒有剷除不平的紀錄，就是社會還未脫離不平的現象；那末，天才也就因社會人羣的分劃而不同。譬如說罷：拿破崙是個天才，但敦馬拉也是天才；然而他們所代表的人羣的利益却不同；又如袁世凱（假定的話）也是一個天才，孫中山也是一個天才，然而他們所代表的人羣的利益也是不同的。最明顯的如列甯是一個天才，克倫斯基（假定的話）也是一個天才，然而他們所代表的社會人羣的利益更是兩個極端。在現在的社會中，尤其是在我們這樣庸衆的社會（如平民

大衆)中，天才的領袖，更是百分之百的需要。總而言之，不能把天才與『吮吸庸碌的膏血……』等等現象混爲一談，不然，便是『因爲倒澡盆的水並連小孩子也倒掉了』，這就叫做『因噎廢食』！那真不免於『庸衆』了！摩爾 Mohr 說得好：『海格爾關於某種數理的公式說的，凡是常識認爲錯誤的，就是合理的，而常識的合理，就是不合理的話，在此地是適用的。』真的，這話『在此地也是適用的。』

(一九三三，一，六日)

八 應當怎樣解釋「生產合理化」

沈亦民君來函

十二月二十七日貴報「讀者顧問」欄內所發表的朱嬰君的信，其中有一句話我有點懷疑，他說：『……又卽或找着工，然不是「廠受時局的影響而關門」，便是由於生產的合理化結果使你一天精疲力盡而得不着一飽。』照朱君的意思，生產合理化便是他『一天精疲力盡而』

不着一飽』的根本原因；其實不然。我們曉得，生產合理化內容不外是：（一）用極科學的方法組織工廠，使各部門的關係簡單化，在物質上和時間上盡量地節省，或用同樣的時間和物質生產比前更多的生產品；（二）盡力地革新機械，使從前十人的勞動力或百人的勞動力的生產品，現在只以一人或十人的勞動力便可產生出來；（三）普遍地使工廠電器化，從前十人或百人管理的機器，現在只需一人或十人而已；（四）使運輸和交通都在電器化和機器化的支配之下，俾生產品和材料之輸運異常迅速而又極省人工與時間。就合理化的本身說，並沒有罪惡；罪惡在於專為商品而生產的私有制度，在以有制度的生產社會中實行生產合理化，其目的只在增加商品的生產；加緊勞動力的榨取；極力節省生產手段；盡量地消融蓄積資本，結果只是生產過剩工廠倒閉，就形成所謂『人口過剩』工人失業。然而這不是說，生產合理化在現社會中，一施行便有這種現象，乃是說牠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必然發生更大的經濟恐慌。我們看美國的生產合理化與德國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便可明瞭。然而我們從現存的私有的生產社會中的生產合理化，却抽出一個相反的結論，就是在更高的，新的生產關係的社會裏面，這種生產合理化便

是百分之百的需要，而且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所以在更高的階段上的生產合理化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縮短勞動時間。爲什麼要縮短勞動時間呢？爲的是要增高勞動者的文化程度，使他們以大部分時間享受精神上的幸福與高等教育，因爲在這種社會中，生產已經不是爲商品而生產，乃是爲生產者自身的消費而生產。蘇聯的計畫經濟也就是透露了此一端倪。鄙人恐怕朱君因阻咒現在社會的生產合理化並將來合理社會的生產合理化而亦厭惡之，反對之，那就大地危險，用爲一言以質朱君並就教於貴記者，其亦有當於萬一否耶？幸有以教之。

答 來書闡發生產合理化精義，極有見地，大可補朱君之所未發。朱君身在病中，深受資方壓榨之苦，激於一時感情，遂不暇做冷靜精密的分析。足下所言，朱君當亦首肯。但是這裏還要補充一點，就是生產合理化本是商品生產社會的生產方法的最高表現，但是這一最高的生產方法到了一定程度便與牠所從來的生產關係不相容，結果牠就替這一生產關係所形成的社會組織掘下了墳墓。「請君入甕」便從牠的母

胎裏破框而出，做了更高階段的社會組織的「甯馨兒」質之高明以爲如何？（一九三三、一、七日）

九 「餓死」問題

孫敬仁君來函

貴記者在本月十九日答覆翁君說：『只要吃得苦，總不會餓死。』這話我有點懷疑，我們若果爲勉勵人努力進修，不要安坐而食，說出這種話來，到有片面的理由，也可以相當原諒發言者的苦心。然而在現在社會中，這種話頭實在不足爲訓，因爲現在已經餓死，或正在要餓死，或將來必然會餓死的人，大都是願意『吃苦』、『着實吃得苦』的人，而那些席豐履厚，駟馬高車，驕奢淫佚的人，十九都是不能吃苦，不願吃苦，專以人之『吃苦』供他的犧牲的。就拿我做比罷。我從早到晚在店裏做十二點鐘以上的工，既要替東家管賬，又要給他去跑腿，既要替拭檯子掃地，又要給他做買賣。除了吃飯，睡覺，鎮日價一點兒閒空都沒有，然而我不過每月掙得二十塊錢工錢，除了我的衣食住，便沒有養活我母親的了；要養活我母親，我便要餓肚子。但是我還是幸運的依從

有二十塊錢一月，其他願意吃苦，其能吃苦，然而到處找不到工作的人，以上海而論，就下幾十萬。他們既沒有工作，強梁的只好做賊，做綁票，懦弱的那只有投黃浦自殺了。所以我以為是這樣：餓死的不見得是不願吃苦，或吃不得苦的人，而不餓死的，也不見得都是願意吃苦或吃得苦的人。恰恰相反，并進一步觀察：現在的社會一方面是在極力給人造『苦』，一方面又極力給人造成不願吃苦而『身安逸樂』的機會。是否有當？敬質高明。

記者按：關於我們答覆翁君所問經濟困難（年入二百餘元家有六七口，負債三千餘元，年關將屆，如何應付？）一問題（翁君原函與我們覆函見本月十九日本欄）曾承朱嬰君先後兩次來函，同我們作精細的討論。（見二十二日及二十七日日本欄）朱君之意，以為我們不應該不明白地告訴翁君：這是整個社會問題，而祇是含含糊糊地叫他去「吃苦」關於這點，我們已於兩次覆朱君函內，加以說明，就是我們在答覆朱君函內，已經說明這是整個社會問題，不過措詞稍為隱約而已。現在

又接孫君來信，對於我們叫翁君「吃苦」的話，繼續有所糾正，雖然孫君的意見，朱君已經說出，而措詞之痛切，較朱君則尤過之，我們除以十二分誠意接受孫君的指示外，更無他說話可說。在此，我們一方面是更希望一般吃盡痛苦而不得一飽，或願吃苦而無苦可吃的人，都能有一個澈底的覺醒，問一問爲什麼大多數人吃盡痛苦而不得一飽，或願吃苦而無苦可吃？爲什麼少數人並不吃一點苦而得「安富尊榮」？對於我們肩頭上的重大責任，都能加以一個很明晰的認識！同時，孫君既然對於我們當前的嚴重問題，有如此明切見解，又肯不憚煩的與我們詳細討論，我們是更希望孫君以後能夠源源見教。（註）

（註）此答係另一記者起草的。（一九三三、一、一日）

十 「誰是罪惡的製造者」

汪立德君來函

參閱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欄

十二月二十九日貴報載吳嘉英君所提出的問題是：「誰是罪惡的製造者？」意思是要解釋上海跳舞場的舞女與舞客所演出的男女交際的悲劇的「主角是舞女，因為她是主動，而男子為被動。」

所以他很肯定地說：「明明主動者是原告，而被動者反犯強姦的刑章，個人的犯罪成立在此，社會的造成惡劣的原因亦在此。」其實這恐怕是吳君的主觀的見解。我們要問現在都市的跳舞場是以什麼目的產生的？是應什麼需要產生的？老實說，現在的跳舞場就是變相的「賣淫」，並且不是「長三」牌子的賣淫，而是「么二」的賣淫，甚至是大馬路上的臺妓，下等者則等於四馬路，北京路的野鷄。在現在的為商品生產的產業都市或大商埠中，大多數的女子自然也逃不脫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人口過剩的公例，她們找不到工作，失業，自然要流而為娼妓，就是把她的勞動力變一個方式，來供給有錢的人的精神上的壓榨；舞女也就是現在這種失業女子用這種方式出賣她的勞動力的更高的形態。舞女和人跳舞，並不是普通交際場中兩相情願的兩

性的跳舞，她是隨着舞客的自由選擇的，她沒有自由選擇客人與之跳舞的權力，這與堂子裏接客，應局票是一樣的，所以舞女同男子發生戀愛的關係，除非現行犯罪的行爲，當場由原告控訴以外，我們便不能認舞女爲被人強姦，因爲實際上，她不但以跳舞供人取樂，並且要以肉體資人縱慾，這是必然的趨勢，也是普遍的事實。然而若果舞客便拿這種說法，做他無罪的辯護，那又錯了。我們既然認定跳舞場是賣淫的場所，那你既然到了賣淫的地方，你本來就是要去勾搭舞女的，一進了是非地，便是是非人，一既然進了是非之地，你便是來尋是非的，怎樣盡把主動的罪名，捺到舞女身上，這却有點不「恕」道。我要說一句公平話，舞女與舞客，「一邊半觔，一邊八兩。」舞女告人，實在是無理取鬧，或則因中途被人遺棄而不得相見於法庭，或則因舞客有幾文，藉此敲竹槓，總而言之，倒楣的私有制度的社會害死人，她們終日地耳濡目染，隨在都鼓勵她們去犯這種罪惡；舞客之中，拆白黨頂多，專門騙舞女睡覺的，所在多有，固然也有一些公子哥兒被她們騙的，然而若說男子盡爲被動，那實在不公平，也非事實。所以舞女舞客公開地宣淫這種罪惡，是現在都市社會的必然現象，那麼，現在的都市社會是這種罪惡的製造者了；但是我們又要問：

現在的都市社會又是什麼結果呢？那就是現在的私有制度的生產關係所形成的，那末，追本窮源，吳君所謂「罪惡的製造者」就是上述的私有制度的生產關係了。用我們的唯物論的社會學的眼光來觀察現社會的舞場，牠實在是犯罪的所在地。若果要設法「除去這種原因」，那只有一方面大家起來做「拔本塞源」的工夫，改造這一製造罪惡的淵藪。一方面大家儘可能地提倡正當的娛樂或鼓勵青年研究學術的興趣，使青年減少置身跳舞場的機會，這是一方面，從社會方面儘可能地給女子找工作，使她們大多數有了正當職業，另一方面也讓她們同樣地享受正當的社交，正當的娛樂，同樣地鼓勵她們讀書，研究學術，增進她們向上的志趣，誰願去做這「文明的皮肉生涯」？這是二。然而「拔本塞源」的工夫，若果不加速進行，則前面兩種辦法都不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效亦可觀已。明白這一點，那「上海沒有跳舞場是否能減少犯罪的人？上海沒有跳舞場是否能減少上海社會的劣點？」等等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因為上海的跳舞場乃是上海社會的產物，而上海社會劣點却不是上海跳舞場的產物。

（一九三三、一、八日）

十一 怎樣剷除「花會」的惡習

常一清君訊

我在上海報紙上常常看見有許多人因打花會失敗以致自殺的紀載，又看見因打花會而去求神拜廟，打開棺材，拖出死屍，對之燒香磕頭，求牠託夢指示花會預兆種種奇怪的新聞，我總以為這是不經之談，大約是新聞記者胡謔這些趣談，來充篇幅，或勾引讀者的。到了我在上海住了好幾年，才曉得一點不假。我的一個親戚夫婦兩人，一天到夜，在那兒都神魂顛倒地打花會，一清早起來，見面便問：『你做什麼夢？』他說：『我夢見貓吃老鼠。』那她馬上就去打一個貓；她說：『我夢見大水。』於是他就去打個『青魚』。若是兩人無夢，便到「城隍廟」去求籤，或到拆字攤上去問卦。兩個人一天總要輸個一千八百，或三千兩吊。加上她的阿弟，他的阿兄，阿兄的老婆，她的女友。他們不見面則已，一見面總是談花會，談得津津有味，我從旁觀看來，他們都已失了常態，恐怕不久他們都要破產，輸盡當光。面孔漂亮點的她，恐怕就要到北京路上去「餐風宿露」迎人賣笑；生得一臉橫肉，眼光蠢狀狀的他，恐怕就要去做「樑上君子」，做三隻手，再不然她們

只有一條路——自殺。然而你若忠告他們，勸他們不要迷在那上面，那他們會給你白眼！社會怎樣弄到這種現象？怎樣才可以把這種現象剷除？貴記者見聞廣博，又深識社會底蘊，當必有以教我。

答 花會是現代社會的病的狀態的一種。爲此所迷而致破產喪身的比比皆是，令親所爲亦可見一斑。此種現象若不從根本上着手，絕不會有剷除的希望，也就和馬路上的娼妓一樣，絕不是什麼政府的雷厲風行的禁令所能爲功，更不是什麼道德家的『砥礪廉恥』、『崇尚道德』所能奏效。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經濟問題，當妓女的不是不知道廉恥，老實說，她們的『知恥』的良知至少是不亞於現在所謂名人學士，她們奉公守法的行爲，至少也不後於現在一般『知法犯法』、『監守自盜』的官兒，然而她們都是失業的一大羣，窮無所歸，衣食無着，不當娼

幹什麼？社會上，尤其是現在的都市社會，貧富相懸太遠，而忽而致富，忽而破產的事情，更是層見疊出。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組織，日日在獎勵人去投機，獎勵人去冒險，獎勵人去發生『暴富』的夢想，上等者做標金生意，買跑馬票，下等者就去打花會，他們無日無時不在提心吊膽，神經緊張到極高度，因為他們時時在過生死的關頭，頃刻之間，可以由赤貧驟然變為大資本案家，也可以由大資本案家頃刻變成小癩三，他們雖然也坐汽車，也飲酒食肉，也早作夜息，然而他們的神明都沒有，一時刻是安閒的，都市的人多得神經病，也就是這個原故。他們固然時時幻想着：得了花會，中了馬票，標金賺了錢，嬌妻美妾，駟馬高車，豐衣足食，綠酒紅燈，縱慾呵！快樂呵！極度的快樂！極度的幸福呵！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懷着無限的恐懼，投機失敗，馬上就使你的原有地位，一落千丈，『王子皇

孫辭樓下殿』從天堂一交便跌到地獄。這不是個人的個別現象，而是整個社會組織之必然的病態。『打蛇要打七寸』、『殺人須從咽喉着刀』不然，你今天禁花會，明天牠便變個名目又來了；你今天禁娼，她明天也變了一個名目（如書寓之類）又來了。其實本來也就沒有禁絕過，牠們的潛勢力是潛伏在社會組織的『膏之上，膏之下』的。所以一個社會學家之觀察社會和一個慈善家或一個道德家之觀察社會，其出發點根本不同，其解決之道，也就根本各異。足下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一、九日）

十二 恐慌週期律與「反帝」問題

汪洗平君來函

記者先生：貴報前昨兩日乃君的『一九三三年如何』的時評，在現在的言論界爲晨雞，在貴報亦爲靈光，捧讀之下，不能不歎爲『空谷足音！』惟是乃君所言，猶有數事不能爲愚蒙所解

者，特提出如下，敬質高明：（一）乃君說：「制度之必須變更，正如人生之必須經生老病死而更替，故所謂「恐慌週期」云者，非爲走馬燈式的循環，而爲螺旋式的前進……：「歲月催人老」者，恐慌週期亦在繼續不斷的催促。現制度由幼稚而全盛，由全盛而衰亡。現制度之必須在某一恐慌之下，壽終正寢者，吾人迴溯人類社會之歷史，旁察一般人生的過程，而知其無可避免也。」這段話我完全贊成。老成持重如貴報竟然有這種暴露現社會之必然運命的勇敢的言論，一來表現貴報記者已經踏進了新時代的外圈；二來也是證明時代的黑暗已經快達到與光明交界的地方，這一層是值得我們謳歌的。但是乃君又說：「吾人對於恐慌週期律，並不欲加以根本之否認，惟有須加以修正者。」觀其所謂修正，大致如前所引，認定恐慌週期律「非爲走馬燈式的，「而爲螺旋式的，」意在言外，是說從前主張恐慌週期律乃是一走馬燈式的，「而非螺旋式的，乃君之言，果屬確實否？（二）乃君說：「犧牲之意義已明，苦厄之價值已定，則更應磨礪以須，謳歌而赴奮起，以與侵略之國家作殊死戰，殖民地與次殖民之反帝鬭爭，既爲現時代計無所出，逼不得已之一著，則唯有一致興起，肉搏而前……：」這一段很興奮的話，自然也是我們青年人心

中所欲說而不能說，或說之而不能如是之沉痛慷慨的。然而假定我們現在要實行反帝工作，實行如乃君所指示「一致興起」我恐怕等不到「肉搏而前」大家都已「捉將官裏去了。」那還有你「肉搏而前」的機會？區區之愚，以爲中國不欲實行反帝，不過嘴上說說，打打電報，做做文章，那就罷了；果然要真正反帝，那就要有三個先決條件：無條件地實現民主國家的三大自由；無條件地大開××；無條件地普赦×××。這三個條件若一條辦不到，那反帝便是一句騙人的空話。要知道古今中外的歷史，沒有那一個民族或國家，把國民大多數弄成死氣沉沉，連屁都不敢放的狀態，能以與外強相見於疆場的。所以我以爲必須人民要求政府，或由政府自動地馬上實現上述三個先決條件，才有「反帝」「抗日」可言。貴報記者以爲如何？

（一九三三、一、十二日）

恐慌週期律與「反帝」問題答汪洗平君

昨天本欄載汪洗平君來函，對於拙作「一九三三年如何」一文，獎譽備至，愧不敢當。其所

提疑問二則，茲分別答復如左：（一）恐慌週期究竟是走馬燈式的，抑是螺旋式的？經濟學正統學派，認恐慌週期是走馬燈式的。所以他們說，恐慌之後，必有繁榮，如是循環，永無甯息。目下世界的資產階級，今天說明天要回復繁榮，今年說明明年要回復繁榮，他們都是認恐慌必然要回復繁榮的——就是認恐慌週期是走馬燈式的。這說的是否可靠，我已經上述的拙作內詳加說明。過去的事實，也已經證明他們在做幻夢，將來自然還有更顯著的事實來證明。（二）「反帝」運動有危險嗎？據我所知道，現在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打倒帝國主義」也是目下的幾位領袖再三教訓我們的一個口號。所以，倘使目下的政府依然還是革命的政府，目下的領袖依然還是革命的領袖，我相信他們不單是不阻撓我們的「反帝」，而且會來領導我們的「反帝」。不然呢，革命的環境既然已經具備，他們即使不來領導革命，自然會有別人來領導。

（一九三三、一、十三日）

十三 惡丈夫

冰女士來函

我是一個被丈夫虐待者，覺得做人毫無趣味；目下極想自殺，但是尙有三個兒子，大的五歲，小的不過一歲，我死後，恐他們亦同歸於盡，真是進退兩難。近日神經紛亂，自殺的念頭，終日盤桓在我腦裏，望先生導以光明之路，則不勝感激，亦小兒之厚幸！今將我的生活略述於下：

我今年廿九歲，結婚已八年了，我們先由媒妁之介紹而相見，次相通信，又相約面談，他說很合意，只徵求我的意見如何，斯時，我見他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又很樸實，我是處於舊家庭，只知從衆從俗，就此答應，同他定婚，隨後就結婚。

未結婚前，他已離教學之職，賦閒在家。婚後半年，他的真面目就出現。開口則罵，動手就打，我從小未見過如此可惡的人，也從未受過如此痛苦！斯時又要顧面子，對人亦不敢言，有苦自受，只暗中哭泣而已！但我不抵抗，他則得步進步，大的小孩產生後沒有幾日，因我未入廚房之故，又被他毒打。每次被打，總是因些小事，或小婢不聽教，或小兒哭等等，他時常飲酒縱性，打得我東青西黑，後來我實在受不了，有時也與他抵抗，後來他又吃上了鴉片，性子稍爲和平點，我方得少受一些痛苦。

他對於妻子，非常吝嗇。要他替我做一件布衣，買一對鞋，都很困難。結婚至今，未見他自動買一樣物件給我，甚至零用的錢，也要不到一個。

結婚至今，他就一向失業，只雇用過半年娘姨，每次分娩，叫他請一個臨時娘姨，都不肯。老父寫信來，叫我無論如何，產後一個月中，總要僱一個人，千萬要保養身體，並寄錢給我，但我對他說，我出工錢，僱用娘姨，他都不肯。每日吃他兩三頓的飯，就像是他的奴隸一樣，他若真沒有錢，我也情願共甘苦，雖做死亦無怨言，但他並不是沒有錢，每天要吃多少鴉片，那來的錢呢？只願自己快樂，人心安在？現在一家六口，我與小婢，終日忙碌，做事時常負小兒於背上，若一哭又被罵，他終日以罵為能事的，我一有暇，又要教教小兒認字，又要做做針線，一夜護兩小兒，總要起床四五次，日間又無片時休息，還要受氣，近來身體瘦弱，精神的萎靡，真不堪設想了！

他今年已戒斷烟癮，但這兩個月被妓女所迷惑，更視我如眼中釘，初時一禮拜去過宿一宵，近來則兩三夜不歸，現在是每天要出去的，大約又要吃上烟癮了。我稍相勸，則忠言逆耳，大聲喝叱，如此下去，看來非達到妻離子散，他不會覺悟的！

我常說，既生下孩子，應當負責教養，目下要省儉些，可以預備他們將來的學費，他說：到那時再說，沒有錢就不要讀書。我又說：你年紀快將四十，尚不設法謀事，他說：年老了，更應快樂一時得一時，如此的人，真難相勸！且他品性很暴的，前面已經講過，多說兩句就發脾氣了，一發脾氣連小孩子都不敢近前。隨他一人孤獨去。我到他家八年，未曾見過他有朋友來過，連父兄弟妹都不來往的。他去的是妓院，燕子窠，大世界，電影場，除此就無高尙地方消遣了。（我見他無親戚朋友，覓事更難了，終日無所事事，我曉得他亦很煩悶的，但他品性與人不同，若事不成功，就要罵人多事，我只偷偷東奔西跑去託人設法。去年我親戚代覓好兩處職位，人家親自來叫他去，他都不肯去，真是一言難盡。）他現在迷於嫖妓吸烟，連書亦無心披閱，事一層，更不要提了。我見他不務正業，時時憂悶，長此以往，終會有坐吃山空之日。他這個人是毫無情感的，我有病時，亦不入房看看，問亦不問一聲，反而出外不歸。但無論他如何對我不好，我始終是愛他的。我一向亦以誠心相對，未有反抗過他一樣事。他不能原諒我，我也無可奈何。

離婚一層，我是不能的。因為從前曾提議離婚，老父聞知，即臥病數日，時爲我下淚。我上念老

父，下愛兒子，只有被他虐待而死，以盡我心！

但近日他虐待我更甚，回家無些好面目相對，不要說穿用，連菜錢亦不留一文，小兒零食亦不管，如此可忍不可忍呢？一月家用數十元，他就心痛非常，但在外一兩夜用數十元，反毫無吝嗇，這不是刻薄嗎？

目下爲數兒謀將來幸福計，欲訴之於法庭，與他分居，將股票利息及兒子歸我管理，未知可否？若歸我管，一年可積兩三百元，將來小兒的學費，就可減輕了，不然，受他如此刻薄，實無生人的樂趣，究竟如何可使我安適，望有以教我！

答 女士來信，讀之慨然。未答覆之先，我要要求女士站在新時代的前面，空無依傍地來聽我說，那才會有益，不然，記者縱竭智盡力以爲女士告，也是徒勞。（一）女士應該下大決心和那不成才的烟鬼丈夫一刀兩斷，乾脆和他離婚。（二）爲着兒輩的教育，自然也可和他相見於法庭，要求管理他的財產或平分股票，若是必要的話。（三）女士的父親的話萬

不可聽他的腦子充滿了孔二先生的『三從四德』的舊禮教，他一輩犧牲了，沒有辦法，你還願意和他一塊兒下火坑麼？若果這樣，那女士，我要冒犯一句，你的前途也就不值得我們的同情了。（四）至於自殺，那不是我們具有向上心的人類所應有的念頭。我們不要自殺，却要有自殺的決心來和這養成社會一般自殺的心理和造成社會逼人自殺的種種關係，禮教等等的社會制度奮鬥。記得杜威夫人在中國時說了一句很好：『我不自殺，假使我要自殺，我得先殺死幾個人（大意如此）。』我却要補充一句：我決不自殺，尙要與這逼人自殺的社會做殊死戰。前途自有光明，自殺是懦者的可恥心理，願女士勿復存此想！

（一九三三、二、十六日）

十四 怎樣維持治安

胡良存君來函

我們夥縣年來盜匪充斥，搶劫頻聞，人民不能自衛於前，官廳又無法破案於後，以致匪徒日張，人心惴惴。推原禍始，一方固由不良社會所造成，一方亦由邑人護藏所招致，千金做屋，百金買田，驕奢之氣，闊綽之風，匪徒不覬覦者幾希？至於地方武力，雖有縣府警隊維持，然考諸實際，不但有等於零，且徒使吾人增無限感慨。上年該警隊一部份曾經譁變，變後復行招編，社會治安，其將何恃？當此之時，應用如何方法以自衛？敬乞先生有以指教！

答：『人民自衛』這個問題，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對於不良的政治，地主豪紳的剝削，謀自衛；一個是對於盜匪謀自衛。來信意在對於『匪徒』謀自衛，其實我們要了解匪徒所由產生的原因，然後才可以講求自衛之道。匪徒之所以滋多，是因爲（一）中國的農村受了資本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直接間接的剝削，農村一天一天地破產，譬如今年各處豐收，然而政府當局又借了一大批美麥來，市場上的麥價，遭了慘跌，農民雖收了大夥的穀糧，依然是在過荒年。農民的田地要賣都賣不掉。（二）

苛捐雜稅一天一天加重，農民每年所收穀糧。至少要拿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來繳納租稅（二）地主的剝削，高利貸的剝削，佃農更是不能自了，而且（四）現在各處逼收穀粟捐，據說徽州各屬一年所收鴉片烟捐，就有八九百萬。這樣層層地剝削，農村那有不迅速破產的道理。兼之帝國主義者層層壓迫與其勾結下的中國軍閥，天天在那里作惡，今天這兒起了內戰，明天那兒又是日本兵打了來，全國的經濟完全陷於衰敗的現象，這自然也很快地影響到農村。於是農村的衰落更是一日千里。再說，好的一方面，沿江一帶差不多已經普遍地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用蒸汽犁，用機器灌溉，用電力，這末一來，農村中的勞動者的失業更是一天一天地加多，一小部分走到了城市，一大部分仍然是在那鄉村做流浪人。他們不願意『坐以待斃』，當前有兩條出路：一則當兵，一

則從匪。這是中國各地的普遍現象，貴處情形當亦大致相同。所以失業的農民穿上軍衣，便可以做縣警隊，脫下軍衣，落了草便可做匪徒。鄭板橋說得好『盜賊亦窮民耳！』在今日而言對匪自衛，就必然要聯想到中國整個的農村經濟的狀況，聯想到中國整個的經濟狀況與政治狀況。治標之策有如下幾樁：（一）要求官廳剷除苛捐雜稅；（二）反對任何烟苗捐，由地方平民團體共同負禁烟之責，務期農村經濟不為種烟所破壞；（三）嚴格地反對地主與商業資本的高利貸與非人道的剝削；（四）地方所有公共田地應由民衆團體共同管理，分配給失業農民耕種，其所有權須屬於地方，農民僅僅完納百分之十的地租於地方，做爲公共事業的經費；（五）縣警根本解散，教他們去種公家田產。至於地方治安之責，則由地方共同組織地方保安隊。各家抽丁組織之。惟須大權

操之民衆而不爲土豪劣紳所把持，不然，便又成了一種變相的縣警隊。如是，一方面給農村開一個經濟的來源，一方面又給牠剷除不必要的痛苦，農村經濟自可相當保持，失業減少，盜匪或許也要少了。然而這還是『頭痛醫頭』的辦法。若欲根本『自衛』，那就非把現在的制度根本改造不可。我們有機會再說罷。

(一九三三、一、十七日)

十五 小販與文學家

李永明君來函

鄙人擬請教貴記者一件非自己的見識所能夠解決的事情：自去年失業以後，因尋找職業困難，以致困頓到今。覺得如此下去，終非了局。最近給鄙人找到一個辦法，就是一邊做小販維持生活，一邊就我之所好，去在文藝方面努力修養。鄙人平時對於文學很有興味，所以願意在這方面有點收穫。但有一個疑問：(一)鄙人的學力不過高小程度，眼看現在所有中國的文學作家，不

是「學生就是留學博士，像鄙人這樣的學力，可以作自修的基础嗎？」（二）「誠人所至，鐵石爲開。」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些「套話」是不是「封建」「資產」階級拿來麻醉人的「話」？
依唯物論的眼光看來這些「話」似乎有些靠不住？以上兩個疑問（鄙人自己以爲是疑問）
請略爲分析，以免誤入歧途，則幸甚！

答 足下所問兩點，分條答覆如下：現代「中國的文學作家」雖然「不是大學生就是留學博士」這些作家並不妨礙你這樣一個「一邊做小販維持生活，一邊訓練自己」的作家。因爲大學生或留學博士的作家大半是在明窗淨几中去創作「他們的」文學作品，或是在鋼絲床上，鴨絨被窩裏構想他的描寫對象。「他們的」作品儘管是銷行很廣，也不是「一般民衆所愛讀，所能讀的東西。他們有閒情逸致談什麼戀愛，他們却不願而且不能實地去描寫貧民的痛苦，縱使他們願意，至

多也不過表示一點『憐惜』之意，決不能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替貧民做思想上的戰士，對着他們的壓迫者或剝削者，運用其批評的武器。所以我以為真正的文學家，即革命的作家中，或許也有大學生或外國博士，然而自命為中國作家的的大學生或外國博士，未必就是我們眼中的作家。倒是足下這樣一個人物，只要有志的話，實在大有做一個革命作家的希望。因為你是嘗過經濟壓迫和社會壓迫的滋味，並且現在正在「嘗」你若是有了作品，那一定是民衆的呼聲，一定為民衆暴露不良的政治社會之黑暗的描寫，我以為你大有努力做這種文學家的資格。古今中外有許多卓越的天才作家都是來自學徒或出身微賤，並不是什麼大學生，也不是什麼大博士，如美國的大科學家，大政治家，大著作家富蘭克林是蘇俄大文學家高爾基就是一個好例。這是一。所謂『

誠之所至，金石爲開，』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等類的話，原是前人經歷有得之言，並不一定就是『封建』、『資產』階級拿來麻醉人的『套話』，不過你要知道，若果有人離開了××的條件，離開了當前的事實，不管來給你講什麼正心誠意，說什麼有心無心，那就不免如你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欺騙。譬如現在日本人打到中國來，我們不去拚命，不去收復失地，反而鎮日價在『念佛』，在講『仁義道德』，提倡什麼『廉恥節操』，高唱什麼『和平奮鬥』，那都是『鬼話』，因爲他們拋開當前的事實而去掉弄玄虛。唯物論者並不反對人有志趣，恰恰相反，只有唯物論者才能真正認清自然的法則和歷史的法則：奮勇地去適應，這種法則以變革社會，驅使自然，以造福人類。唯物論者更不反對人立『誠』，恰恰相反，只有他才能，也只有他才敢大無畏地站

在時代的面前，赤裸裸地批評自己的錯誤，批評人的錯誤，這就是『誠』；『只有他才能，也只有他才敢大無畏地站在時代的前面，奮不顧身，朝斯夕斯地爲大多數人類謀幸福，這也就是『誠』。』足下要立志『一邊做小販，一邊作文藝』那就毫不猶疑地努力幹去！

(一九三三、一、十九日)

十六 學徒的出路

朱書麟君來函

不幸的我，因爲貧窮的原故，初中沒有畢業，就中途輟學！自然，我們這半途輟學的青年的出路，唯一祇有去當商店學徒，我也逃不了這環境的支配，到這生氣毫無的舊式商店中來做一個不幸的學徒了。但是，我有我的希望，我決不肯就此停滯而不前，我時時在預備努力。我想：學生是國家將來的主人翁，前途希望是非常大的，但像我這人，學問毫無，社會上究竟何處是我立足之處呢？現在考試院成立，無論何人，必須經過考試，才能找到職業，而投考又必須有一定資格，像中

學畢業大學畢業外國留學等等這些資格，我是一樣也沒有，再去讀書嗎？那裏辦得到，那末我是不能去應考的了。既不能應考，將來職業怎去找呢？唉！我恐慌極了！請先生想一個好辦法來指導我一下吧！

答 足下來書所云，有三個問題要答覆：第一個是『學徒』的問題。看來書的意思，頗以學徒爲不幸，這裏也應當分開來研究。若是你把你們從整個的學徒（成千成萬）的這一社會階層放在眼裏，和那些豐衣足食，坐擁巨資，駟馬高車的有錢有勢的人兒對立起來，發見了學徒們的不幸，這是對的，若果你只看見那些有錢有勢的人眼熱，以爲『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彼能陞官發財而我爲何不能？方寸之間，起了欣羨，從此發展下去，假使你幸運，以後也變成了有錢有勢的人，那結果你還不是和他們一樣？一旦你做了老闆，你也會像現在你的老闆一樣地對付

你的學徒，或許更要厲害一點，那足下今日的念頭就是不對的。第二個是『學生』與『國家的未來的主人翁』的問題。照常理說，學生自然是『國家的未來的主人翁』其實，學生們所站着的地位亦各有不同，站在甲的立場上，一方面的學生是主人翁，而站在乙的立場上的學生都在被壓迫之列，同樣，站在乙的立場上的學生做主人翁時，站在甲的立場上的學生又被壓迫了。所以學生，『國家將來的主人翁』一句話，嚴格講來，實在不合邏輯。若果說某一階級的青年學生是將來的國家或社會的主人翁，還比較近情理一點。第三個是『考試』問題。其實政府的考試，僅僅限於公務人員，並不是說無論何人非經考試不得吃飯（然而即是此種辦法也是階級社會的一種現象，足以養成一種行險僥倖，臨時抱佛腳的心理。）公務人員就是一些官兒，你看着眼熱嗎？那就

是「官心」未退，不然，你怕什麼呢？做個學徒的不好麼？若是你能死心塌地在學徒的社會中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爲學徒的社會爭得多少自由，給學徒的社會增得多少幸福，雖然自己吃苦，那實在比你做高官，做大老闆要高貴得多，不然，你就是掙命的爬到官兒的地步，會做得幾句「等因」「奉此」的官樣文章，寫幾篇「先生八面鋒」的考卷，或是升到老闆地位，有幾文錢，那也不過是官僚，財主隊中又添了一個新同志，而店員學徒方面又增加了一個敵人而已。我們決不願意你有這樣思想。

（一九三三、一、二十日）

十七 『恐慌週期律』的問題

汪洗平君來函

貴報「乃」君前次在時評上提到「恐慌週期律」的問題，其中有這樣的話「盛衰循環

之說，不特爲吾國先哲所樂道，歐西經濟學者，亦嘗認爲至理，卽所謂恐慌週期律是也。吾人對於恐慌週期律，並不欲加以根本之否認，惟有須加以修正者。我當時看了這一段話，心裏就有點疑惑，因爲「吾人對於恐慌週期律，並不欲加以根本之否認，惟有須加以修正者。」因爲據乃君之意，歐洲經濟學者之主張恐慌週期說，大都是和吾國先哲所謂「循環」之說一樣，現在才勞我們中國的乃君來代他修正，把「走馬燈式」的恐慌週期說，變爲「螺旋式」的恐慌週期說，其實事實不是如此，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意在提醒乃君歐西經濟學者所謂恐慌週期律，並不僅是「走馬燈式」的，而且有一「螺旋式」的，似乎不勞乃君來修正。只勞乃君加以發揮與以擁護，我且把歐西經濟學者之唯物辨證法的恐慌週期說介紹在下面，藉供參考，並註明這是一八九四年「所發表的。惟因他種原因，未能即將著者及書名指出，後來貴報發表此文，乃將上項一段重要介紹文字刪去，同時乃君答案，承認「經濟學正統派認恐慌週期律是走馬燈式的。」意在言外，非正統派的經濟學者或許也有反對這種走馬燈式的恐慌週期說的可能，我想也就算了。因爲讀者顧問欄也不是可以充分地討論這種問題地方。今日又從友人處看見乃君關於

我前次所提出的問題，有這樣的意見：「……甚有意義，惜措詞頗不明，想係作者事忙之故，如能請作者加以整理及再提出討論，亦頗有趣也。」所謂「措詞頗不明」究屬何指？我所介紹的一種關於恐慌週期說，完全譯自著者原文措詞頗不明，是指我的譯文呢？還是指我的所譯的原文呢？此外我並沒有自己妄加意見，現在再把我當時關於這個問題的原文重新錄在下面，請教：「乃君關於恐慌週期之認識，立意甚精當，惟是一八九四年所發表的恐慌週期律學說，並不

如乃君所說，茲就原文略略介紹如下：「輸出入的統計給現實的，即生產資本與商品資本之積集一個標準。並且在統計中時常指示出下述的事實，即就十年的循環期中所運行的英國工業（一八一五至一八七〇年）的發展時期說，每次在恐慌的最後的興盛期最高限度就從新表現而為下次興盛期的最低限度，然後再升高到一個更高的新的最高限度。」遂即從統計上給我們一個事實的證明道：「營業興盛期一八二四年的大英國與愛爾蘭輸出生產品之現實的即所伸報的價值為四〇・三九六・三〇〇鎊。然後一八二五年的恐慌輸出額就低落在這個總額之下並搖擺及年三千五百萬與三千九百萬之間，因一八三四年景氣恢復，輸出額又升高

並超過了先前最高的水準，達到四一·六四九·一九一鎊，而到了一八三六年則達到五三·三六八·五七一鎊之新的最高限度。繼而一八三七年輸出額又減低到四千二百萬，這樣新的最低限度已經高過舊的最高限度，於是就搖擺於五千鎊與五千三百萬鎊之間。一八四四年景氣恢復，因而把輸出額升高到五千八百五十萬，即一八三六年的最高限度，已經又被這次輸出額遠遠地超乎其上。一八四五年輸出額達到六〇·一一一·〇八二鎊；於是在一八四六年五千七百萬鎊而強，一八四七年約五千九百萬，一八四八年約五千三百萬，一八四九年昇高到六千三百五十萬，一八五三年約九千九百萬，一八四九年升高到六千三百五十萬，一八五三年約九千九百萬，一八五四年九千七百萬，一八五五年五千四百五十萬，一八五六年約一萬萬六百萬，而一八五七年以一萬萬二千二百萬達到最高限度。一八五八年輸出額減低到一萬萬一千六百萬，然而到一八五九年已經升到一萬萬三千萬，一八六〇年約一萬萬三千六百萬，一八六一年只有一萬萬二千五百萬（這裏新的最低限度又高過以前的最高限度），一八六三年一萬萬四千六百五十萬鎊」（同上書——同上頁。）這種恐慌的週期的發展，不是一走馬燈

式的，「而是一螺旋式的」明甚；就是說，他不是形式邏輯的（也可說，不是經濟學正統派的）而是辨證法的否定之否定的更高階段之發展。」……上面這段文字除了我刪去了恭維乃君的一些話和添上「不是經濟學正統派的」幾個字以外，統是照着上次原文抄下來的。據我這種愚笨的理解：他解釋恐慌週期律的意思很明白，並沒有「不明」的地方，而我所下的兩句註腳更是明顯之至，不知乃君所謂「措辭頗不明」究屬何指，幸有以教之。（再者此文所介紹之文，係譯自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冊三九頁。討論文字，若果報上不便發表，請由乃君函復可也。）（一九三三，一，二十日）

十八 升學與學校

簡明君來函

我是一個快要高中畢業的學生，今年才十八歲，似乎是一個很可造就的青年。但是，當我高小畢業時，成績也很好，却為一念之差，誤進了一隻蹩腳的初中裏，又是做了通學生，所以把寶貴的三年光陰，虛耗在遊閒的生活裏了。而今清夜想來，好不悔恨！悔的是誤走了路途，恨的是自己

的無知。可是到畢業時，名次考試也在前十名，這是因爲大家都是撒爛污的緣故罷？後來去投考高中，第一次就被彈回，當時才覺得自己的學問知識不夠，可是追悔不及，徒呼奈何。最後，居然也考進了一個省立中學，這是很使我欣喜安慰，所以在高中的幾年裏，很用些苦功，在全體的學生裏，可算是前列的一個。光陰如矢，現在離畢業的時期祇半年，所以一個難關逼近了我的面前。（就是升學與就職的二條歧路，橫在一般中學生的面前。）就我的志願說，我很想去升學，想得些高深的學識和修養成健全的人格。現在有二個難問題，旋繞在我的腦際：

（一）升大學是否使我們學生的知識、學問、人格增高？現在的大學（私立的）大多是野鷄式的，只要繳足了學費，你課不上也可以，天天可以去看電影或去跳舞，校內的情形，真是昏天黑地，醜態百出，這樣非但得不到學問知識，却把純潔的人格染髒了，徒使社會上增加一個消費者，將來不能去改進國家，却把國家逼近了滅亡之路！就是國立大學，也時常鬧着風潮，鬧得天花亂墜，也不能去安心求學，完美的究竟是少數，所以進大學很危險，我的見解很狹窄，不知是否真的是這樣的？

(二)就是升學的經費怎麼辦？家中很勉強供給我的學費，不過其他的開支却要緊縮了。況且我的父親已五十餘歲，他爲了我兒子而受苦，我於心不忍，雖然我是獨生子。這樣想來，在高中畢業之後，我應當去找職業，就開始社會中的戰士生活。(母親時常也這樣的勸我)我現在擔憂着我的前途，在交錯的歧路上徘徊着，加以我的見解又這樣的幼稚，很容易使我墮落，所以現在特請高明的先生指示一只迷路的小羔羊的一條光明之路罷！免得他的墮落。

答 來書所詢兩點，敬覆如下：(一)關於升學的學校問題。野鷄的大學固然是撒爛污，國立的學校又何嘗不撒爛污？若果我們平心靜氣的來批評牠們，也可以說牠們「互有短長」，然而也可以說牠們「都非好貨」，因爲國立學校的好處是：(一)經費較充裕；(二)教授比較多，其中有專門學識的也比較多；「自然這只是相對的」；(三)參考書與實驗儀器比較完備。然而牠的壞處也不能沒有，大學的教職員接近政府，官

會。這些好處都是你在國立學校不容易獲得的。以記者愚見，將來的學風一定要靠着好的私立大學來挽回，國立學校不過造就一些規行矩步的人材，或則從那裏也許會出來少數的天才，然而那却不是牠們教育的力量，另有其社會原因。你的意思，以為「不能改進國家，却把國家逼近了滅亡之路」的，一定是私立大學生，即野鷄大學生，那也未必！

(二)關於你的升學的經費問題。你家中既能「勉強供給你的學費」，那已經不成問題了；就使家中「其他開支縮減」一些，你們令尊大人又只是你一個獨子，想來自然是樂意的。假使你果然對於令尊大人不過意，你的生活就格外減省一點，除了必要的學膳費及必要的書籍費以外，不要取家中的分文，好在大學是比較自由的，你還可以做點文字投在報上，或是替人家做點工作，如日本的大學生早晨去賣報，美國的大

學生晚間去給飯館裏廂洗碗，都可弄幾文補助自己的費用，並且藉此多與貧民社會接近，多多識得一些貧民生活的真象，那你一方面既可以用弄錢，一方面也是以實行「到民間去」的這一句格言了。你真要過社會中的戰士生活，則你無時無地不可以作戰，無時無地不是戰場，你就鼓起勇氣來罷。不一定要尋着職業方「開始」，我們的生活就是鬪爭；離開「爭鬥」，生活便沒有意義，君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一二十一日）

十九 生活與苦工

江西午謙行君來函

我是江西金谿人。今年十月間，家鄉被紅軍佔領，我無法可想，只好逃出虎口，來外求生計，本擬到湖南津市表兄處，謀一位置，不料來津市以後，遍尋無著，川資又已告盡，異地之人，舉目無親，又只得將所有物件典當，做一個提籃小販。豈知不滿三日，又被無聊痞子，在晚上將我幾個銅元；

一隻小籃，如數偷空，弄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命途多乖，那有甚於我者？現在我爲暫時計，想幫人爲傭，又苦無人介紹，想做苦工，又因手無縛雞之力，更加目力不佳，想沿門乞食，又恐遭人白眼，年青的人，那肯出此下策？因特地請先生，速賜指示迷途，不勝感激之至！

答 讀罷來信，不禁長歎！說起來你個人的問題很簡單，只要大家湊幾十塊錢，給你做個小本生意，或是代你推薦一個職業，便可了事。但是你的生活只是現在中國社會衰敗的生活中之一點一滴的反映；解決了你個人問題，却解決不了生產你這種生活的社會問題，所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不但做不到，即使做到，也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且報館的職責，縮小範圍，即「讀者顧問」的記者的職責，只在於（一）指出讀者對於個人生活問題的疑難所在；（二）供給社會問題之理論上的意見；（三）從大多數的民衆立

場，把讀者個人生活問題的解決與整個社會生活問題的解決聯繫起來，不要只看見樹而不看見森林。不過你還有一條生路，就是「做苦工」。觀君來信，只說是「手無縛雞之力」，更加目力不佳，「並沒說沒有苦工可做。所謂苦工，也有個等差，有的苦工，自然不是體力過弱的人所能勝任，有的却並不需多大的膂力。若果你有苦工可做，那就做苦工罷。因爲你已到山窮水盡，不做苦工，只有死；不錯，另外還有一條路：做賊盜。然而做賊盜輕則坐牢，重則槍斃，結果也是死。兩害相權取其輕，做苦工總還可以保着一條活命。年紀輕輕的，社會的前途雖說黑暗，然已露出光明，大家努力奮鬥向前，會有一日完全變成苦工的社會，那苦工便是樂工了。

二十 『恐慌週期律』問題再答汪洗平君

我對於汪君本月二十一日在本欄發表的來函，有兩點的答復。第一，我說汪君措辭頗不明，是因爲編者和我說起，那一段文字不易了解。我讀了之後，覺得汪君原文的確寫的很有點草率，有幾個字不容易認清楚。同時，內中的措辭，如「輸出入的統計給實現的，即生產資本與商品資本之積集一個標準。」等句子的確也有些不易了解。在報紙上發表的文字，我很主張把字句練得淺顯，使一般的讀者都能曉得，所以我主張請汪君整理一下。第二，經濟學上的工具，早已經夠用了。我們爲學的責任，就是選擇適宜的理論的工具，應用在當前的事實。我決計沒有像徐青甫老先生那樣大胆，在經濟學上做革命和發明的的工作，眼前所可痛恨的，就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就是目下的正統學派還在那裏以陳舊不堪的理論自欺欺人。所以我覺得應該灌輸一些正確的理論給一

般讀者。我的文字裏面所說的，都不過是應用固有的工具，解釋眼前的事實，決沒有新發明的理論。說到恐慌週期率，十八世紀的學者，就已經得着一些概念。在十九世紀的初期，走馬燈式的恐慌週期律，便遂高唱入雲。而螺旋式的恐慌週期律，却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才發明。然而目下的正統學派，老還是應用十九世紀初期的走馬燈式的恐慌週期律，所以我要加以糾正。我的文字裏面「吾人」兩個字，自然是指「我們的一派」而不是指我個人。（一九三三、一、二十三日、乃君）

廿一 「生產合理化」和「怎樣奮鬥」的問題

朱嬰君來函

關於翁崇實君的問題，我前後幾次參加討論。本月一日沈亦民君對於我的所謂「生產合理化」一語有所解釋，早想來信答辨。因事冗便擱置了。今天又讀到翁君來信，並要和我們直接討論。我就在雪花紛落的時候，耐著苦冷寫這封信，作分別的答復。

第一答復沈君的。當然，沈君所解釋的一切，大部分是對的，然而我的所謂「由於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使你一天精疲力盡而得不著一飽」這句話並沒有什麼毛病，並不與沈君所解釋的相衝突，爲什麼呢？沈君所解釋的雖有四點，然內容却只是以極少的人工時間與物質能生產大量的生產品，要知道在這幾項條件之下，一個工人是否有餘裕的時間，是否要隨機器的速度而加增其工作速度？另一方面，生產過程愈速，因之生產品愈加過剩，以致形成經濟恐慌，而資本家救濟的方法，便是關閉工廠，開除工人，減少工資……從這樣看來，「由於生產合理化，結果使你一天精疲力盡而得不著一飽」這句話是可以成立的。自然「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並不只如此，然抽出其結果的一部分來說，在邏輯上並不會犯了什麼規律。至於「恐朱君因咀咒現在社會的生產合理

化，並將來合理社會的生產合理化而亦厭惡之，反對之。」沈君說話的根據，便是「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就是透露了此一端倪。」換句話說：便是蘇聯的經濟組織也是實行「生產合理化。」不論在蘇聯似乎還沒聽到這個名詞，就令將來真叫做「生產合理化。」然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與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是截然兩樣的。所以我們現在提出「生產合理化」無疑義的，是指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而言。再我對記者先生要說的：記者先生說：「朱君身在病中……遂不暇做冷靜精密的分析」或者是記者先生替我護短的意思，我當然感謝，其實我並沒生病，否，我向來就沒生過病，那怕在「資方的壓榨中。」附此一笑。

第二答復翁君的。翁君的信，記者先生答復的很詳細了。現在我在此地要更進一言的，便是（一）要選擇目標。記者先生說：「只要能夠知道你

的吃苦由來就得。」這句話，很值得我們的玩味的，要曉得現在社會上誰給我們的痛苦，我們就要去推翻他，誰給我們的幸福，我們就要去擁護他；看看世界上那一部分是痛苦的社會，那一部分是幸福的社會，便不難推想而得，並且我們要知道在這兩者之間有一種拿改良方法來欺騙我們的，我們不要跟著他們走，而且事實上已經證明這些人是常常站在我們的敵對一面。(一)要立定脚跟。一個人在社會奮鬥的進程中間，不但從一般人得不了解，便是自己的至親！父子，兄弟，妻……也是得不了解的。在這裏，就可以看出我們一個人的人格，有些人或者能跳出這個環境，有些人便隨著他們墮落下去了。最好我們能學劉伶的飲酒，他的妻勸他戒飲，他口頭上答應，而事實上騙得了一次狂飲，仍是五斗一石的「婦人之言慎勿聽」了。(有學識的女子當然除外)

像翁君夫人的見解，自然難怪；然翁君在這時候，不但不應受她的軟化，更應堅持自己的「三戒主義」，不將來從消極個人的修養進而為積極社會的改革的時候，他的夫人或者更加干涉，那末，翁君就應更加和她奮鬥了。（三）要相信自己。只要有正確的目標，只要自己的立場站穩了，那末，就要相信自己。因為有好些人看到一種偉大的事業，尤其是改革社會的事業，便覺得自己太渺小，是萬不能做到的。其實我是社會一份子，我盡我的一份力量，別人盡別人的一份力量，總合起來便成了偉大的力量。同時以我的堅決而奮鬥，可以影響別人的堅決的奮鬥。「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只要一點一滴的做去，燦爛光明的世界可以為我們今天別人看到一錢不值的人所能做到的。

另外，翁君要我們把通信處告訴他，既承記者先生介紹，以後或者直接

和他通信，或者借本報通信，頂好還是借本報通信，一來我們個人的問題，便是大家的問題，二來等記者先生參加意見，對我們有莫大的幫助，我想記者先生和翁君當亦以爲然也。（一）

（註一）此係另一記者答語。

（一九三三、一、二十三日）

念二 職工生活與學業自修問題

亮君來函

我今年二十歲，身體自信是很強壯的一個青年。三年前卒業初級中學，嗣因家境清寒，以致輟學，經友介紹，得入某機關服務，終日抄繕文件，看人家嘴臉，十數小時的工作，每月總算拿到三十塊錢，然而家中父母弟妹，計共五人，父老弟幼，一家生計，全憑我雙肩擔負。家中與我個人，任是如如何省儉，總覺不敷開支，倘若一旦發生意外事故，那就更難應付，我秉性不願乞人之憐，現在常想找一些副業做做——晨間有空可以幫人抄寫，記賬——但乏人援引，又擬按月就零用中再扣省一二元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但事實上也難於實行。前顧茫茫，我究竟怎樣來應付這生計問題。

題呢？其次我的職業，上已述明爲書記生涯，每感不合我的個性。蓋工作之苦，甚於牛馬，又常遭人輕視。倘使不幹，則家庭境况如此。又到何處去尋飯吃？我曉得，這都是因乏專門技術與學識所致，所以我現在急於想學一點專門技能和學問，如會計、簿記、測繪等——惟爲工作時間及經濟能力所限制，總難如願以償。而且，現在求其真能授我以實學者亦甚少，縱然有補習學校，我也不敢輕試——這又怎樣補救？

答 足下來書，雖說提出兩個問題，其實只是整個的社會的經濟結構問題，不過我們答覆，却要分做如下三項：（一）職工待遇問題。在現社會的組織之中，階級的分限極嚴，上層人員對於下層職工之虐待，真是極普遍的現象。你若果對於這人海茫茫的都市社會的各個機關的待遇，還有選擇彼善於此的希望，那就是幻想，因爲天下老鴉一般黑，這不是什麼道德問題，而是整個的經濟問題，整個的社會問題。最好一方面暫時忍耐做去；一方面大家職工聯絡起來，藉謀改善的方策。若是眼光僅

注在一身一家，那就永遠不會翻身。(一)家庭生活問題。你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初中畢業生，如何能擔負五口之家的生活？[？]是可憐！這在將來××××國家或××××××社會，自然不成問題；因為在這種社會中，所有工農貧民的幼童的教育都應歸社會擔負，老弱孤獨廢疾者皆由社會爲之扶養。然而在中國，甚至在歐美的極高度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辦不到這一層，不但辦不到這一層，反而一方面日日在造富，一方面却日日在造窮，這是現在××制度的生產社會之一種必然的現象。由此看來，整個問題不解決，你的家庭問題，也就很難有解決的希望。(二)求學問題。你一天既然做到夜的抄寫苦工，自然在經濟上，時間上似乎都不再有繼續學業的可能；然而「專門技術與學識」，都是要從實際生活的奮鬥中歷練修養出來的。若果善於利用時機，所謂「忙

裏偷閒」去讀書，去補習「技術」與其他學識，那也不是沒有成功希望的。會計、簿記與測繪，你既已有初中程度，自己鑽研，也不是絕對做不到的。至於其作各種普通常識的修養，亦只需抽暇多讀一點書，自然也會開卷有益。在實踐生活中讀書比之在學校中讀書，其親切有味，獲益之多，真不可以言語形容。本館爲一般人業餘修養起見，已在大陸商場設有流通圖書館一所，使一般青年店員及職工都有滿足他們智識要求的機會，你亦不妨去借點書來看看。補習學校好得真少，假使你能努力自修的話，似乎不必去嘗試，白花錢花時光。

(一九三三、一、二十四日)

念三 再論『生產合理化』

沈亦民君來函

朱嬰先生答復我上次討論生產合理化的函件，(見一月二十三日本欄)根本上並沒有

什麼不同，朱先生所說的生產合理化，自然是指現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合理化牠的「結果」自然「使你一天精疲力盡而不得着一飽，」「這句話」是「可以成立，」不成問題，我並沒有反對。我所以爲朱先生更進一解者，因爲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勞動者，往往因爲身受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的痛苦，便對於生產合理化本身的價值深惡而痛絕之，遂不暇思索生產合理化這種經驗對於將來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有什麼意義。因就朱先生大文而推廣之，非盡對於朱先生之言根本上有所不滿也。再者朱先生今日所言，在我看來，也還有商量之處：（一）朱先生說：「沈君說話的根據，便是一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就是透露此一端倪，」換句話說，便是蘇聯的經濟組織，也是實行「生產合理化。」實則朱先生有點誤會，我只說「蘇聯的計劃經濟，便是透露此一端倪，」並沒說蘇聯已經實行了「生產合理化。」（二）朱先生說：「不論在蘇聯似乎還沒有聽到這個名詞，就令將來真叫做「生產合理化，」然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與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是截然兩樣的。」對呀，是截然兩樣的。但是這個「截然兩樣，」不是在生產合理化的機構，而是在牠的社會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合理化的目的與運用生產合

理化的主體以及牠的運用的範圍。我在前信中說得很明白：「……在這種社會中（即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亦民）生產已經不是爲商品而生產，乃是爲生產者自身的消費而生產，」而申報讀者顧問的編輯先生在答語中說得更明顯：「……生產合理化本是商品生產社會的生產方法的最高表現，但是這一最高的生產方法到了一定程度，便與牠所從來的生產關係不相容，結果牠就替這一生產關係所形成的社會組織掘下了墳墓，請君入甕，便從他的母胎裏破框而出，做了更高階段的社會組織的「窳馨兒。」」因此，我敢說一句，蘇聯的「五年計劃」的內容，便是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產合理化的經驗與技術的「更高的表現。」雖然牠沒有標明生產合理化的名詞，雖然牠還沒有把牠的內容十分充實的表現出來。至於「名詞」倒是次要的問題。一個新建立的向社會主義道途上走的國家，無處不要利用并學習資產階級國家的可寶貴的經驗與技藝并且要全盤承襲他的偉大的遺產。譬如，美國的杜威和哈烈(Harley)等等的德模克拉西的教育學及教授法，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的社會中是一個意義，但是一被蘇聯所採用，則完全成爲另一意義，也未聞有人以蘇聯未曾標明德模克拉西的教育而遂否認蘇聯曾經採取美

國的教育方法。一個唯物論辨證法的研究者應當在具體的問題上去追求，不應徒追求其『名詞』之有無也。因朱先生一信，我又率爾妄發議論，幸朱先生及讀者恕其狂愚而有以教之。（一月二十三日夜）（一九三三、一、二十五日）

念四 向上心與劣根性

蔡念蓀君來函

袁道豐在「新年的夢想」裏說：「中國未來會有一位迭克推多出現，這迭克推多制如不採拿破崙的帝制形式，必採凱末爾的共和形式，而慕沙里尼的那種形式，他是願採用的，這因為中國人有這種劣根性，就是不欲一位高於己上的君主。」——見東方雜誌新年號——昨天我讀歷史講義南北朝的對立及其演化，益信袁氏之言不謬。劉宋的篡晉，齊的篡宋，梁的篡齊，陳的篡梁，以及北周北齊之篡魏，不是都因不願有一位高於己上的君主，所以要取而代之，以滿足「唯我獨尊」的慾望嗎？那種慾望，在某種意義上說，可算得是向上心，但是病根也就在這點：因個人的向上心而阻礙了民族社會的向上之機！在這裏，我有兩點要請記者先生指示：（一）此種

向上心(？)怎樣會養成的(二)何以在別的民族就沒有請有以教我。

答 來信說得糊裏糊塗，以為你是個中學學生，我已滿懷的失望，本不願意作答，但讀到末了，看見你轉信的地方是個當典，以為你或許是個學徒，這就難怪。因將來書錯誤之點，一一指出如下。(一)袁道豐君在東方雜誌上所發表的高論，根本沒有根據。所謂「迭克推多」在西文為 Dictator 或 Diktatur，意即專政。專政是一種國家的政權形式。如蘇聯的國家所採取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歐美的民主國如美，如英，如法，如瑞士，德意志，皆係資產階級德模克拉西專政的形式；如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土耳其之國民黨政府則是資產階級一黨專政的形式。(摩沙里尼，基瑪爾，不過其代表人耳。)中國現在的政治形式，有人說，已經

類似土耳其國民黨的專政，並不勞袁君再來希望或預言什麼「未來」，不過有一點，法西斯蒂或土耳其的國民黨本身的政治形式是好是壞，我們暫不研究；然而土耳其的國民黨已使土耳其巍然成爲一東方獨立國；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雖然也是資本主義社會之極右的勢力，然而牠也還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吾國則何如！我們現在且不要批評什麼「中國人」，「不欲一位高於己上的君主」爲我們的「劣根性」，這句話的對不對，只要先請袁君回去研究研究歷史，再來說話。要知道，摩沙里尼和基瑪爾都不是君主，前者的職務等於長期的國務總理，他之上還有君主；後者是一個共和國的總統，有什麼「君主」不君主？足下因讀歷史，「益信袁君之言不謬」，所謂「劉宋的篡晉……以及北周、北齊之篡魏」以爲皆是「因不願一位高於己上的君主，所以要取

而代之，以滿足「唯我獨尊」的慾望，「這話更是似是而非之談。因為南北朝的對立各有牠的物質的條件與政治的背景，所有那時篡竊相循的「唯我獨尊」的禍患，都是當時社會的制度以及專制的歷史所形成，就是說，這種政治上的慘變與惡心理是當時社會制度與專制政治的歷史的產物，是果不是因。足下震於東方雜誌袁君之謬誤，遂不免倒果爲因，受害不淺！至於「向上心」這一名詞則是完全被人們誤解了。一個人既然有了一點學問，並且已博得一點虛聲，然而他並不以此自滿，反而覺得名不符實，深自愧慙，因此越發奮勵向前，精益求精，這是向上心，一個人率兵守土，雖然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之下，明知迎戰必敗，然而揮戈相抗，死而無悔，這是向上心，一個學徒不甘人們的辱罵凌虐，則發憤讀書，爲一般貧苦的同胞奮鬥，置己身之利害於不顧，這也是向

上心，所謂「向上心」就是要力爭上流，絕不是要做皇帝；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絕不是一「朕肥而天下瘦」的野心；要以「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爲懷，而非以玉食萬方，擁資百億爲念；做萬人之公僕而不做一人一姓之走狗。不然，那真是十足的「劣根性」！老實說罷；假使足下改口說道：「（一）此種向上心怎樣養成的？（二）何以別的民族都有，而我們民族獨無。」倒還可以好好地談談，雖然仍只是嗅到一部分真理？假是你不滿意上面的答覆的話，請寫信來，我和你談。

（一九三三、一、三十日）

念五 青年婚姻問題

汪礎厚君來函

我在高小讀了三年書。對於科學，素肯細心研究，有位女同學，和我情同意合，兩人訂了婚約，我滿擬畢業後，就往中學讀書，以期完成我的事業後，再與她正式結婚。不料去歲畢業後，父親使

叫我出外做學徒了。我在沒有進店的時候，自己總想在做事時，也能求點學問，然而進店後第二天，老板竟就發佈我的奴僕工作了！一直到現在，還是忙於奴僕的工作。對於學問，不消說是一天的退步啊！至於婚姻，實係終身幸福所關，是做父母的，祇要為子女完成婚娶，就盡了父母的責任，所以我父親也為我配定了一個鄉村的女子，她呢，一字不識，天天祇曉得做那煮飯洗衣的工作！現在我是毫無人生樂趣，請問如何解決？

答 來書誦悉。你的問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你既然與一位女同學情投意合，訂了婚約，那你就守之勿渝，至於父母代你配的一個鄉村女子，你就寫封信給他們說明婚姻須由自主的道理，堅決地拒絕他們的「越俎代謀」好了。這是一。不過有一層，在你以為你那位女同學自然要比「一個鄉村的女子，一字不識，天天祇曉得做那煮飯洗衣的工作」要好得多，其實這也要看你是怎樣的看法。以我們的經驗，都市中的所謂女學生固然識得字，甚至還寫得信，說得幾句「平等」「自由」等等好

聽的名詞，然而他們除了這些本領以外，祇餘下終日跟着摩登女郎的「摩登」裝束走，打扮得雖然花枝招展，飄飄欲仙，今天要到這裏看次電影，明天要到那裏看一次跳舞；今天看人家的大衣好，要教你買，明天又看見人家的皮包好，要請你辦，那你將應接不暇，疲於奔命。你若不應的話，那她便把愛情漸漸降低了，再有比你有錢的能應她的需要的，那她便會「琵琶別抱」顧而之他。結果，你或許只落一場空，還不如「那裏飯洗衣」的鄉下女子好。我們不過是就一般的經驗說說，聊供足下的參考，自然足下的女友不是這樣一種女子，未可一概而論也。這是二。

你對於科學既然肯細心研究，總要忙裏偷閒去讀書，只要你天天不過，時時不放過，總有機會給你讀書，雖然是極短的時間，譬如一點鐘便好，再不然三十分鐘也是好的，天天早上起床後十分鐘，天天晚上就寢

前二十分鐘，同事的大家夥兒聯起名來要求老闆，給這少少時間，做爲你們讀書報的時間，我想一定是可以辦得到的。這是三。

(一九三三、一、三十一日)

念六 中國的病在那裏

沈祖光君來函

現在的中國政治組織，不用說是無希望了！但是無希望就算了嗎？這未免看中國人太輕了；然中國人到這個地步，還是沉沉鼾睡，所以我們天天極想磨拳擦掌，爲國家幹一下子。但是我們想，凡事一豫則立，不豫則廢。中國改革廿二年，結果總是弄不好！就是中了一凡事做起來再看「的毛病。所以我們的意思，不作則已，如果要作，對於中國如何作法？這一個問題，非先研究有系統有條理不可。我們有一個前提：如何叫做是「國家？好政府？我的答案很平凡，就是「國內人人安居樂業」八個字。我們精細想，國之所以立，是由人的；人的所以存在，是要生活的。如今中國弄到這個樣子，就是中國人人不能生活，這就是不能安居樂業；人人不能安居樂業，就是政治組織

不好；然政治組織怎樣纔能夠得上稱好哩？這是一個問題。廿二年來，中國政治上各種制度都嘗試遍了，結果無一是行的；本來一國有一國的歷史人情風俗習慣；美聯邦共和也，英日君主立憲也，各國之國體不同，是好比斧斤椎鑿之各有所施，求其合於國情和於風俗就好了，何必從人。我的朋友有爲大學教授的，有爲新聞記者的，年齡都在三十光景，我問他：中國政治究竟是共和民主好呢？還是君主立憲好呢？他們意思多說：不管那一個制度，只要人人能安居樂業，共和也好。君主也好。我想大家贊成共和民主，無非爲了民權二字；照現在看來，民權在那裏呢？生命財產都不能保障，還說民權。大家不承認君主，無非爲了君主生殺予奪，就一個人意思，是不照法律的。但我就歷史上看來，君主的生殺予奪，只對那任官受祿的一班人，或許有之；其實任官受祿的人，若一放任，便如山東韓劉，四川二劉，打起來了！若君主於人民，甚至處一死刑，都是非常鄭重（如前清處決都經過好幾級詳訊，這是我聞老人說的）決不像現在動不動，殺一個人連狗都不如！尙成什麼世界？中國若是君主立憲，算不定歷年及現在之軍閥交鬥可以少見些？我又想，凡是有權的組織，不管他大的小的，我以為獨裁制度好。美雖共和，但他的總統是獨裁制的；國務卿無異作他

的幕僚。意之墨索里尼，俄之斯太林，都是獨裁化，現在那班大人先生，高唱民治主義，都是野心勃勃，拿來給自己利用的。民治若無領導人，尙成什麼樣子？既承認領導人，就不能不崇拜英雄了！我的朋友所以贊成君主立憲，也有他的見地：以爲君主是虛君政體，立憲是有國會的，比你現在沒有憲法！人民不能開口！總好點。我又記得洪憲失敗時，楊度有一個引咎的電報，他說：君主立憲，倡自楊度；君主君罪，罪在楊度。他又說：民舉總統，五年一任，就是五年一亂。總統時代雖不長久，但他的說話，很有點理由。若照現在情形下處，革命，革命，把人民的命，把國家的命，都革光了！這真是痛哭流涕無可告訴者也！我們這番話，先生聽進聽不進，我不知道。也許先生說我們開倒車？我想政治制度，無絕對好壞的，完全在人治之耳。故楚莊王任孫叔敖，齊桓公用管夷吾，漢高祖信張良，陳平，皆得霸王於天下。所以荀子說：「法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此是承認人治，不是承認法治。梁啓超著「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其言曰：「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爲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廿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

雄長於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罷敵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斲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爲小康也。」使梁氏此言是對的，那麼君主立憲，當然是合理的！聯邦制度是與他的主張衝突了！使梁氏此言是不對的，那須另求解決方案了。先生高明，尙請教之。

答 來書讀了數遍，作答頗難，因爲足下所言與我輩所朝夕思維者，至少相隔要有兩個世紀，又好比身在熱帶而與北極人做寒暄，簡直不知從何說起，這是一。足下對於近代政治理論與其歷史缺乏水平線上的智識，若要做答，勢必非從頭說起不可，這是二。卽就足下原文分析，其主要之點，大部囹圄吞棗，無一定之概念，令人摸不着頭腦，古人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果真做答，那也真是驢唇不對馬嘴，所答非所問，這是三。現在我先就足下原函指出數條做個商量，俟得足下確定地進

一步的答復，再做詳細的討論（一）來書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中國改革二十二年，結果總是弄不好，就是中了凡事做起來再看的毛病。』殊不知滿清推翻，建立民國，形式上的開始雖在辛亥，而自滿清入關，明朝遺老即有反清之運動及其理論，及至鴉片戰爭以後，即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這一革命鬥爭中，已將最主要的民主任務提到議事日程到了庚子之役，又有義和團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牠雖然揭的『扶清滅洋』的旗幟，然而牠的反抗的暴力不但給帝國主義者一個當頭棒，而對於滿清政府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這兩次革命，雖然都失敗，然而清廷却已不能不開學校，廢科舉，興實業，練新軍，及至各處革命運動醞釀甚久，排滿思想與保皇主義鬥爭甚烈，國人以清廷之無能，遂轉而渴望革命。逮至辛亥起義，各省靡然風從。這一種相摩相盪，繼長增高的

歷史差不多有三百年之久，還能算是「不豫」麼？在足下看來，究竟怎樣「豫」法？所謂「豫」者何事？果真如清廷所謂「豫備立憲」之「豫」乎？而且我們曉得，無論一人一家一地方一國家，他的生活改進或變革的計劃，絕不是由什麼偉人名流，關起門來個人幻想出來的，而是在實際的鬥爭中體驗出當前的需要，因而形成的。現在中國人的毛病，不是什麼沒有計劃，也不是什麼沒有「豫」備，而是根本沒有「做起」，即如抗日罷，我們天天聽見說什麼抗日已有決心，其實什麼決心都沒有；天天聽見說什麼，已有充分的準備，其實什麼準備都沒有；天天聽見說什麼，長期抵抗，事實在那裏？足下所謂「凡事做起來再看」，實在適得其反！無論什麼事做起來才有計劃，計劃與豫備是做的過程中的一部分，離開了做，那計劃與豫備，便成了一句欺人之談。這一層足下已經患了

倒果爲因的毛病。(二)來信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叫做是好國家好政府？」這到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你的答案是「國內人人安居樂業。」這話又錯了，五洲萬國，古今中外，一直到現在，絕找不出一個「人人安居樂業」的好國家和好政府。足下對於這個問題，也只能做這種不着邊際的答案。因爲你不先說明國家是什麼，怎樣能以說明國家的好壞；不先說明政府是什麼，又怎樣能以說明政府的好壞？我要唐突一句：足下不是不會說明國家或政府是什麼，而是根本不會弄清楚國家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政府又是一個什麼東西，所以說出什麼「國之所以立，是由人的；人的所以存在，是要生活的」這一類的話！此路一差，便無往而不錯誤。(三)來信又說「二十二年來，中國政治上各種制度都嘗試遍了，結果無一是「行」(原文係「興」)語意不明，因代改「行」字，

（）這話更錯了！所謂「各種制度」究是一在些什麼制度？所謂「都嘗試遍了」究在什麼地方嘗試過？老實說，我們都是打戊午變政，八國聯軍，辛亥革命，洪憲皇帝夢這些潮流裏滾過來的，你說罷，究竟是什麼「各種制度」？（四）來信說：「本來一國有一國的歷史人情風俗習慣，」這又是一句「四合湯」的話。怎樣叫做「四合湯」？一些庸醫給人診病，不能斷定人家的真正病源，不敢下真正治病的藥，於是總是開些「甘草，防風，荆芥，寸冬」給人吃，名叫四合湯，病家吃了雖不能除病，也不致因而增病（其實即是庸醫殺人）敷衍騙錢。一班頭腦冬烘的人動不動說什麼「歷史，人情，風俗，習慣」，但我要問：歷史是什麼東西？人情是什麼東西？風俗習慣又是什麼東西？牠們是怎麼樣產生出來的？若果你不能說明牠們的來源，那你還是慢開口先研究一下的好。（五）來信

既說：『中國若是君主立憲，算不定歷年及現在之軍閥交鬭可以少見些？』你是在主張君主立憲了。然而又說：『我又想凡是有權的組織，不管他大的小的，我以為獨裁制度好。美雖共和，但他的總統，是獨裁制的；國務卿無異作他的幕僚。意之墨索里尼，俄之斯大林，都是獨裁化。』又在主張『個人獨裁。』『獨裁』究竟是怎麼一會事？英國的君主立憲，固然不是個人獨裁，然而牠不是懸在空中的，而是有牠的社會基礎，即階級的羣衆的，至於俄之斯大林與意之墨索里尼，在一方面說來雖說是個人獨裁，然而他們的獨裁是絕大相侔的，是各其有階級背影的。俄國的政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獨裁，所謂『斯大林』獨裁，實不過無產階級獨裁。初期的過程中一個短期的歷史；墨索里尼的獨裁，也不過是法西斯蒂，即極右派的，極反動的資產階級專政的一

個代表人，斷沒有一個沒有其羣衆基礎而單純的個人獨裁斯墨之間相去奚啻十萬八千里？足下把他們聚一爐而冶之，足見足下似缺乏分析的頭腦。（六）更錯誤的是足下下面的說話：「君主生殺予奪，只對那任官受祿的一班人，或許有之，其實任官受祿的人若一放任，便如山東韓劉，四川二劉打起來了！若君主於人民，甚至處一死刑，都是非常鄭重（如前清處決都經過好幾級詳訊這是我聞老人說的）決不像現在動不動殺一個人連狗都不如……中國若是君主立憲，算不定歷年及現在之軍閥交關可以少見些。」就你我的政治立場說，若果我是一個少年氣勝的人，一定會把這封信，扯得粉碎，但我極力抑制我的情感道：即在經過百數十年革命鬥爭的法蘭西共和國的今日，也還有保王黨存在，中國現在距清廷遜位不過二十餘年，其遺老遺少自然尙不在少

數，且日本又在扶殖幼主，大有飲馬平津重登九五之勢，一般久處在封建桎梏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們，也許會一時眼光繚亂，記者對沈君所說，實不能不予以糾正。不錯，「現在動不動殺一個人連狗都不如」，難道前清政府還會把我們老百姓當過人麼？因爲一字之疑遂爾禍及九族；因爲剃髮之令，漢人死者不知其幾十百萬；而因革命而死者，雖不如今之烈，這不是前清的皇帝比現在殺人者比較慈悲，乃是那時的社會衝突與現在的社會衝突的關係不同，而當局者的力量的強弱也就因此而有極大的差別。至於君主立憲，究爲何物？足下恐未暇詳求；中國軍閥的交鬭，其來源恐亦足下所未嘗深究，要知君主立憲與軍閥交鬭純是截然兩物，不可混爲一談。現在的國民黨的政治方式，是以黨治國，而各省軍人又都是中央所委派，目前中央權力不十分強固，然比之所謂立

憲君主，至少高出十倍。以如此政治組織尙且不能遏制軍閥混戰之局，而謂以君主立憲的空架子，可以駕馭這些背後各有帝國主義者的牽索的軍閥，而謂可以減少他們的交鬭，至非童孩，誰能信之？現在，日耳曼的君主立憲已經塌台，英日的君主立憲已到了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候，足下若不從社會，歷史，經濟諸學下手，現在的政治，那就無從了解。（七）來信中最重要的是引的梁任公先生一段擁護君主立憲的文字「梁任公已經死去了。他的功罪參半，瑕瑜互掩，在思想在政治是一樣的。他的政論在前清被汪精衛章太炎輩打得粉碎在民國又被章秋桐等駁得體無完膚，然而平心而論，他的確是中國近代人物中的先覺，他有他的一貫的政治主張，不像他那些後來的不肖的徒子徒孫那樣。他的一貫的主張在什麼地方呢？就在他的在現狀之下要求改

良的主張，即改良主義。他說：「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衆，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聞國體。……蓋國體之爲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之所爲，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事也。」（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便是在現狀之下要求改良的改良主義，所以他在前清主張保皇以實行變法，在民國則主張共和以反對洪憲。我們同他的政見根本反對，自然是有我們的批評，然而若就他個人言，他是一貫的，然而一般人總是只扭住了梁任公的一截尾巴，却丟掉了他的全身，結果簡直沒有看見梁任公的真面目，足下引他的話爲你的君主立憲論張目，便是如此。梁氏

九原有知，一定不以足下爲知己。以上七項，都是來函中瑩瑩大者的錯誤。現在暫以下面兩個問題結束，就是請你先把（一）什麼是國家？就是說，國家何自而生的？國家的作用在那裏？（二）什麼是政府？政府的作用在那裏？這兩個問題弄清楚，我們再來細談。若果像足下這樣的思想不澈底地改變，那你恐怕我們要說你「開倒車」，我們實在不能給你否定的答語。本來一班小商人市儈們，尤其是這方面的知識分子，在現有的政治狀況之下，找不着出路，他們不願再進一步設想，不願向前看，總是背着時代向着從前的舊路去尋。這便是法西斯蒂的一個發生的社會基礎，然而中國法西斯蒂實不容易，因爲她的社會基礎實在脆弱得很，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和國際資本主義老早決定了她的命運了。這，足下遲早該會覺得吧！

(一九三三、二、一日——二、二日——二、三日)

廿七 青年性煩悶問題

王素民君來函

每個身體發育完善的青年，因着生理的變化，到相當時期，就會開始要求性的調和，這乃是必然的現象，誰都不能否認或避免的。但是，在這買賣式的婚姻制度尚未打破之前，所謂「正式婚姻」我們是沒有經濟力去進行的，這裏便發生了一「性煩悶如何解決」的問題了。

本來，解決性慾最正當的辦法是結婚，（當然並非說結婚專為解決性慾）現在結婚已不能辦到，祇好求其他的辦法以爲過渡。過渡的辦法怎樣呢？和異性朋友通姦，害了人家的終身，損了自己的道德，更不免爲輿論的譴責和法律的制裁，不行；到花街柳巷去求解決，不但白白毀滅了有用的身體，而且這不是短期中的事，經濟上應付不了，不行；手淫或用人造性器來代替，這是不合理的，在衛生上講，簡直等於慢性自殺，不行；強制抑止。上面說過，這是自然的需要，決非強制所能抑止的，且在生理學上說，強制抑止，反有害身體，普通患神經衰弱症的青年，大半由此，於是，

又不行。至若說：少和異性接觸，少看誨淫的書畫，戲劇……睡前須靜坐等等，雖然理由很足，但終究是些皮相之論，決不能根本停止性慾的衝動，最好只能將性煩悶減輕一點，還不是辦法。又有人說：「暇逸生淫，」可是我自己就是個勞動者，每天除八小時的工作之外，早晚還要補習和運動，空的時間很少，安逸更談不到，而性煩悶還是不能排除。

事實上的困難已如上述，同時性的要求却並不因為困難而稍殺，那末，我們青年們究竟怎樣去度過這難關呢？儘管有人說國破家亡，大多數人的衣食住尚且無法解決，還談其他嗎？但是衣，食，住是一事，性慾又是一事，衣，食，住是我們所迫切需要，性的發洩，同樣也是我們青年所迫切需要的。現社會裏正有多少有為的青年，因為性的苦悶而萎靡，而墮落，而犧牲啊。所以我覺得這問題的重要性，實不亞於其他政治經濟等問題，頗有討論價值，特為提出，請記者賜以詳盡的解答。我的主要問題，就是：在這畸形的社會中，沒法進行正式婚姻的青年（男性）怎樣解決他的性煩悶問題？

答 來書以為青年的性煩悶的「問題的重要性，實不亞於其他政治

經濟等問題，』其實這種問題就是從政治經濟等問題派生出來的；來書又說：『在這畸形的社會中，沒法進行正式婚姻的青年（男性），怎樣解決他的煩悶問題，』我們却不能單從男性青年着想，而是要從男女兩性雙方着想；而且這種解決方法，就在這畸形社會的本身。想明白這後一命題，就得先要研究前一命題，即『其實這種問題（青年性煩悶的問題）就是從政治經濟——尤其是經濟，也可說從經濟而政治，而法律，而倫理——等問題派生出來的。』這一命題，因為現存的社會是有錢有勢的人的社會，所謂倫理，風俗，習慣，莫不是為有錢有勢的人做保障的。不但保障他們的物質生活上的特權，不但保障他們精神生活上的特權，並且保障他們兼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生理的並心理——的而有之的性生活上的特權。有錢有勢的人可以荒淫無度，蹂

躡異性的身體以發洩他的性的要求，一方面國家又定下所謂『通姦』的禁令，以遏止他們所蹂躪的異性與一般人發生性的關係，於是又有所謂道德，譴責等等的制裁出現。足下本身就是被這種觀念所支配的一個，所以足下於答覆『過渡的辦法怎樣呢』這一問題時，劈頭就說『和異性朋友通姦』，好一個『通姦』！這就十足暴露了不平等社會中有錢有勢的人壟斷性生活的罪惡。明白了這一問題，則足下所舉的第二個過渡的辦法『到花街柳巷去』這一悲慘的社會性生活的現象的根源，本原因也就不辨自明。『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假使有飯吃，有工作，誰願去賣『皮肉』呢？衣食既足，社會建築在真正平等自由的基礎上，男女青年自有相當的與合理的性生活，又誰願意去尋花問柳，自討苦喫呢？至於手淫，本是青年期的生理上所必有的現象，若是更高的社會組

織中即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中，經濟政治皆在普及的平等自由的原則上。再加以高度的教育，與種種優美的愉快的環境，把青年引導在更高尚的生活中，使他們皆知道生理健全的方法，則手淫自可逐漸減少到無害的程度。由此可知：除了根本解決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問題，足下所謂『主要』問題，便無從下手。因為我們不但要解決男性青年的性生活問題，並且同樣地要解決女性的性生活問題。不但要使男女青年性生活在積極方面——即兩相情願的性的關係——無條件地得到保障，並且要使他們的性生活消極方面——即一相情願的性的關係，如有錢有勢的人對於異性之強迫的戀愛，這種情形，在工廠中的工頭與女工的關係上是數見不鮮的——也要不受任何強力的壓迫與強制。所以這決不是簡單的生理問題與道德問題。我們要牢牢地記着這

一點。至於足下說，『儘管有人說國破家亡……性的發洩同樣的也是我們青年所迫切需要的。』這句話也當分別研究。就一般青年說，這自然是客觀的事實，然而我們要曉得，在每一個不平等社會中，不但有錢有勢者的社會安逸無事，必然要極端的縱慾，即是貧者，被壓迫者的社會也是放縱，浪漫。這種放縱浪漫即是失望，消極的自殺，因為他們向前一望，看不到出路，精神才力沒有合理的寄托，必然要走到這一步，所以各國的都市社會的工人區中的酗酒，情殺的案子非常之多，也是這個原因。說到這裏，又要歸到我們前述的社會根本問題了。自然，我們不是清教徒，不是禁慾主義者，然而我們却應當自居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一個被壓迫的國家的青年，革命的青年。這種革命的青年不是不要解決他的性煩悶的問題，他應該這樣想：他的性煩悶固應當解決，他的

整個社會的或民族中青年的性煩悶更應當解決；他的整個社會或民族之政治經濟的解放更應當先解決，不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若當國破家亡之日，而猶日日追逐肉慾，沉湎於溫柔鄉裏，此等青年已處在被革命的地位，絕不能以解決性煩悶的問題來做他的墮落，落伍的辯護。看透了這一層，你不去和女人打交道而一心一意地獻身於社會與民族的解放，以被壓迫的社會與民族的全部女性或男性爲我的愛情的對象，自然可以獲得極崇高的快樂；就是你去和女人戀愛，不但不妨礙你爲你的全社會或全民族（最大多數的同胞）的解放工作，並且還可以增加和鼓勵你爲這種解放而犧牲的勇氣！然而若你並反抗你所說的『道德』等口頭勇氣而無之，其他更談不到，蓋等於『隔靴搔癢』也！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什麼道德家，法律家或心理學家所能解決

的，只有革命家的真實行動才可解決。足下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二、四日)

廿八 我的自殺觀對否

任望月君來函

木欄讀者，有許多想自殺的人，都來問先生，請先生解答，而先生解答的總是這幾句話：「自殺不是我們具有向上心的人類所應有的念頭，是懦者可恥的心理，」不錯，當然先生解答的是對的！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言之，真出於不得已的自殺，我們似乎不能絕對的反對，至少它也有點相當的價值的。

有這幾種自殺，我是絲毫不反對而贊成的：(一)有一種人的自殺，是因爲身體不健康，而太衰弱了，覺得什麼事也不能去做，此生永久地(一直到死)過一種病夫式的消費生活，對國家沒有一點生產，死了還好些。因身體的關係而自殺，先生，這種自殺你能認爲可恥嗎？(二)又有一種人的自殺是因爲給富人，闊少們使用，一生所過的是奴隸的生活，食不飽，穿不暖，而終日勞動

無停休，生比死還要苦些，難道來到世間上就給富人闊少們用嗎？要反抗衝破黑暗的奴隸的生活，但是又不可能，生的自由沒有，死的自由却任何人都有的。這種自殺雖然是弱者的行爲，但也是思想澈底的人所爲的事。先生，這你認爲怎麼樣？（三）還有一種人的自殺，是神經過敏的人感到處處是苦悶的，感到人世間是空洞的，寂寞的，孤獨的，很少同情者，——簡直是沒有，環顧四圍，都是白眼，沒有一個知己的人，一個體貼安慰的人，覺得毫無人生樂趣，不願過那種孤獨無聊的生活就毫不思議的絕世絕我的自殺了。先生，這種意志消極澈底的表現，你認爲有沒有相當的價值呢？

至於爲愛女人失戀而自殺，爲容貌而自殺……這種種的自殺，我當然也認爲一點價值也沒有。

最後要請先生答覆的就是我快要實行第（三）條自殺了。因爲我環境窮困，而又帶了點壯志雄心，不會交際，拍馬屁的交際。先生，怎麼辦？望你能夠給我一個詳細圓滿的回覆，我是感激得很！

答 來信所贊成的三種自殺，在我們看來，通統應該反對；爲什麼呢？一個人只要有健全的精神與思想，就使他是瞎子，聾子，跛子，都有他的工作效能，都有他盡力於社會的機會，若果『因爲身體不健康，而太衰弱了』便要自殺。老實說，中國人總要自殺一大半。因爲中國人的身體不健康的非常多，若是同西洋人的體格比起來，十有八九都是『太衰弱了』。我們若果處在這種境界，就應該追求致此『身體不康健』『太衰弱』的社會的原因與生理上，衛生上的原因，和牠奮鬥，自己雖因此而犧牲，還留得他的事跡與經驗以遺後人，以視他的消極自殺，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這是我們反對足下所舉第一種自殺的理由；奴隸之於主人，若果吃不了他的苦，受不了他的壓迫，在主人方面看來，最好是你自殺，免得他來費手脚。『自由』真自由矣！然而這種自由，只是奴隸對

於主人無條件屈服之最『澈底的』行爲，若果拿這種自由來替他自己無條件屈服的態度辯護，那便是無恥的心理。至於你說『要反抗衝破黑暗的奴隸的生活，但又不可能』爲什麼不可能？他曾經怎樣地『反抗？』怎樣地打算『衝破』他們『黑暗的奴隸的生活？』請有以語我來！要知道黑暗的奴隸的生活是壓迫社會與不平等的社會的一種黑暗勢力形成的，要打破這種黑暗勢力，非結合社會上極偉大，極堅決的革命力量，蘊蓄着極悠久，極寶貴的鬪爭的經驗，並挾有極堅強，極穩固的戰爭組織，不能達到成功。現在有一班人，也許是自號極聰明的人，他們口頭上也會一口氣說出許多平等，自由，文明，野蠻，打破，打倒，奮鬥，等等字眼兒，好像都是革命的英雄，奮鬥的好漢，然而一旦和黑暗勢力接觸，他便棄甲曳兵而逃，垂頭喪氣而意氣消沉，一點積極的精神都沒

有了。假使黑暗勢力果真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最易打破，那他們豈不是都成了歷史上英雄了嗎？我且說一段故事給你聽：『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史記游俠列傳）你要想衝破奴隸的網羅，你就得拼死命，就得和這種勢力決鬥，一毫不讓，前仆後繼，主人總有塌台的日子，若終日幻想着奴隸的地位的解放，而又不敢和主人做生死的鬥爭，那便是一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鎮日價叩頭禮拜，禱告上帝的慈悲，主人的恩惠，大開方便給你解放，固然是痴想可憐，即使你無聊自殺，在主

人看來，也不過死了一條狗，正好死了一條沒用的狗！這也算得自由麼？奴隸的自由是爭得來的，不是人家施捨的；奴隸的自由是生活的自由，不是自殺的自由。自殺的奴隸不但在人世脫離不了黑暗的生活，即使有天堂地獄之說，那他也還是要打在地獄裏。因為人鬼的社會是一樣的，你在人世不能鬥爭，那你在陰間依然是個小胆鬼，依然是要給強者做奴隸！哈哈！假使有奴隸要自殺，我們還要勸他慢慢瞧！足下平心思之，這種自殺的人，「也是思想澈底的人」嗎？所謂「澈底」究屬何謂？這是我們反對你所舉的第二種自殺的理由。「感到處處是苦悶的，」爲什麼呢？「感到人世是空虛的……很少同情者！簡直是沒有！」又爲什麼呢？你以爲怎樣才不苦悶呢？駟馬高車？豐衣足食？嬌妻美妾？你以爲怎樣才不空虛呢？做官做到主席？發財發到哈同？你以爲你是怎樣一個了

不得的人，爲什麼應該同情於你呢？你有什麼可以引起人家同情的學識與才能呢？你的演說有天才嗎？你的文學有偉大的創作嗎？你有什麼發明嗎？你有什麼出衆驚人的技巧嗎？請你捫心自問一下，包你汗下如雷，廢然而返！果然到了後來，露了馬脚了：你要自殺，爲的是你「環境窮困，而又帶了點壯志雄心，不會交際，拍馬屁的交際。」這不是「馬脚」嗎？可見得你只是耐不得「窮困」，而在你看來，所以致此「窮困」又因爲「不會交際」，「拍馬屁的交際。」這在你實在有點可惜，爲什麼你不会呢？假使你一會，那豈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窮困也沒了，也不空虛了，也沒苦悶了，自然也就從自殺變爲樂生者了！然而我們從社會方面設想，你不会拍馬屁的交際，正是社會的幸福，因爲人羣之中少了一個害羣之馬。你若果以此存心，那你真自殺在社會上也就無足重輕了。我

這種喜笑怒罵的答覆，似乎不近人情，實則我一眼看到你滿懷的小市民的智識分子的一種徼倖成功而又消極失望的心理，不痛痛地給你打破，煞是危險。足下試靜心一思，凡你所舉三種自殺的心理，那一種能逃出我們以前的解答？「自殺不是我們具有向上心的人類所應有的念頭，是懦者可恥的心理。」假使我們的答覆不能滿你的意，請再賜教以便討論。

(一九三三、二、四日)

廿九 「私奔」呢「自殺」呢？

洪懷德君來函

我每天讀貴報的讀者顧問，間接解決了我不少的疑難。但有時我也有不同情形的難題，我屢欲請問，又恐貴報以我意思幼稚而不答我。我今有生死關頭的難題，請先生指導一下。我今年二十歲，因為家境窘迫，輟學已六年了！現在一家小百貨店裏當店員，月薪低微，只夠個人化用。以

前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小我三歲的女同學，和我要好，以後她家裏搬在江西住了幾年，因此兩下都忘掉。恰巧在去年又搬在我店附近，我們久別從逢，一度交談，感情益深了。有時我抽空和她在郊野談心，愛情就漸趨濃厚。我倆的意志，年齡，像貌，都相當，可恨我倆家庭環境太不相當了！她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小姐，我是前途茫茫的苦少年，除本人之外，絕無一線依靠，在舊式社會裏，誰不見「養女望高門」！她父母決不會把門當戶對的觀念丟開，將她嫁給我這樣的苦少年的！在半年前，她已由她父母許給一個所謂少老闆，她死力反抗無效。她因此日見消瘦，我總是設法安慰她。我又招店主的忌，我迫於環境不得不疏遠她！她憤極自殺，意在表明她愛我的心跡，幸被她家人發覺，得慶更生。我呢，清夜捫心自問，實在負她一片苦心了！我決不願和她私奔，一來有觸法網，二來連累她父親的聲譽，想來思去，我倆唯一出路，只有自殺！先生經驗豐富，足爲我暗室明燈，我倆除死以外，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答 讀罷來信，不禁先替足下灑了一掬同情之淚。足下的問題乃是現代社會的一般青年的問題，本報對於讀者的「顧問」沒有不竭誠盡

智以告的，至於同人等智識有限，見聞有所不及，則當公開研究，海內不乏明達先覺之士，亦必有以教之。足下恐怕因「思想幼稚而不答」，那實在是誤會。這是在未答復來信之先應該向足下鄭重聲明的。我們對於男女關係有一個基本觀念，就是：凡於男女兩性的關係即愛情完全建築在「兩相情願」，「互相認識」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皆對之表示極端的同情。但是所謂「兩相情願，互相認識」又必須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兩方面必須是經過相當的互相考察的時間，在這個考察時間，一定要用兩方的理性與知識及經驗來分析兩方的性情、習慣、經濟生活的能力以及將來同居的計畫，萬不可憑兩方一時的盲目的感情貿然行動。「自殺」固絕對不是辦法，「私奔」也非得計。爲什麼呢？（一）婚姻不自由是現在社會制度的必然現象，我們因爲婚姻不自由，正應

積極地向這種使他不自由的社會進攻，才是好漢，自殺便是對這種不自由的社會表示屈服，退讓，雖然美其名曰消極抵抗，實則一死了之，豈不爲識者所笑，縱然死了，也算不得一個雄鬼，所以我們根本反對自殺。

(二)「私奔」在下述的幾個條件之下原來是可以的：(A)兩人都對於前途認識極澈底，看透了前途是有無窮的困難危險而誓與之奮鬥到底；(B)兩人對於社會都有相當的經歷，不致一出大門，便是天涯；(C)兩人都有狠好的生活技能，對於謀職業一層有十分把握；(D)兩人走了之後，母家不會用法律力量來窮追，果然窮追，有什麼善法與之相抗！訴訟。若真具備這些條件私奔也未始不可。據我們看來恐怕未必。第一件你的愛人是個中產階級的小姐，你是一個窮措大，在這種社會舊勢力的重圍中，你想用這個手段衝破網羅，結果是馬上失敗無已，只

有一法：你和你的情人商量，請他第一步先堅決地拒絕彼方的婚約；第二步要求他的父母給他學費，出來讀書，趕緊準備一種獨立生活的技能。一方面你也到他讀書的地方找一個工作，既然離開家庭，又預備有了生活技能，那還怕誰人來干涉呢？所以怕人干涉或受家庭干涉，根本都是因爲要依靠那種干涉他的勢力。而且你們在此時間，行動一定比較自由，兩人也可乘此機會平心靜氣互相觀察對方的一切，看看到底是否可以矢志不移。若是事過境遷，兩人的感情又各有懷抱，那便趁早收帆，各行其是，免得關係愈深，煩惱愈大。若果真是彼此情好無間，始終如一，那你們便在相當時期成就好事，也算功德圓滿。旁觀之言，聊貢一得，足下幸三思之。

三十 怎麼完成地方自治

閻競明君來的

報載江蘇省已有多數的縣辦好閭鄰選舉了。但地方自治制度成立，未必即地方自治真正成立，一地方之真正自治，必須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階段，始能成功，用法規命令而產生的地方自治，不過徒具形式白費力氣罷了。中國原來是一個大的農業社會，所以地方自治應先從鄉村着手，這是大家所公認的。現在各地正有許多民教職教專家先後繼起向着這方面研求實驗，實為鄉治前途之一綫曙光。講到鄉治的作法：關於人的問題，必以取才本地為原則；關於錢的問題，必以本地富力將來能自負擔為原則。但各地從事此種運動的，大多數皆是人是外面聘請來的，教育等事，亦是外面貼錢舉辦的；這般用精神用物質來作，雖然都有些成績效果，可惜逐漸皆走向辦新村模範村的路上去了！縱有結果，結果不是了！梁漱溟先生對於此種錯處有兩點批評：（一）以辦學堂一樣的作法，增進鄉村富力，則怕細末得很。產業既不能開發，則其他問題都得不到解決。貧的問題不解決，則陋的問題不得解決。換言之，產業發達，文化始能增進，若單從教育上

文化上作功夫，都不免枉用心力！(二)以辦教育的法子，作鄉村改進運動，必落人才錢財一概倒貼之路。以全國之大，數十萬農村之多，其人其錢將求之於那裏？若說作完一處，再作一處，並希望別人聞風興起，却怕中國民族的命運等不得那許久呢！我想梁先生所指摘的弊病，在一般學者亦未嘗沒有慮到。然而不如如此又將如何？還有什麼高妙的法子？事關建國大計，請大眾供獻意見！

答 來信提出『地方自治』這個問題，煞是有趣，用在本欄鄭重提出，請讀者大眾各抒所見以相討論。記者且先就來信所提各節略貢所懷藉以就教於足下與讀者大眾。(一)足下說：『地方自治制度成立，未必即地方自治真正成立；不過徒具形式白費力氣罷了。』這一段話就表面看來，似乎比一般人盲目地高叫地方自治要好得多，實則是殊欠明瞭。不錯，『地方自治制度』是一事，真正的地方自治，又是一事；『地方自治制度成立』未必即地方自治真正成立。』這話是對的。然而人家

要問：怎樣才算得『地方自治真正成立』呢？那你的『一地方之真正自治，必須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階段，始能成功』的答語，就不夠了，但不夠，而且是『隔靴搔癢』，不但是『隔靴搔癢』並且是『驢唇不對馬嘴』。爲什麼呢？因爲足下首先沒有把『地方自治』這一個名詞的內容，至少是沒把他的現代意義弄清楚。原來這個名詞本身表現得非常明顯，地方自治就是地方人士自己起來管理自己地方的事，不受上級官廳如所謂省政府，縣政府，等而上之中央政府的干涉；在『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階段』的地方固應當自治，在經濟文化尙未開發到相當階段的地方也是百分之百地應當自治，足下所謂『必須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階段，始能成功』實在是受了現在的政治與社會關係之傳統的霧圍氣所包圍，帝國主義者對他所掠奪的殖民地說：你們

的經濟文化還未開發到一定的程度，還不能夠脫離我的統治；一俟你們的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的程度，我們會讓你們自治或則獨立；你說：「必須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階段，始能成功。」這無異對一大羣要求自治的人民說：你們的文化程度太低，譬如小孩子一樣，還不能夠獨立行動，必得爲父母的護持，一俟你們文化程度到了相當階段，就准許你們自治。這種自治，我們可以名之曰保育政策的自治，或「恩賜的自治」。又可說是少數人包辦下的名義上的自治，不是我們所說的具有現代意義的自治。這話怎講？恩賜的自治，或名義上的自治，在城市是官僚軍閥劣紳，市僧所操縱，在鄉村則是大地主和劣紳土豪所操縱的自治。這種自治一樣地壓迫貧民，甚至多數小康者與中農以下的農民都在被壓迫之列。不但依然一樣地壓迫，並且把壓迫的程度越發加深了，把

壓迫的範圍越發擴大了，不過從前的較隱祕的形式，現在換了一種公開的，或則說是『文明的』形式罷了。這樣的自治，就現代的社會關係說，絕對不能解決一地方最大多數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就是說，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縱然，牠的馬路修得也很好，公園也很大，學校也很多，所謂公共事業也應有儘有，我們若果從牠的最大多數的居民的實際利益與物質的，精神的幸福想一想，那就曉得，這一切一切所謂經濟文化都與某地方之最大多數人不相干，所以我們反對這種虛偽的地方自治，而主張真實的地方自治，所謂真實的地方自治，其基本條件略如下：（一）地方的整個政權屬諸地方的最大多數的平民；（二）地方政權的行使則屬諸地方最大多數的平民所直接選舉的地方議會；（三）地方的一切產業爲地方之最大多數的平民所有；（四）所有地方最大

多數的平民的子弟對於國民教育及高小教育應一律免費；而對於其他一切高等教育也應一律平等；（五）最大多數的平民無條件地有結社、集會、言論、出版、居住之自由；（六）免除一切苛捐雜稅及一切封建賦役與高利貸；（七）地方議會爲了本地方最大多數居民的利益與安甯，得徵集最大多數居民的壯丁組織自衛團。若果這些條件辦不到，那地方自治徒是一種欺人之談而已。足下知道：『用法規命令而產生的地方自治，不過徒具形式白費氣力，』而未嘗言明怎樣才能獲得不是徒具形式白費氣力的真正的地方自治，然而除了我們上邊所舉的各條件之外，還有什麼是真正的地方自治？足下以爲何如？

（二）足下說：『中國原來是一個大的農業社會，所以地方自治應先從鄉村着手，』這話也是自相矛盾。前面既說『一地方之真正自治，必須

經濟文化開發到相當階段，始能成功。『那我們要問：鄉村的經濟文化是從那兒來的？明顯地說：農村需要機器，從那兒來？農村需要小學教師，從那兒來？農村需要設立圖書館，牠的圖書從那兒來？這一切一切不都是要城市供給麼？不是要城市的經濟文化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才行麼？』既先要城市的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然後方能談到鄉村的自治，那麼，足下的『地方自治應先從鄉村着手』，這句話究屬什麼意思呢？城市既然獲得經濟文化的相當的發展，而不讓其着手自治，這豈不是把城市的人當做『阿木林』嗎？足下何獨厚於鄉村而薄於城市呢？中國一般人士的最不通之論，莫過於『中國以農立國』這句話了，說這話的人，以為只有中國是自古至今以農立國，是一成不變的，獨一無二的社會現象，實在這是不懂社會發展史並且不讀西洋史的不通

之論。在某一個歷史的發展階段上，一個國家都要經過農村經濟這一發展的形式，所不同者，有久有暫，懂得這一點，那就不會把以農立國這幾個字，做爲中國的專利品了。中世紀的歐洲各國差不多都是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法國到了大革命時代還是農業的國家，美國初期也是農村經濟佔優勢，俄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也還是一個龐大的單純的農業國家，怎樣能以把以農立國或如足下所說的『中國原來是一個大的農業社會』來做爲中國地方自治應該先從鄉村着手的根據呢？然而中國一班士大夫以及多數教育界中不通的教員之倡說『中國以農立國』這種議論，都不是盲目的無意思的，而是有他們的利害做背影的，一般代表地主封建殘餘，都要藉這一理論——中國以農立國——的烟幕，掩護他們的保守開倒車的傾向。老實說罷：只有城

市領導鄉村的社會發展的形式，沒有鄉村領導城市的社會發展的形式（自然，在某程度上，鄉村的變動也可影響城市，然非所論於主要的和領導的作用），那麼要講地方自治，也只有先從城市講起，這是一。地方自治不是一個孤零的社會現象，而是全社會的整個的政治組織與經濟制度的一體，若果離開整個的社會變革而談地方自治，那實在是只看見樹而沒有看見森林，這是二。真正的地方自治如我們前面所舉的，不是法律或命令所給與的和平的恩惠而是羣衆社會運動的結果。不從實際的行動獲得來的地方自治，那只是官許的地官自治，只是少數階級獨裁的另一方式，這是三。地方自治是無條件地普遍的，不能以什麼經濟文化的程度爲靳而不與的藉口，這是四。至於足下所謂『民教專家』並不能做爲地方自治的先決問題，更不能做爲地方自治的

主體，他們只是地方自治的一種機械，一種工具，一種技術人才，就是說，他們的研究並不是『鄉治前途之一線曙光』，而鄉村的最大多數的羣衆感覺自治的迫切需要，大家團結起來，走到街頭去做實際工作，才是真正地方自治的一線曙光，這是五。足下以爲何如？（三）梁漱溟先生對於鄉村自治的批評的全文，我們沒有看見，然僅就足下所舉兩點，也就可見一斑了。梁先生的說話，本來無往而不帶有玄學的色彩，我們對於他的言論，實在有些莫明其妙：（一）『以辦學堂一樣的作法，增進鄉村富力則怕細末得很』，那末，該應用什麼方法來增進鄉村的富力呢？而所謂『辦學堂一樣的作法』又是怎樣的一種作法呢？這便是一種囫圇吞棗的說法。（二）『產業發達，文化始能增進』，究竟誰來發達這種產業？爲誰發達這種產業？所謂文化又是什麼？這種文化，梁先生均未

加以詳細的界限，所以依然是一種囫圇吞棗的說法。(三)『以辦教育的法子，作鄉村改進運動，必落人才錢財一概倒貼之路。』這話是又在弄玄虛！梁先生說的，究竟是什麼一種『辦教育的法子？』爲什麼辦教育的法子，一應用到鄉村改進運動，便要『人才錢財一概倒貼？』果然，這種辦教育的法子，本身就要塌台。牠不但應用在鄉村改進運動上要落人財倒貼，即施之於教育本身，也恐怕不能免此種弊害。實在說來，所謂人才錢財一概倒貼的話，根本就不知所謂！梁先生還是讓他去講他的什麼『(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那些玄之又玄的唯心哲學的好，若果要講我們的地方自治，實在用不着他的高論！至於足下所謂『不如此又將如何？』還有什麼高妙的法子？『看了我們上面的解

釋，或許不會再有這樣地懷疑了吧？足下又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二·十

三十一 改變職業問題

鄔君

我是一個意志薄弱和學識缺乏的青年，因爲要解決我的生活問題，當我十五歲的時候，便拋棄了我所讀的書，離開我的家鄉，在那數千里一個鎮市的商店而爲學徒了！當然，我對於我的職業，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我要由我的學徒生活上去奮鬥！我每日做一些灑掃的工作，這當然是我們青年應吃的苦，我想從這些工作裏，去偷一點閒空的地方，學一點書寫和打點算盤的技能，這是商界必需的。然而事實却不容許你這樣的做去！現在三年徒弟生活是已終了，結果得到的代價，因負重物腰部受傷了，現在我想了一想，我是想學生意的一切學識，他爲什麼絲毫不許我呢？最不許我，那我不是沒有職業麼？那我的光陰，豈不是冤枉斷送了麼？我的學問毫無，社會上究竟何處是我立足之處呢，我想仍然是照我這樣的學下去，就是學到老，豈不是依然故我麼？與

其是這樣，我想不如早早的改業，我又沒有其他事業的學識，我想茶役我可以做得，每月倒還可以得一點薪水，可以養家，特來請先生指導，以爲我這個辦法好麼？

答 舊時的學徒沒有什麼學得，除了給店主人及高級職員做奴隸以外，這是普遍的情形。至於書寫和算盤的技能，全靠學徒的自己『見眼生情』，巴結了一位管賬的先生或書啓先生，偷空兒請他教教，才有獲得一點技能的希望。若是你以爲你是學生意的，等着店主人或店中先生們自動地來教你，那你算是錯轉了念頭，你吃虧或卽在此。假使你爲的要馬上賺幾文錢『養家』，打算改業做茶役，未始不可，假使茶役能比初出師的學徒多賺幾文的話。至於求學那就是另一問題。不過，茶役或許比學徒稍微自由一點，可以偷點工夫讀書，也未可知，那就看你自己奮鬥的力量如何了。一九三三、二、十一

三二一 愛情的保證

杭州蘇林女士來信

貴報的讀者顧問一欄，幾乎是我的日常經課，沒有一天不看的。我覺得先生們的析疑解惑，諄諄勸導的熱忱，實在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讀了如嚴師益友的耳提面命一樣，心境頓會豁然起來。現在我有個問題，希望先生不吝賜教，給我一個詳盡的答覆。但是這個問題無公開的價值，所以我要求你不能發表；就給我一封回信罷。這裏所具的姓名完全是真的，請注意為盼。

我是一個早婚制度下的犧牲者，在十五歲那年，就由我的嫡親姑母做媒，許字給她的堂姪兒。次年就進初中肄業；十八歲那年畢業回家的時候，我的父母便告訴我，已答應男宅准在明年冬迎娶了。我受了幾年學校裏新智識的陶冶，對於我的姻事，覺得這樣不由本人參加意見而訂下的婚姻，決不能合我理想中的標準，而且這樣早婚，尤其不妥；所以我屢次想和他們開談判，總因他們愛深，不忍拂逆他們的意思，所以終於默認下來。十九歲就結了婚。我們雖然陌生生的硬拉成夫妻，可是我丈夫的性情學問都已使我感得滿意，他待我非常溫柔，事事體貼，我也非常愛

他；但正因他非常待我好，反成我現在的苦悶，急待請教於先生的。

我家家資原還富裕，因近年開支增大，商業失敗，所以經濟已漸漸入不敷出，近狀是很拮据。家務方面，如縫紉炊事，都是我和姑姑兩個人擔任的。我的丈夫現在河南大學醫學院肄業，他雖祇二十三歲的人，可是少年老成，頻年屢遭困躓，更磨勵得非常練達，做事很有計劃的；他常對我說，等他畢業以後，我們就組織小家庭。我自然很贊成。不過我想小家庭的夫婦是應該都有生產能力，所以我要求去求學，但是經濟仍要他負擔；現在家庭的經濟是力難兼顧，同時他孝思很重，在他求學期間，一定要我在家分他母親的勞；因此我心裏儘管疼惜他的爲全家而憔悴，想學點專技，（如看護助產）將來好幫助他，但事實如此，難以如願。假使我們現在還沒結婚，我仍舊繼續求學，決不致像現在的坐守在家愛莫能助的，因此心緒紛紜，常有一種莫名的鬱結橫梗在心裏，又呆得像啞子一樣不能盡情告訴他，於是自怨自艾的結果，使我常常嘆氣，不自覺的嘆氣，他聽了再三慰藉，答應我等他畢業後再給我進學；但同時他又說：『你要幫助我，又何必一定要這樣做？』井曰操勞，使我無內顧之憂，勤儉起家，你也夠盡職了！』我聽了很不以爲然，難道女子的智

能，祇能使丈夫無內顧之憂而已麼？我要問：先生！我們女子在小家庭地位究竟應該負何種責任？或任務？

先生！我更告訴你一點我的內心鬱結：我平素是不喜歡多談話，體質也弱（不十分弱）一切都覺得無聊提不起興趣來；可是我的丈夫他却很熱情很奮發，例如每月的信他至少有二封寄我，我却一年到頭難得有一封信給他的。他寒暑假回來，很喜歡和我談些愛情方面的事情，他書看得很多，談起來滔滔不絕；我呢，又難得開口，什麼我愛你一類的話，我以為心裏愛他就夠了，何必一定要出之於口，怪肉麻的？種種我都覺得沒有像他待我那樣的熱情去報還他，雖然他仍始終諒解，到現在還不怨我冷淡，但如果再這樣下去，難保他不灰心起來，而失望之餘，對我的愛情會減弱下去罷！因此我心裏非常焦急，他從諒解來知道我待他是真心誠意，未免太苦了他，我怎樣能使他澈底的明白的曉得我是的確傾愛他，是熱情不是冷淡的呢？換句話說，我應該怎樣表情纔能夠使他曉得我也愛他，像他的表情使我曉得他是愛我的一樣呢？

我的丈夫是研究醫學的，却不是研究心理學的，所以我身體的痛苦，他能給我解除。但是心

裏的痛苦，他不能給我完全解除。還得我自己努力。先生！請你指教！我應該怎樣修養，使我得心境會開豁，會愉快，像我的丈夫一樣。一切都感興趣？請你都給我滿意的答覆。並介紹些書籍罷。

答 女士手教，盥誦再三，惘然之情，不能自己！一來是女士對於夫婦之義，纏綿悱惻，情見乎詞。歎國風之未沫，詠小雅而傷懷。二來是記者半生書劍，未入情場，辱承明問，何異問道於盲。邇來國勢陵夷，瘡痍滿目，大仇在眼，義憤填膺，兒女繾綣之私，更不知從何說起！此非矯情之論，實係肺腑之言。女士必欲於畫眉金屋之時，低訴羅幃之際，使郎君知女士入微之愛，正如彼之愛君，此種愛情三昧，亦只能在實踐中去探索，猶人之學游泳也，要在游泳中去學，未可徒於言語文字中求之也。

惟女士下述一問：「我們女子在小家庭地位究竟應該負何種責任或

職務」有可得而言者。現在女子已由男子玩具時代解放出來；男子而果爲社會，爲國家，爲人羣服務，不營營於一身一家，則女子在其相其夫或助之服務社會，亦非僅爲一人一家之私，如娜代斯達·君斯旦丁娜芙娜 Nadescha Konstanthorwna 之於列甯，燕妮之於馬克思，有足稱者。若然，則無施而不可，在家在外，大而社會國家，小而白米紅鹽，其事一也。至於言情之書，頑鈍如愚，平生殆少誦習，無已則以歐洲二百年名人情書與現代情書二者（均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對！惟列氏有言：「青年們，特別需要生活的快樂與力量。健康的遊戲，游泳，賽跑，競走，各種體操，和多方面的知識的興趣。讀書，研究，考察，以至於盡可能的普遍。這要比那對於性的問題以及所謂「生活的充實 Living to the full」的

萬世不易的理論和討論所給與青年們的要多些。健康的身體，健康的精神！（列甯回憶錄之八二頁。上海正午書局。）由此看來，女士的丈夫能以醫學上的知識保護女士的健康，確是非常可寶貴的事；以女士之文采若能以俠骨柔腸鼓勵他擴充兩人夫婦之愛以愛社會愛國家，外抗強敵，內鋤巨奸，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勝兩人閨中之愛萬萬矣！女士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六，十五）

三二 中國的病在那裏？

沈祖光君來信

（參閱二月一日二日三日申報讀者顧問欄）

我讀先生答『中國的病在那裏？』一文中：（一）使我最滿意者，是將我文中缺短處，一一指出，使我有適從。（二）所未滿意者，題目是『中國的病在那裏？』却未說到病源，使我沒有方針。

先生疑似的以爲我是遺老遺少，其實不然：我是社會上一個超然之人。前函所述，實因對於現實的政治太不行，所以提出「君主與民主」一文來討論。因爲聯邦制未實行於中國，不知好壞；共產制亦不適宜於現代，看來止有君主與民主兩途。其實這個問題，屬於政治學範圍，政治無絕對好壞，那就不能禁止他人研究君主與民主。近來我國輿論界，不知何故，最忌談君主，一若談君主，卽爲大逆不道者！其實近代文明國家，他的國體，不是君主，便是民主，兩者必居其一。誠如先生說：「卽在經過百數十年革命鬥爭的法蘭西共和國的今日，也還有保皇黨存在。」那麼我們亦不可因爲中國從前是君主，現在改共和了，就不可以研究君主與民主。也不可因爲我是討論君主，就疑心我是與清之幼主有關係。其實中國假定要君主，中國人那一個人不可以做皇帝，而必認賊作父，虛上位以待溥儀來做，這豈不是笑話？

近代的君主國民主國，國民統統有參政權；君主所得到的，不過一點點行政權而已。然行政

權還須經議會通過；此外立法有議會，司法有審判官，君主不過一個虛名而已；與總統制責任在內閣一樣。故現代的君主，與從前以神權而極端專制的不同。現在有許多人，都誤會君主是不束縛於人民所定之憲法之下，而有無上之權威者；其實此非近代君主之國家也。民治政體，在現代可謂適宜的政體，然而在現在代議制度之下，已不能如五六十年前之滿足人意。故世界之公法學者，有很多的人研究「文明國家究以何種國體為最優良」這個問題，此亦想見世界未來的趨勢了。

先生問我「你不先說明國家是什麼，怎樣能以說明國家的好壞？不先說明政府是什麼，又怎樣能以說明政府的好壞？」我想我們要談事實，不要談理論，故不說國家及政府兩個是什麼東西。今承先生下問，敬舉國家的定義如下：「以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共同社會，衣食住於固定的領土之上，不受外力所統治，以赴共同的目的；而其間有一種有組織之政府，以其權能保護全體羣衆，而使之服從的。」這止說出一個道理來，還有數個道理來說。若再進一步，說國家的起源及由來，說國體政體，及統治權，那話就長了。所謂政府，我們當然不指聯邦政府，因中國非聯邦

國家也。我們當然不指殖民政府，因中國非準殖民國家也。我們又不指地方政府，因我們對象是在中央也。原來我所說的政府，是對我國目前的政黨政府而言之。其實國家不止一種；有個人主義的國家，又有社會主義的國家，又有共產主義的國家，我們不過抽象而言耳。此其一。

先生說我說：「國之所以立，是由人的，人之所以存在，是要生活的。」錯了！其實人羣之發生，不外生存競爭，現在的政治，將我們生存競爭的條件，統統都剝奪淨盡了，能不叫我們痛哭流涕嗎！我們認爲公共事務關於我們全體利益及行動實在太大了，無論生命財產上，結社集會上，言論出版上，假使沒有好政府，我們就得不到安居樂業。所謂安居，也可將生命財產包括進去講；所謂樂業，也可將結社集會言論出版包括進去講。此其二。

先生問我：「所謂各種制度，究是一些什麼制度？所謂都嘗試遍了，究在什麼地方嘗試過？」在民元之前，民主政治，應用於中國的呼聲甚高，結果改元後，實行民主了；到現在請問民治精神在那裏？此謂之嘗試失敗！民四袁世凱稱帝，欲恢復君主專制，而蔡松坡雲南起事，袁氏沒落。此謂之嘗試失敗！今之中央委員制，襲蘇俄之組織，而失其效能；因爲蘇俄政治組織很嚴密，而其領袖

又能集中其權力，運用裕如；而我國卻沒有他的技能，弄得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此謂之嘗試失敗。此其三。

先生說：「我們都是打戊午變政，八國聯軍，辛亥革命，洪憲皇帝夢裏這些潮流裏滾過來。」惟其滾過來，滾不出名目來，所以我不滿意！夫太平天國之革命，動機是好的！獨惜人才缺乏，除錢東平石達開幾個人以外，統不足道；故沒有成功。義和團抱扶清滅洋的主義，幼稚得可憐了！所以也沒有結果，及滿清推翻，民國成立，當時中國假使有伊藤博文這樣一個人出來維新一下子，算不定中國已好了，無如當時革新人物，意見參商，到孫文臨時總統退位，滿盤新計劃，霎時化雲煙！接着便是袁氏稱帝。不瞞先生說，我是始終信仰人材主義的一個人。先生承認一義和團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給帝國主義者一個當頭棒。這是我所懷疑的？假使義和團果真能給帝國主義者以當頭棒，則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不致作城下之盟了！須知立國於世界，有兩種要素：一是武力，一是外交；外交與武力，有相互上的關係。如今武力不及人，外交又不及人，不好好的培植人材，而只曉得貼標語曰：打倒帝國主義！結果東三省被人家攫去了！求救於國聯，國聯又不援助了！至死

還不覺悟前此之非，真無救藥！此其四。

先生說：「一班頭腦冬烘的人，動不動說什麼歷史人情風俗習慣！但我要問歷史是什麼東西？西人情是什麼東西？風俗習慣又是什麼東西？」我敬答如下：歷史是公例，又是抽象名詞；其實史的對象，是人是政治是社會變遷沿革的總統計。現今世界各國，那一國的文明史，不本之其自己的進化沿革而敘述呢？此所謂不忘本，風俗也是抽象名詞，不是說：「上之所化爲風，下之所化爲俗。」我的風俗的意義，即以「一個民族社會所遺傳養成的信仰生活」是也。如日本人之席地而坐，印度人之崇拜佛教，英美人飲食用刀叉而不用箸，中國人以前行跪拜禮而今用鞠躬，這都是風俗。人情習慣，也是抽象名詞。所謂人情，可以心理學上的意志作用解釋之；所謂習慣，可以心理學上的練習運動解釋之。例如日本人之佔據東三省，此是日本人的意志；即是日本人的人情。中國的抵抗日本，此是中國人的意志；亦即是中國人的人情。又如中國勞働界勤苦耐勞，這是養成的習慣；美洲黑奴的非人生活，亦是養成的習慣（其不人道當例外講）先生毋謂歷史、人情、風俗、習慣，是陳言。宇宙間越大問題，其名詞越是抽象。明明有個人主義的國家，有社會主義的

國家，又有共產主義的國家，而新近有一個政黨，號曰國家主義派，究竟指那種國家主義呢？又如政府當局唱長期抵抗，這亦囫圇吞棗之故了！所謂長期，究竟到何年何月？所謂抵抗，究竟用何種戰略？此都是籠統名詞。籠統名詞，在邏輯上求其合理就夠了，抽象與具體，分析與概括，似乎無關緊要的。此其五。

先生問我：「究竟怎樣豫法？所謂豫者何事？」土耳其之將亡未亡也，有凱末耳者出，召集國民救國大會，產生救國方法，馬上出兵，打退了駐在土境的各國軍隊，而復興土耳其之國運，這是我所謂「豫則立」者是也。政府屢屢說抗日，而並不抗日，屢屢說準備，而始終沒有準備，這就是我說的「不豫則廢」之意也。其實說決心，說準備，到現在沒有決心，沒有準備，就因為實際上還是一點沒有豫備，一點沒有辦法之故也。此其六。

總之：我前函所說的，實對於現實的政治太不滿意，還請先生說中國的病在那裏，用什麼藥可醫。（一九三三、二、十四）

答 來信讀悉：在未答復之先，得有一個聲明：就是前次發表足下來信

與記者的答語的那個標題，是常川駐館的編輯先生標出的，答復足下來信的我，並不能負這個責任；但是足下不要誤會記者是在規避，也並不要誤會，我不贊成這個標題。實則「中國的病在那裏」這個標題非常正確，所謂一語破的大凡我們對於國家或社會的某一現象或某種政治發生問題，一定是這個國家或社會發生毛病，如足下所謂「就是中了一凡事做起來再看」的毛病，所謂「動不動殺一個人連狗都不如」所謂「我國却沒有他的技能弄得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所謂「獨惜人材缺乏」所謂「求救於國聯，國聯又不援助了！至死還不覺悟前此之非」至勞足下喟然而歎道：「真無救藥！」這不是足下在歷述足下診斷中國病源的診斷書麼？自然足下這種診斷是「驢唇不對馬嘴」然而在足下看來，這確實是說明「中國的病在那裏」的診斷。

誰能否認呢？足下還來向我們要說明，那不是足下自己已經承認自己的說話錯誤，便是足下對於自己的說話還沒弄清楚，二者必居一於此。自然，我們有我們對於「中國的病在那裏」的根本見解，我們在辯論之中便會表露出來的，一來是足下的思想要經過好多次的洗刷，才能討論到這一問題，二來是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漸漸迫近這個問題，足下自己也會感覺這個問題的十分重要。所以我們還是從足下這次來書中抽出第一條所說的「國家」與「政府」的問題來討論，因為這兩個問題是我們在上次答復的結語中提出來的。並且這兩個問題一解決，其他各種問題，皆可迎刃而解，我先要唐突一句：足下對於國家之爲何物，政府之爲何物，還是和前次來信時一樣，你若不信，我們試來研究研究看：（一）你的國家定義是：「以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共同社會，衣食

住於固定的領土之上，不受外力所統治，以赴共同的目的；而其間有一種有組織之政府，以其權能保護全體羣衆，而使之服從。」這個定義才叫「妙」咧！「以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共同社會」這話怎講？怎樣叫做「共同社會」？一個民族的共同社會或幾個民族的共同社會又有什麼分別？台灣從前是中國國家的一體，即組成中國的幾個民族之一，那時中台是一個共同社會；後來割給了日本，便成了日本帝國之一部，即組成現在的日本帝國的幾個民族之一，所以這時的日本與臺灣（高麗也是一樣）又是一個共同社會，究竟他們所「共」者何事？所「同」者又何事？這是一。「不受外力所統治，以赴共同的目的」這話又怎講？譬如日本與高麗在現在有什麼「共同目的」可言！誰都知道日本與高麗是同床異夢，生死對頭，然而有誰能在大庭廣衆之中或在事

實上否認臺灣，高麗是現在日本帝國之一體？然而他們所「共」者何事？所「同」者又何事？又如英國的愛爾蘭與蘇格蘭，是組成英帝國本部的「主幹」，與英倫並稱三島，在表面上看來，他們是一個共同社會，實則他們的社會一點也不共同。他們的衝突非常利害，尤其是愛爾蘭，我們只要稍稍注意英國的歷史與近數十年的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史實，就曉得英帝國的三島社會就是世界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的典型，請問他們的「共」在那裏？「同」又在那裏？不但在幾個民族組成的國家沒有足下所謂「共同社會」與所謂「共同目的」，假定一個民族所組成的一個國家如日耳曼民族的德國，他也沒有如足下所說的「共同社會」。說到這裏，我們迫不得已又要請教足下：究竟你所說的「共同社會」是什麼一種東西？怎樣地「共」？法？又怎樣地「同」？法？我曉得足下一

定會答道：休戚與共之謂共，利害相同之謂同，此之謂共同社會，是不是呢？我曉得足下不會再想出比這更高明的答復。若果足下不否認，那我們再來研究一下看。日本帝國是一個如足下所謂的「共同社會」了，然而他們的資產階級與法西斯蒂專政的帝國主義的政府出兵奪取滿洲，佔領榆關，進攻熱河，而他的勞動羣衆和他的革命黨——共產黨和社會黨却集會示威反對他們的政府侵畧中國，在這種鐵一般的事實上，上那裏去找足下之所謂「共」？又上那裏去找足下之所謂「同」？又如德國，也是足下所謂一個「共同社會」了，然而他的社會衝突之烈，爲現今世界各國所罕覩；國家社會黨取得政權，馬上就用他的權力剝奪擁有兩千萬選民的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一切自由，雖然他口頭上還說什麼自由與憲法，然而事實具在，足下所謂「共」者向何處去

尋所謂「同」者又向何處去尋？反之，假使德國共產黨聯合社會民主黨的下層羣衆奪取政權，必然也要和蘇俄無產階級專政一樣地鎮壓反革命才可保障革命勝利。在此種情形之下，足下之所謂「共」者，做何解釋？所謂「同」者又做何解釋？由此以談，足下所下的國家的定義，實在不能成功一個比較合乎事實與邏輯的定義，不但說不上什麼定義，連文句的本身都要發生邏輯上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對於足下的「國家」的定義的批評。至於足下所下的「政府」的定義，也是一樣的矛盾！足下說：「而其間有一種有組織之政府，以其權能保護全體羣衆，而使之服從的。」我們不要談理論，也不要談歷史，更不要談事實，只就足下定義本身來商榷一下就夠了。既然上邊說「赴共同目的」，那末，大家都是情願的了，只要用國家的政權「保護全體羣衆」就得了，爲什麼又要

「使之服從」呢？所謂「使」是怎樣「使」呢？是用法律來「使」呢？抑用警察來「使」呢？或是用軍隊來「使」呢？足下在這一點明明露出馬脚，並且不敢坦白地說實話，我給你說罷：「使」就是鎮壓，強迫的作用！我們再向下問：所謂「使之」者，究竟使「誰」呢？又誰來使呢？這其間就明顯地烘托出一個自古及今人類鬪爭的一部鮮血而慘痛的歷史畫圖！而足下不知也！或明知而故昧之。不知，非足下之罪，知而故昧，吾將不能爲足下諒矣！由此觀之，足下所下的政府定義，又是不對！至於足下之「所謂政府，我們當然不指聯邦政府……是對我國目前的政黨政府而言之」，更是東拉西扯，我們問你什麼是政府？你却說這個政府，那個政府，對於政府本身之爲何物，僅以「以其權能保護全體民衆而使之服從的」一種不着邊際而幾乎不成詞的十數字了之，那真令我們失望！老

實說，足下且慢發議論，最好研究研究現代政治學再說。至於什麼「心理學上的解釋」咧，「社會主義的國家」咧，現在還談不到。深感足下不恥下問，故率爾以對。他日有暇，將再把來信其他錯誤詳細指出來討論。今天就此擱筆罷！（一九三三、二、十五）

三十四 同情於任望月君的自殺觀

朱次循君

讀本月五日先生答復任望月君所問：「我的自殺觀對否？」我覺得先生的思想，未免有點貴族色彩，根本沒有想到自殺人們掙扎的痛苦，完全立在有階級的地位唱高調！我以為自殺，固然不是人類向上的心理，不過我們要推想到自殺的動機，根本要歸咎於社會制度的不良。像任君所說第一種的自殺，先生所反對的理由是：「一個人只要有健全的精神與思想，就是他是瞎子，跛子，都有他的工作效能，都有他盡力於社會的機會，若果因為身體不健康，而太衰弱了，便要自殺，老實說，中國人總要自殺一大半。」這種理由，當然不差，但我要問先生健全的精神與

思想，是不是要有相當的培養？這種培養的方法，是不是仍舊要社會的力量去造成？第二，瞎子，聾子，跛子，都可盡力於社會，試問怎樣盡力？有沒有盡力的機會？去年我親自看到一個孤苦無依的殘廢者，不能進殘廢院請求撫養。殘廢院拒絕的理由，是人數逾額了。試問這種殘廢者，叫他怎樣去奮鬥？任君所說第二種的自殺，先生所反對的理由是：「黑暗的奴隸的生活是壓迫社會與不平等的社會的一種黑暗勢力形成的，要打破這種黑暗勢力，非結合社會上極偉大，極堅決的革命力量，並蘊蓄着極悠久，極寶貴的鬥爭的經驗，並挾有極堅強，極穩固的戰爭組織，不能達到成功。」話是對的，不過我以為奴隸生活的人們，假使有如先生上面所說的精神，毅力，勇氣，那末他早脫去他的奴隸生活了。先生，你要曉得黑暗的奴隸生活，的確有像任君所說的「要反抗衝破，但又是不能呢！」我以為掙扎不脫的黑暗的奴隸生活的人們，假使有勇氣自殺，未始不是大流血的革命。照現在政府頒佈了禁蓄奴婢的禁令，是不是中國就此沒有奴婢了，假使一個未成年女孩給人家買去做婢女，試問叫她怎樣的反抗，怎樣的衝破她的黑暗的奴隸生活呢？再加上不良的風俗和習慣所造成的環境，我可以負責的說一句，決得不到旁人同情和援助，因為受不

了這種非人生活的痛苦而自殺的，事實是很多很多，我們不能說這種自殺是奴隸對主人無條件屈服之最「澈底」的一行爲，我們只好歸咎於社會制度的不良罷，而且反抗與衝破的動作，事實也沒有這樣的簡單，像從前美國林肯總統的解放黑奴，他經過多少的困難，被解放了的黑奴一時尙要感到無所歸宿的痛苦，所以要反抗衝破黑暗的奴隸生活，並不是靠個人的力量好去做。

像任君第三種的自殺，先生所反對的理由是：「一任君有什麼可以引起人家同情的學識與才能，配得上駟馬高車，豐衣足食，驕妻美妾，解決任君的苦悶和空虛。」理由是很充分。我們現在並不是自負，也不是責人，像現在社會中學識才能比較我們低的尸位素餐在那裏佔着優越地位的人，也未始沒有，不客氣的話，假使像記者先生的人，也算不得人材，也不能說庸材；假使你失了業，受了窮困，你的職業，是給一個會拍馬屁的交際的庸材搶了去，那末，先生，你誠懇的對我說，你樂觀不樂觀？你苦悶不苦悶？到了那個處境，恐怕同情於先生的還要減少，先生也只好詛咒着社會制度的不良罷！假使先生到了這樣處境，還有良好的奮鬥途徑，請說其詳！那末懷着高上學

識與才能的人們，得不到上進的時機在那裏潦倒，都要尊先生爲社會人羣的領袖了。我們並不是要學希臘的斯多噶學派 Stoicism 來贊成自殺，曾經我也塗過幾篇什麼弱者的呼聲，青年的煩惱，我的人生觀；不過我總以改良社會制度來做結論；自殺不一定是弱者的表示。所以在沒有程序的社會做人，處處有自殺的危機，救濟這種危機非從努力的改良社會制度不可。怎樣的努力改良，我可又不敢說了。先生不能來提倡自殺，我們所希望於先生，有怎樣的方法來消滅自殺？問題是越說越遠，範圍也擴大了，就此住筆。先生以爲有討論的價值，我們就在讀者顧問欄內討論一下。

答 因爲我們答復「任君望月的自殺觀」引起足下一大篇的大道理；足下對於我們反對任君三條自殺的理由，一方面表示贊成，一方面又表示反對。道理雖然是一大篇，然而歸納起來，不過是你們反對自殺的理由都說得很對；但不應該責備自殺的人，應該根本歸咎於社會制度之不良……『祇可詛咒着社會制度的不良』『以改良社會制

度來做結論，『非努力的改良社會制度不可。』我一看你的標題，以爲足下的見解或許比任君要高明一點，讀到末了，才曉得足下是一位『努力的改良社會制度』的改良家。這位社會改良家罵我們不該責備任君自殺而忘却社會制度的不良，那是瞎話；惟其我們處處從積極方面顧到社會制度的不良，才拼命地反對任君的消極自殺觀。我們不但是要像足下那樣『社會改良家』，要求社會制度的改良，而是要積極去做。××××××××××××××××。我們不但咀咒社會制度的不良，並且要處處明白牠的不良的所在。××××××××××××××××××××。足下所說的『所以要反抗衝破黑暗的奴隸生活，並不是靠個人的力量好去做，』意思好像說我們反對任君自殺觀，就把反對與衝破這黑暗的奴隸社會的責任，責之自殺的某個人，而且看事太

易，那是誤會。假使你若注意我們前次答復任君的下面幾句話，那你就
 不會把我們看做看事太易的人了。我們一則曰：『要知道黑暗的奴隸
 的生活是壓迫社會與不平等的社會的一種黑暗勢力形成的，要打破
 這種黑暗勢力，非結合社會上極偉大，極堅決的革命力量，蘊蓄着極悠
 久，極寶貴的爭鬥的經驗，並挾有極堅強，極穩固的戰鬥組織，不能達到
 成功。』再則曰：『你要想衝破奴隸的網羅，你就得拼死命，就得和這種
 勢力××，一毫不讓，前仆後繼，××總有××的日子，若終日幻想着奴
 隸的地位的解放，而又不敢和××做生死的××』那便是『所持者
 狹而所欲者奢。』那末，你所說『並不單靠個人的力量好去做』的話，
 是無的放矢了。然而我們雖不單靠個人的力量去做，我們確要集合個
 人的力量而為極偉大極堅決的革命力量。換句話說：極偉大，極堅決的

革命力量便是從極渺小，極微弱的個人力量結合起來的；沒有個人的積極的革命力量，那裏來羣衆的革命力量？所以我們對於個人抱有消極自殺觀點的青年，總要想方法打銷他的消極的自殺的心情，鼓勵他的積極反抗惡勢力的革命精神，區區之意，如是而已。我們這種反對自殺的積極革命觀，自然不合足下改良派的口胃，既贊成個人自殺，就勸人自殺好了，爲什麼又要勸人「從努力改良社會」做起，天下能有已經自殺還能復活起來改良社會的死屍嗎？豈非怪事？老實說罷：你要勸人自殺，就不要再談什麼改良；不然，那你就是在說空話。至於你說記者「未免有貴族色彩」，又說記者「完全立在幽間（或係「有閑」之誤）階級的地位唱高調」，反對人家自殺是「唱高調」，那末，贊成人家自殺又唱的什麼調呢？反對人家自殺是立在有閑階級的地位，那末，

贊成人家自殺，又是立在什麼階級的地位呢？你說，「假使有勇氣自殺，未始不是大流血的革命。」這算是聞所未聞的奇談！自殺也是一種革命，那無往而不革命了！既同屬於自殺，你又說誰有勇氣，誰沒勇氣？那末，祇要自殺的人，都是規規矩矩的革命黨人了，那末，上海灘上每天都
要發現幾個自殺的革命黨人，因為年底過不去而自殺的某皮貨店老板，也是一個革命黨了，因為他做過一次如我們朱次循先生所說的「大流血的革命」！天下滑稽之事，甯有過於此者！我們的討論當然是對已成年或已有相當的知識與能力的人說的，「一個未成年的女孩，給人家買去做婢女。」這種問題，當然又當別論；然而假使她有能力的寫信來問我們，我們還是要這樣地回答她。你不要看輕了婢女，她是偉大的羣衆的一份子，她們若是有了組織，團結起來的話，真足以致主人的死

命。萬事總要不自殺才有辦法。若要自殺，則萬事休矣，還有什麼討論之餘地？就是任君的自殺觀的討論，也是以不自殺為前提，不然，「所謂女安則為之！」嘵嘵何為？還有一件在這裏鄭重地提出來說一說做個結論罷。任君說「要反抗衝破但是又不能呢，」這實在是下述的兩個錯誤觀念形成的：（一）他把反抗衝破這種惡社會的責任認為不是個人所能為力的，我無力反抗，還是自殺了事；自然，這種反抗事業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為功，然而却要從個人的力量做起，集合起，所謂「涓涓之水，可成江河，」任君不顧到此，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二）社會的惡勢力太厲害，若要反抗牠，衝破牠，實在太難了，不如一死了之，所謂「一瞑而萬世不顧，」這無異對壓迫的社會，黑暗勢力說：你不要兇，你所曾惡的，不過是我這個人，我今自殺了，你該心滿意足了罷！手裏拿着手槍，不

敢去打他的敵人，反而替敵人消滅反抗的種子的他，這裏我要插敘兒時一件故事做個譬喻：祖母告訴我，山上有個野獸，名兒忘記了，牠雖沒有老虎獅子大，却百獸見之震恐。有一些獸類見了牠，不但不敢反抗，連跑也不敢跑。自己走到河邊喝些水，腸子洗滌淨了，跑到那個異獸那兒，給牠吃。今之消極自殺者，得無類是？這更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足下又有何說？願再聆教。再者足下說：「假使像先生的人，也算不得人材，也不能算庸材。」那是足下客氣話。老實說，記者的確是個庸材，絕對不是什麼「人材。」你又說：「假使你失了業……你樂觀不樂觀，你苦悶不苦悶？」這話我不能對你表白我的生平，也沒有對你表白的必要。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假使果真如足下所說，失了業便苦悶，苦悶便自殺（這自然是推論足下之意）那我早已要得膨脹病死了，連自殺都等不及。噫

談不覺又佔了如許篇幅，抱歉得很！（一九三三、二、十六）

三十五 怎樣奮鬥？

陳君來信

前日看了先生答復任月望君的信（自殺問題）後，我還有不明白之處，敢請先生再指示一下，因我也是時時懷着『自殺』這個念頭的。

我是一個商店中的學徒，終日過着奴隸的生活，（這種痛苦的情形，我不知道要如何寫法纔好，總之是非常痛苦的！）除了「自殺」還有什麼辦法呢？（我也知道奮鬥，但不知如何奮鬥纔是，一旦我和黑暗勢力戰爭，我馬上有失業的危險，就是饑寒的危險。）

先生既說：「自殺」是懦者可恥的心理，應該和黑暗社會奮鬥戰爭，但不知先生能告訴我們一個「怎樣鬥爭的法子否？」

答 你的信雖然說得很簡單，然而問的話却是極有道理，先就一般的情形答覆如下：（一）學徒要想改良生活（一切職工都是如此）必須

要祛除一個舊觀念，即只從個人或本身着想的舊觀念。現在的社會是常有這一人羣與那一人羣對立的狀態。店東之所以敢於虐待學徒，也就是上述那種狀態表現之一端。爲今之計，做學徒的一方面團結大家的力量爲社會全般平民謀幸福，一方爲店員或學徒本身謀生活的改良，對於店方作各種合理的要求。我們曉得青年店員，人人不但感受物質生活的困苦，並且感覺得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那知識慾望的滿足之迫切的需要。學徒們應設法自己進行這一教育工作。此點若果辦到，然後才有其他奮鬥可言。若大家只從個人着想，或許你也會有機會可以脫除店員或學徒的地位，爬到店主人的地位，此則另一問題，非記者之所願聞，亦非記者之所敢知矣。

三十六 慈善事業

劉文俸君

世界急進的輪子陷在失業的洪流中了。輪子儘管前進，失業洪流却像瀑布似的在奔流！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人們應該好像大患臨頭似的有所顧慮，雖然這不能立即解決的一件大事。大暴發大毀滅將在目前，不僅是日本人的飛機和槍砲驚破了人們的迷夢，目前的危境人們也應自驚而起的！

上海是活的力流轉的社會，也是瀑布奔流的最急處。我們不能再迷信繁華的都市的活的力量會灌活人們的鮮花，也不要夢想不能實現的憧憬！了解社會，要向社會的深處瞻暗處瞻！深暗處確蘊藏着推進歷史的輪子的最大的力！

這深暗處儘有的是失業者。先生，讓我們瞧瞧我們困苦的同胞和他們的被救與否，在滬南有幾個庇寒所設立，在冬天是慈善團主辦的。這當然是我們困苦的同胞庇寒的場所。所裏平民是滿壓壓的，還有許多職員擱着怒臉爲慈善者施幸福。他們是否能盡心盡力地完成他們的使

命，我這裏不說，但他們驅使平民的鞭子却常握在手裏，去年召平民來今年揮平民去，雖然來時去時是一樣的酷寒（據說庇寒所將於現在酷寒的時候解散，或者已經解散了）現在春雪紛飛，冷氣不下嚴冬的時候，在馬路上街口裏，又能看得見我們困苦的同胞了！

先生，社會上少數人享受不作工，多數人民成爲難民。幸而還能托「有錢人」的福能稍庇寒凍，但是「來時去時是一樣的酷寒，」我真不懂慈善者，也是有錢的人，爲什麼一定要我們這班困苦同胞嘗受些大雪紛飛下寒冷的酷點！富人對貧者施慈悲，貧者應有何等的感激，但是出庇寒所時的大雪又打寒了他們感謝的熱心！

我要問先生的在下面：「現實的環境將有大毀滅，失業者便是其中的中心，而失業的問題也要俟毀滅後始能解決。慈善者的施善不過是調和劑，」我這個猜想和預料是否正確？先生對於失業問題有何意見？并對於現今慈善者的態度有何評言？這都是我所求答的！

失業問題是凡百問題的先決問題，慈善問題是失業問題的產品。這都是重要的，請先生多所創論！

答 足下所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可說是現社會之最中心的問題，謹就所見，答復如下：（一）失業是現社會的一般現象，也就是現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之必然的結果，這個問題在中國固然是非常嚴重，在歐美也是同樣的嚴重，誠如來書所云：『現實的環境將有大毀滅……失業問題也要俟毀滅後始能解決。』不過這種毀滅只是少數的人羣的毀滅，即舊制度，舊組織中單享受不作工人們的毀滅。（二）我們對於慈善團體的態度也和足下一樣，因為慈善團體，給牠一個最高的評價，也不過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老實說，人到了失業沒工作，沒飯吃，沒衣着，並且眼睜睜地看着老婆孩子『啼饑號寒』，那除了去做賊做匪，還有何路可走？不過我們却是一樣地反對，為什麼呢？就因為這種行動不能解決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本問題，並且使一般貧民『流氓

「化」結果，失却了革命性，倒反成了前途的大障礙，因為他們的生活浪漫了，變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上海的現象表現得非常明顯。足下說：「慈善團體是失業問題的產品」是對的；然而若說「失業問題是凡百問題的先決問題」，那就有商量的餘地了。因為要解決失業問題，不能單就失業問題本身着想，就是說失業者大眾的眼光不能只注在經濟的鬥爭，尤當注在政治的鬥爭。（一九三三、二、十九）

三十七 奮鬥的路徑在那裏？

海門江定遠君

二月五月先生覆任望月君的「我的自殺觀對否」一信，極佩卓識，誠然的，自殺只是卑怯，可恥的，一種逃避者的行爲，如果我們不會忘卻人類的責任的話。但是先生，問題又來了：原來我們在這社會主義未實現以前，現代的社會是具有連環倚賴性的，你看，無論政商學界，他們都須具有一種關係，或大力的薦保，才可一登龍門。尤其是貧苦的子弟，好容易盼到成年，便爲饑寒所

迫，僥倖的託人薦得了一頭生意；在父母呢，固然是希望着兒子向上，賺錢或者衣錦榮歸！而在一方面又誠如任君所說的「有一種神經過敏的人，」不，我認爲這是一種頭腦清醒尙未麻木的青年，這樣便很容易感覺着壓迫窮困的痛苦。他不慣現社會的黑暗，和人類的慘酷，他開始着奮鬥了，開始着爲全人類奮鬥了！但是，上面說過，現代的社會是具有連環倚賴性的，假如他與一切惡勢力奮鬪着的話，無疑的，他的地位，他的職業，便也從此打破。他將從此加入失業者的團體，他的四週，是怎樣不斷地譏諷和蔑視！他的家長，是怎樣地責罵和痛心啊！他在這樣夾攻的環境裏，往何處去呢？重找職業吧？不能得資本家的垂憐；歸家吧，又是家無遺產。好，還是奮鬪吧！但奮鬪是不能枵腹從公的，環顧國內，又沒有堅強的奮鬥團體可以加入。社會還是黑暗，人類還是慘酷；他於是將更感着生活的苦痛，和奮鬥的失望。一切的一切，將更迫使他趨入消極的自殺之途！先生，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後顧可危，和徬徨着不知奮鬥途徑的青年，雖然我的職業尙未脫手，但我總覺個別的行動，在沒有得到援救的辦法以前，是徒然的犧牲了眼前的職業。（自然有產業的奮鬥青年除外。）先生，你看怎樣呢？也許你要卑視這種觀望的態度，和坐而得之的心理，然而事實

如此。我極盼望着先生能明白的爲我們窮困的青年指示出一個奮鬥的真實途徑！

答 我們對於『自殺』問題及對於『奮鬥途徑在那裏？』的問題的意見已散見以前對於各讀者的答復中，若足下留心細看，必可於字裏行間，得到我們對於此等問題的真實意見。足下所問，已無答復之必要。惟有兩點須鄭重爲足下告者：今日在奮鬥的，並非僅足下個人，許多人沒有出路，許多人在奮鬥，這力量是非常偉大的，你沒有看見許多人的力量，就覺得一個人孤立奮鬥，力量非常單薄，前途沒有什麼大希望，那是錯誤。這是一。自然與惡勢力奮鬥不是好白相的事體，就是你死我活的事體，若果，你怕失業，怕復枵從公，那你只有天天拜倒在惡勢力的脚下，求升斗之粟以自活兼活其妻若子，還來說什麼奮鬥？你只管顧你『眼前的職業』好了！這是二。總而言之：若果我們與惡勢力奮鬥，眼光只

注在一身一家一地方一社會各自爲戰，不知團結，那就必無成功之理。而且與惡勢力的鬪爭，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些失了業的反抗者（或因失業而反抗，或因反抗而失業，一也）與生活近於失業者或與失業者同其利害的人做的，絕沒有（至少是百分之九十九）有錢有勢的人還來和惡勢力奮鬥，或是還未奮鬥，先請個職業保險公司保你的險，那豈不是笑話？足下所謂『自然有產業的奮鬥青年除外』這話怎講？足下曾見過多少『有產業的青年』能以做堅決的奮鬥的？並且所奮鬥者究屬何事？願有以告我。（一九三三、二、二十）

三十八 『無路可走』

鎮江吳君來信

這裏我抱着無限的熱忱，最高的希望，忍着痛，含着淚，將我近幾年來所受到的重重的壓迫，告訴給你們聽，然後再提出一至要的要求，望先生們接受。

我八歲上學，十四歲小學畢業，這六年是我最幸福的時期，自此以後，困難來了。那年秋季，糶糊裏記不起是那回的內戰，降臨到我們小小的縣城，於是我先受其賜，輟學避難鄉下，連去帶來，足足有三月有零！因此，是年秋季一學期未曾入校門一步，心雖惜之，但總以為明年之春仍可繼續求學，又誰知橫禍到來，我家中祖父母等皆要我到上海某糖行去做學徒，決不許我繼續求學，因為吾鄉習俗，素視學生為非正當之類，正當之類何則？學徒出身之商人耳！某人假如有一十五六歲之青年，尚在家中或在求學，則必竊竊私議。我祖父母及父母等亦深中此毒，定要我去。我當時反對極烈，曾提出種種理由來解釋，和拿種種的消極的話去恫嚇，我這樣拚命堅持三月，終於敵不過四面包圍的敵人，一方面又退一步想，做了學徒後，夜間仍可去受教育，仍可為社會努力的，於是，我屈服了！

那年到上海後，誰知非但夜間不能求學，即商業亦不由你學，祇是要你措桌抹椅裝煙奉茶！雖說勞動神聖，然這樣給刻薄私利的商人成日成年作無意義的奔波，對社會既無什麼益處，我是不能耐的。輾轉思惟，非走不可，但既走之後，何能對父母？沒法，我就投河自殺。（先生們恕我那

時意志薄弱)但又經人救回家中。我那時真是慚愧無地,幸而父母知我苦衷,允許我繼續求學。我當時大喜,在去年秋季考入甯波初中一年級。豈知不滿一年,又有意外發生。最近我父娶了一妾,父錢皆在妾手,竟拒絕學費。但我想出以至誠,苦苦懇求,必蒙允許,可是經過三四天大爭執,結果毫無效果!

我經數日夜的長思,覺得除自殺,別無出路。但,自殺非但對不起這在被壓迫下的社會,並且也對不起家庭父母;非但諸位先生要說我太沒有奮鬥精神,就是社會上也會冷冷的笑你熱的罵你。可是,先生們,我將如何找出路呢?

聞上海味精廠吳蘊初先生有清寒學生補助金之設,可是,中學的失學者是無權過問的,這我是很奇怪!難道大學生畢業後能夠給還或捐助,中學生就不能嗎?難道大學生能勤苦努力,中學生就不能嗎?雖說這是慈善事業,錢是人家的,我們沒有過問之權,但我總不能不奇怪。

這裏,我敬向先生們作一個熱烈的要求;就是先生們,都是對社會很努力的而對於我們這等(初中的失學者)既不願徒供無恥商人奔走,又無能力求學無法找到相當職業的可憐青

年，也總會同情的，懇求諸位能否發起一個清寒中學生補助金，並請即以本學期開始，來救救我們這等無路可走的青年？

諸先生若能允我之請，則我將來願效犬馬，終生奴僕，爲諸先生效力，這話難免有點——「無恥」，然情急之中，確有此種沉痛的情緒。

燭殘夜深，手顫墨乾，此心如麻，成與不成，皆在先生之覆信！

答 你不願學生意而願讀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然而你學生意時，實受店主人的虐待，使你深切體認到這種社會的黑暗，學徒社會之真實的苦况，就這一點說，於你實在有莫大的意義。至於你在家中受了父妾的阻撓，不能繼續求學，雖然你暫時感到痛苦，然而你因此益發要覺悟現在的制度非打破不可，就這一點說，於你也實在有莫大的意義。假使你一帆風順，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留學生，而博士，那你連現在這一些些沒有深切明瞭的意識的反抗情緒，恐怕都

還沒有。你不要灰心，這種經驗與教訓非常寶貴，比你在學堂正式受些例行的功課要受用百倍，這是一。上海吳蘊初先生清寒學生補助金之設，只限於大學生，中學生沒分，是否如此，不得其詳。即使如此，也毫無足奇。一來是清寒的大學生究比清寒的中學生少，救濟比較容易；二來是一般慈善家難免都抱着人材觀念，大學生可以深造，故樂於栽培；三來是一般工業資本家需要工廠中高等技術的專門人材，自然只能顧到清寒的大學生。這不過是記者局外揣測之詞，當否不敢知也。專為清寒的中學生籌設補助金，在某種意義上原來也是一件應做的事，然而以如許之多的清寒失學的中學生，若一一代籌補助金，確極困難。在現有的政治的狀況之下，怕是不可能。無已，還只有請你先委曲一點，仍然到上海學生意，再想法讀書。好在本館現已為一般青年店員設有流通圖

書館，大家都可借書看，未始不是清寒的青年一個機會。若果你善於利用這個機會，一面學徒，一面讀書，那真比進中學校好！自然，一個學徒要想偷閑讀書，非有極大的奮鬥精神不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九三三、二、廿一)

三十九 出路在那裏

武進黃汝成君來函

編者先生：鄙人有一個很嚴重的疑難，要請先生費神解答。詳情如下：譬如一個人在萬不得已的環境下，要想棄掉一個不願亦不必久住的家庭，向外面遠走。然而這一個人年幼識少，離開了家要想尋一個棲身之所，竟至徬徨歧途，莫知所從。這一個人雖有書算的種種本領，却苦於沒有相當的人家要他。這一個人又有一個強健的身軀，要想去當兵——最好是去當殺外來的敵人的義勇軍——去效命疆場，又苦於沒有一個路子去達到這個目的。這一個人又有很多的力氣，要想去當工人，也苦於沒有一個路子去達到這個目的。即使工作的路子有了，人家一定因你

從來沒有做過這件工作，不要你這生手。那這個人除了求乞和自殺以外，還有什麼路子走呢？編者先生，鄙人現在將要等於這一個人了。我這個家庭無論如何一定要離去。然而出路呢？我費了幾天功夫絞腦子，挖心血，想盡這一個疑難問題，都不能解決。我是久讀貴報的，深知貴報貴欄是社會人羣前進的導師。所以不由得將這個嚴重的疑難來請求解決！懇請先生不要問爲什麼要棄掉這個家庭的緣由，也不要問有什麼一個萬不得已的環境；只要對於離開了家庭有沒有一個生存的地方——解決衣食住的地方——就是『當書算工作的路子——要供給膳宿的——有沒有當兵的路子——要供給膳宿的——有沒有當工人的路子——要供給膳宿的——有沒有……其他的路子有沒有』的一個問題；作一個切實的答覆，以解決我這個很嚴重的疑難問題。

答 來書文字均清晰有力，足見足下是個勤奮有志的青年。你所問的我們先簡單的答覆一句：書算工作的路子也有；當兵的路子也有；當工人的路子也有；其他的各種路子也儘有。可是一樁路子雖然儘有，却不

是你一到外邊，便可一腳踏上去；第一，你要有冒險的精神，大着膽兒，先離開那個牢籠——家庭——再說第二，又要具有百折不撓的堅決的志趣，不然的話，稍微受點挫折，便爾怨天尤人，唉聲嘆氣，或是抵不過環境的壓迫，頓萌消極自殺念頭。自己覺得沒有這種志氣，那就不要輕於一試。本欄記者只能就社會的情狀與理論的根據聊貢所見，可惜，我們這兒不是職業介紹所，也不是招兵買馬的大本營，更不是收納雇傭工人的工廠，真正的『切實答覆』那可就難了。（一九三三、二、廿三）

四十 爲什麼青年不愛讀書？

塘沽郭子珍君來函

記者先生：有許多難題在「讀者顧問」欄，都蒙先生解決了，我現在有一問題，請先生費些心思，詳爲解釋，不勝感盼。我常聽說有許多青年，因家境不好，想讀書而不能，從來沒聽見有人供給而不肯求學深進者，但是我的兄弟，便是這樣一個人。他上有父母，兄二姊一，下有一弟，兄姊都

受過高深教育，父及長兄全遠在新疆省作事。他今年十六歲，去年夏季畢業於北平市立中學，投考高中兩次，全未取上，我很替他憂慮，但是在外作事，也不能天天當面教導他，乃屢次與他去信，囑伊不必灰心，好在年歲尚幼，努力預備，今年夏季再考；有時我回家去，懇切告訴他說，一個人必須有豐富的常識，將來才能夠謀生，這些常識，在學生時代，要由書本裏得到並舉了許多名人，少年受了許多困苦。後來對國家對社會作出了驚人的貢獻的例子，他很以為然。但是我一走了家裏只有母親和他的正在求學的姊姊，教導他只是不聽，心思浮躁，不去溫書，感覺在家庭裏沒有趣味，有一次他竟自動的從軍，後經設法，始又回家，伊於我來信，謂願半工半讀，或代謀一事，我知道他是不願意讀書所以沒有給他找事。我總盼他，趁現在有人供給的時候，求得高深學問，或學得專門的技能，將來做點大事，所以勸他寶貴伊的青年時代，下些苦心，求得真實的學問，將來不愁沒事作的，但是他似乎仍不覺悟！我現在求先生代為解答的數點如下：（一）他環境許可他讀書，為什麼他感覺讀書沒趣味，願意謀點事作？（申報月刊關於青年煩悶的問題那篇文章，我已看過）（二）我如何使他改變他的謀事的心理，繼續求學？（三）是不是可以允許他的要求，謀點

事作以上三點，希望先生代爲費心解答。

答 來書所言關係現在教育問題者至鉅，謹就管見所及逐條答復，藉資商榷。(一)這裏包含着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中國學校教育的問題，一個是中國家庭問題。這兩個問題或同時並存，或僅存其一，均足使青年「感覺讀書沒有趣味，願意謀點事做。」中國的家庭還是承襲手工業時代的大家庭制度，到了現在已經是弊病百出，然大多數尙不能破壞這種組織。大家庭之中，經濟權及一切家事處分權完全操自父母及長兄，子弟沒有一點過問之權，尤其是在長兄的權力之下討生活，因爲嫂嫂這一關難過，往往因小叔求學而發生經濟問題的爭議，或避着丈夫專與小叔以難堪，或在枕邊教唆丈夫，或設法阻撓，在在均足使青年學生灰心，打擊他的求學的興趣。記者此言並不是對於尊府家政有所

武斷，不過泛言中國家庭的普遍現象，幸勿誤會。這是一。中國的一部分學校，也和中國的家庭一樣，都是戕折青年的地方。第一是教授不良。他們祇會叫青年「讀死書」「死讀書」牠們除了課本便沒有教育。即此一端，已足使青年變成槁木死灰。況且中國學校的課本又都是禁錮青年思想，戕害青年心理的毒物，青年憎之，惡之，厭棄之，正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其罪祇在中國的學校，換言之，即中國不良的教育，而不在青年。記者常言「假使你要去考察教育，你祇要於學校當局的不經意中，偷偷地跑到他們的教室旁邊一下，看那個教員上堂，學生個個都精神百倍，興味盎然的聽着，看着，那這個教員就是好教員，他的教授法和教材一定可取；反之，學生十有八九打磕睡，或在那兒偷看小說，那這教員一定是個飯桶，一定是個陳死人，倒不如乾脆一點，讓他們看小說有益。」可惜

中國的教員大半多屬於後者。這裏我們所談的教育祇是就現在社會的立場而言，還不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說話。足下平心一思，我都是打這種萬惡的學校出來的，這種教育焉得不令青年喪失他們求學的興趣？以如此之教育去葬送青年，反不如讓他到外邊做做事，或隨他的興趣，去找一種職業，親自嘗一嘗人生之路的滋味，轉為有益。(一)若果你真要「使他改變他的謀事的心理，繼續求學」一定要根據我們上邊所說的去研究你們府上的家庭關係與你們貴地的學校教育，或是力謀改善令弟的家庭的環境與學校的環境，不然沒有別的辦法。談到這裏，那又不是一人一家的問題，而是社會政治的問題呀。(二)依我們的見解，已如前述，贊成你「允許他的要求，謀點事作」，假使他出自心願的話，不過這也有兩點要注意：果真他是不滿意於家庭的生活與

學校的教育，預備以工兼學，一面做事，一面自修，那確是有志趣的青年，應當竭力成全他。若果因爲看見父兄在外做事有錢用，有衣着，有勢力，有地位，自己眼熱，也想借着父兄的情面，去謀個一官半職，安富尊榮，那就要不得。據我們看來，令弟不是這種人，而是一個有志趣的青年，看他「自動的從軍」這一舉便曉得了。至於足下的教育觀——這些常識在學生時代，要由書本裏得到——我們也不贊成。我們敢斷言，學生時代的常識絕不是由書本得到的，而是要從他們學校的實際生活與打入社會的奮鬥生活的過程中得來的，書本上的知識是死的知識，無用的知識，明日黃花的知識，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知識，才是新鮮活潑的有用的知識。在書本上去說軍閥賣國，不如在五卅運動中領導學生去反對曹陸章所得到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知識；在書本上去說明帝

國主義不如在五卅運動中，領導青年的工人學生去反對帝國主義所得到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知識。美國的實驗主義一派的教育家所號召的教育也是反對書本上的死教育，所謂「教學作」三位一體的教育，這一點是我們應當學的，譬如你要講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史給你令弟聽，最好讓他到榆關或熱河去參加一次作戰，或到上海來看看淞滬一帶的「二二八」灰燼。先生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二、廿四，廿五)

四十一 做工和戀愛

本埠章影君來信

編者先生：我現在是一個國貨工廠的工人學徒。爲家境清貧，童年讀書，間多輟學，但幸終能小學畢業。於卒業後在內地商店學業，生活當然不足與我以滿意。去年冬，我因種種之環境，而來滬謀業，在意非所思中，就做了一個工人的學徒，工時勞力，工餘勞腦，文武兼之，迄今三月，嘗有人

譏我以做連工人還不如之工人奴隸，猶自處之安閒是幾多無聊無謂我認爲這類與我無關之譏罵，無意識之譏罵，可絕不加以回覆。在家鄉，家庭，朋友，親戚，誰也想不到我會做工來，並且尙多有加我以贊詞的說：「像你的勤讀，老天不負苦心人，現在你到上海，是幸福了！幸福了！」每看到這樣言語，我恨書讀少，不能運用極酸痛的字句，來表白我的生活，以及用心，對於我本人，自誇會未依賴家庭，親戚，謀生活，而能以堅苦自立，中心原自寬慰；但每忖做工終非長計，非特我家庭聞之傷痛，在我之另一朋友知之，我倆必將傷失終身幸福。每念及此，心殊良痛，此所稱爲另一之朋友，卽我之終身伴侶。男子每於相當年齡，均皆欲愛；我亦當不例外，試述之於先生！在內地商店學業時，店東之女，由日常由我之行動，才能給伊以考慮；進店後半年，她就與我以愛。我當時很驚喜，有這豔遇，因對於她之一切才貌，學問，均足使我喜悅。半年友誼之愛經過，於去冬，每夜她來告訴我，說她曾與母親商量我倆婚姻問題，却喜老人家並不反對，惟以父親之舊思想，「養女望高門」，倘你或能職位上找一較好之工作，則此婚姻不難成就，可以握定。她對我是這麼說。本來，我於商店之生活不慣，商人種種舉動，良使我以不滿，在聆她言語後，我隨就告以「我決改變工作。」我

說改變工作是極有把握，因預早由朋友推薦，在滬上已找到練習生位置。『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爲患病故而僅遲到五日抵滬，至則該練習生位置，已爲該廠股東所薦之人充任；於焉，我毅然改充工人。我對她極端抱歉。她每次來信，都萬分表示情感熱烈，且述父親已允，惟須待升至職員後始可正式訂婚，最遲期限兩年。此信寄來已一禮拜，在本禮拜內來催我回復信凡二次，我躊躇久之，擯棄，除非我終身不娶；否則，再難找到此種合格女子。天下好女子儘多，但怎肯下嫁無才無財之窮男子？何況她並未負我，而更從未有因清貧而輕賤我，有時尙以經濟幫助我購買書籍；這種種，擯棄何忍？許她條件，她父親爲人，平日我深知，言行從無絲毫更改限我須於兩年升至職員，以我才學，僅讀書六年，中國社會之人浮於事，我想達到兩年內升爲職員，除或夢境！且我根本極希研究工業，工之饒有意味，三月來事實爲我證明。雖然泥灰臉油漬衣，然我並不以此而灰心，反常常自言：『中國人生之典型，果能如是，至少之希望，可以與列強並駕齊驅。』卽就於我個人人生，做職員，練習生，除錢多之外，有何興趣？總之我感到做學徒，除給師父打罵，皮肉受損失之外，精神是極端快樂！有時我很想老實告訴我父親，以及她知道，但終無勇氣；今又因她之來信，而使

我觸感一切，老年人思想是：工爲下賤，工爲無知無識。編者先生當處於這種種複雜環境之下，我何以處之？個人方寸腦力，應用殊覺嫌短，請先生有以賜教，對於她，果如何回復？對於家庭，果如何應處？（復信明日發表）

答：來信讀悉，畧復如左：（一）學徒問題。你對於學徒的觀念有很多矛盾：第一，你說你「感到做學徒，除給師父打罵，皮肉損失之外，精神是極端快樂的。」這話恐怕是一種客氣，不是由衷之言，因爲你「每忖做工終非長計。」這不是矛盾麼？第二，一個人被人打，被人罵，精神上還是極端的快樂，恐怕沒有這回事，你究竟快樂什麼呢？這不是矛盾嗎？第三，既說願意做學徒，又天天希望升到職員，這不是矛盾嗎？第四，你說「泥灰臉，油漬衣……中國人生之典型，」其實這並不能算是中國人生之典型，世界各國的工人莫不如此，僅靠着泥灰臉，油漬衣，便「可以與列

強並駕齊驅？」這話說得也是不明不白。如果說，中國的前途是要靠着泥灰臉，油漬衣，這般人羣起來肩負，這是對的，然而這種肩負的目的並不在一與列強並駕齊驅，恰恰相反，實在是要打倒這種並駕齊驅的社會因素，因為並駕齊驅就是互爭雄長，就是爭霸稱雄，就是帝國主義爭奪和壓榨殖民地的罪惡表現，你既然願做工人，而又在那做帝國主義的迷夢，這不是矛盾麼？（二）婚姻問題。你既和你的從前店主人的女兒發生戀愛，自然要發生問題：第一，你是學徒，他是店主人；第二，他有錢，你是窮小子，這不但是普通的地位問題，而是很嚴重的貧富問題。橫在你面前的急切要解決的問題是這樣：是你爬到他那種地位去高攀他，還是他死心塌地，拋棄一切降到你這種地位，情願同甘共苦來俯就你呢？果然他來俯就你，那是值得我們贊揚的，如果你要為着追逐你的愛

人而放棄了你所生活的學徒社會，工人社會，那你這人也就有限了今日之事，在我們想來，只有這樣：（一）你死心塌地做你的學徒，進而做一個獨立生活的工人，你要爲你們「泥灰臉，油漬衣」的社會羣衆謀共同的福利。如果「這山望着那山高，」鎮日價要想升職員，做老板，那你是不對的。（二）光明磊落地寫信給你的老板小姐，明白地告訴她說，我現在做了學徒了，將來的生活只是一個工人的生活。假使她願意和你始終相愛，那只有舍却店東小姐的身分來和你這灰鼻灰臉的哥兒共同生活，不然的話，那就和她一刀兩斷，各走各的人生之路。泥灰臉，油漬衣的社會中，儘可找到泥灰臉，油漬衣的愛人，這種愛人門戶相當，地位一樣，利害相同，自然可以得到魚水和諧之樂。若是你痴心不死，定要「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那便是自討苦吃。雖然你拚死命飛上天去吃

到了天鵝肉，一交跌下，不死也弄得腿斷骨折，葬送了你的！一生忠言逆耳，明知區區之意不能見納於足下，然而除此以外，我們實別無良策可供採擇，幸足下三思之。（一九三三、二、廿六廿七）

四十二 體育與民衆健康問題

本埠徐先孚君來函

編者先生：第一，我最抱歉的是這篇文章太冗長了，然而我以為這篇文章有關民族興衰國家存亡，非常希望你給我一個指正並希望設法把它公佈出來，給同胞們一個審思和討論的機會。我在此表示十二分的謝意，如果公佈的話，可用「體育足以亡國和中國的出路不在體育」這個標題。什麼，體育可以強族，怎樣足以亡國！請聽我道來。我們先證體育的意義怎樣？體育——的真諦，在造就強健的體魄，以謀強健的精神得處其宜。——對麼？再看我國體育的現象怎樣？它是畸形的，邪僻的，如（一）名利主義，一般人提倡運動和參與運動都自視爲一種名譽的和時髦的舉動，常有狂熱和糜費的趨勢，而產生不平衡發展的社會現象。另一般人簡直視運動爲取得

團體的或個人的虛榮的工具，他們把體育看作一種手段在乎勝負必爭。於是不惜運動方法的欺騙化，如偷跑，偷壘，偷欄，選手頂替，裁判偏袒等；不惜運動行爲的鬥爭化，如爲錦標及爲勝敗的攘奪，常有軌外行動，而毆打裁判員亦數見不鮮。

(二) 技術主義 凡是運動員運動都是技術化的專門化的，另一方面的意義，就是他們的體力只用於運動，平時如乘車時，提箱之微亦必命腳夫攜取，宿舍裏移動一桌之便，亦必命茶房工作。

(三) 消閑主義 在我國，運動似爲中產以上階級的消閑品，因爲我國的運動人員事實上亦只限於中產以上的有閑階級，其他的沒有抑亦不能參加的。試問此種發展，是否合於體育的意義？這種現象有沒有什麼影響發生？試看學校方面：學校當局以運動可振揚校譽，不惜豪蓄一般所謂運動員，給以諸種便利和優待，他們也就運動專門化後來或爲專門人才。一般血氣不定的青年，慕虛榮，貪利益，避重就輕，多趨於運動的練習方面，於是學術科的究研，厭之而不願。辦學的人亦以校譽之得，體育較學問易而且速，運動設備比學術設備亦較簡較便，他們努力的

方針也就趨向乎運動，對於學術科學一方自成異勢了。其影響我國的前途何等的可懼。尤其運動方法的欺騙化和運動行為的鬥爭化，根本與教育宗旨相背馳的。試看社會方面：我國一般的所謂人物和領袖，提倡運動不遺餘力，且有以身作則者，他們爲什麼不提倡氣節廉潔，並且去以身作則？因爲他們看穿了提倡運動一樣是時髦的名譽的行為，並且收效容易得多，何必管什麼氣節廉潔呢？他們必定是心理觀念改變了，或在潛謀轉移人民的視線。這裏，我們不要理論上多說，先問事實是否呈現代在我們的目前。恩格斯說：游蕩分子「是從資產階級降落下來的破落的冒險分子」。中國的體育既那門的發展，是像鴉片酒賭嫖一樣，促進資產階級的破落子弟的造成，他們同樣可公然無所事事（無職業），並不犯鴉片酒賭嫖，且得意的讚揚，因爲他們可以成爲民衆運動家。此類人等於社會上的高等流氓，不久的將來就是一般破落的游蕩分子。恩氏又說：游民建立大本營於大城市，這正是我國新興都市的現象，那還再容得游蕩分子製造麼？試問如此的體育的結果是否不足以亡國？到這裏，我們進一步討論現代式的運動的實效問題。現代式的運動是否絕對可使人健康？除去了現代式的運動是否還有別種到健康的途徑？

怎樣衰落。中國農村經濟情形怎樣。恐慌。——那麼以財力言，以時間言，中國農村有實施現代式的運動可能否？以生產言，倘運動之實施，是否有影響於生產力量？尤其一萬八千六百萬的無土地的傭農，及佃農地主能否允許其自由去運動？

在上面，我們已提出許多問題討論，足證中國的現代式的運動的危險性和不宜性。最後我們來解決體育（整個而言）是否能爲中國的出路？這一問題的討論，當然要涉及中國真的出路怎樣？我們先看中國病的癥結在那裏？是否愚，貧，弱？

最初論弱，我們要問中國人民爲甚知道他們是弱，何處看出？死亡率歟？疾病統計歟？無容說，中國無精密的統計，即以現在的統計而言，倘是死亡率確是很大的，則此死亡率的統計是否除去戰爭，天災，殺害，瘟疫的原因呢？疾病的統計是否多數的材料，抑或除去瘟疫而言的呢？在我對於中國人民的弱的問題沒有充分的證據使我信仰之先，一般人之提倡體育以救弱，我也不能盲從。（退一步的話見前）有人說，日本之強即在體育盛行，不知此種言論，猶之于孟德斯鳩推論英國政治是三權分立的一樣荒謬。我們知道日本的強，雖非絕對的但多半可靠的是在販夫

走卒，青年孩童的手不釋卷。我記得王雲五先生曾對我們說過，他在日本的旅館裏，看見司門的小孩在關啓門扇之時，尚目不離書，且所看的不是小說而是智識叢書及歷史地理之類。這些或是題外的話了，不贅。次論貧，中國爲什麼是不能控制自然，即不能利用自然，缺乏了生產力，而國富少。消極的不能控制社會，如政治失敗和社會失調等，破壞了生產力，而國富滅。所以我們要救貧，在先能控制自然和控制社會，而此兩方法的實行，完全關乎國民智識的程度。歸根結底，我們中國的出路終在救愚。

末了，我們的救愚又怎樣呢？法西斯以國家有機說爲根據，它以爲人民若各組織各器官的細胞，這是生理學的立場。我却有民族有機說，而站在生物學的立場。（其實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卽在此，世人不察罷了。）因爲現在人民的生存是繼續其祖先的生長的；生殖是生命的繼續，生活是生命的發展。所以人民的責任一方面是維持遺傳的性質，一方面發揚進化的機能。這種說法以宇宙物理解釋，前者是同心力，後者是離心力，同時具有這兩種力，宇宙才能運行，才有組織。一樣我們需要這兩種力量才能濟救我們民族的病源——愚。至於我們民族維持遺傳的

性質是怎樣呢？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學問早已墮墜無遺，這早有人說過，也不必多講。我們民族的發揚進化的機能又如何呢？近代學西洋文明，如練陸軍，其結果是望外悔而後却，赴內戰如就義，分離國土，衰淪國勢。如辦學堂，其結果是造出一批批的新式官僚和新式少爺。如學體育……如此情形何至而不可亡國。但是這並非我的反對西洋文明，我却在反對中國專學西洋文明的皮毛，而不知取西洋文明的精髓。學皮毛，結果是一邯鄲學步，匍匐而回。一何況我國已是時代落伍者，宜如何以最經濟的辦法，遵最迅捷的途徑，取得了現代文明的真髓，趕上了時代的前驅。

現代西洋文明的真髓何在？

一是供給的力量，一是支配的力量。所謂供給的力量，是發明人們智識和技術，控制了自然爲人類進化的原料的生產，這就是物的科學。所謂支配的力量，是指導人們智識和技術應用的方向，控制了社會，爲人類進化的成貨的管理，這就是人的科學。於是乎我們要取得西洋文明的真髓，必須下一番實地的功夫去苦學與深思，用不到虛浮誇張與狂熱，果然，中國的出路的捷徑

也就在此。

如果有人家說，西洋文明的真髓卽在體育，那麼我將無言。從前孟德斯鳩對於英國政治的錯覺，反而奠下現代德模克拉西的基礎，鄧書燕解，鄧生，「一舉燭」且能喚起燕昭王的求賢。或許體育未始非中國的興盛之途，那國人們不妨奮起，用全副的精神，集全民的力量來提倡體育。實施體育。但不知先生的意見如何？

答 足下來書暢談中國體育問題，所言固未能盡爲我輩所首肯，然對於中國體育界的弱點的批評，實是見道之言。不過我們就事實說話，所謂體育實與農民工人無與。而所謂「體育救國」也不過是等於什麼「美術救國」，「游藝救國」的花頭一樣。

足下所提出的兩個「救濟」的意見，在下述的條件之下，我們是贊成的：（一）軍事訓練不限於城市的學生，而要普及於一般大眾，（二）本來美國有些學校不另設體育一課，而只注重學生的生產勞動與校外生

活的服務，在這種勞動與服務中，自然發生了運動的效能，而且與「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這種教育的信條吻合。至於中國大部分人——農人及工人——的健康問題，不在什麼體育而在下述的幾個問題：（一）大部分農民呻吟憔悴於苛捐雜稅，重利盤剝之下，怎樣去救濟（二）「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的無土地的農民「怎樣使得他們有田可耕，與耕而不為苛捐雜稅地主豪紳所苦，不至鎮日價顛沛流離，餓着肚子來聽我們講求衛生與健身」（三）城市的工人每日的過度勞動使他們的體力枯竭，不能充分地再生產他們的勞動力。他們的生命自然是比我們短促，而且他們的住屋——所謂貧民窟——不如有钱人的豬欄，更不如大富翁的狗窩，所以工人們十有八九都有肺病，用什麼方法來做根本之救濟（四）失業的工人成千成萬，饑寒交迫，他們不但

不懂什麼體育，即使懂得，也只有掩耳而走。我們第一步怎樣使得他們不致沒工做，沒飯吃？（五）城市商店的「店員」——這在上海及其牠大都市除了工廠工人外，）是一個唯一的嚴重問題。他們自早至晚伏處在商場中，既無新鮮空氣可以呼吸，又無餘暇可以增進體力與智力，我們怎樣救濟他們這樣苦痛？我們覺得這些問題才是國家社會之最大多數人的最迫切的問題，足下所研究的只是替少數社會階層想方設法，我們覺得殊不值得。而且他們畸形的體育的現象，也不是偶然而生的，乃是現在的社會制度之必然的結果。足下最後提出「現代西洋文明的真髓」做結論，說現代的西洋文明的真髓在於：「一是供給的力量，一是支配的力量」，這話固然很有意思，然而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經過歐洲大戰，俄國革命的今日而言，「西洋文明的真髓」那就不得不

進一步地做一個更精密的追求；即現在的西洋文明有兩種：一種是社會主義式的西洋文明，一種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洋文明；牠們都有一種供給的力量，與「支配的力量」而後者的供給力量，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比前者更爲偉大，足下所說的西洋文明，究竟是前者抑後者呢？這其間的差別非常嚴密，是不許我們忽視的，敢問！

(一九三三、二、念九)

四十三 兒女之略

本埠法華君來函

讀了你給覆任望月君的「我的自殺觀對否」一文，我覺得很滿意，雖然我從沒有想過自殺，可是你給覆他的都很對！

現在我也有一個兩年來擱着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希望你同樣的給我一個好好的指導。

我結過婚已經四年了，外子和我雖沒有像時下的青年男女們所有的濃烈的愛情，但我們

都有要站在平民大眾的陣營中推翻現有的不良制度而建設合理的社會的意志，這意志使我們牢牢的結合着。我們要鬥爭，要和這現在社會作殊死戰！然而，不幸得很，我剛逃脫家庭的羈絆，接着便陷於兒女的羈絆！在三年中我們先後生兩個孩子！這麼一來，我們從來的所謂努力奮鬥前途事業，和惡勢力的鬥爭都有形無形地給孩子和生活的問題消滅了大半！

在這樣的社會底下，祇有鬥爭才有出路！然而，怎樣去鬥爭呢？孩子的問題究如何解決？把牠拋棄罷，這實在很難做到！等待牠相當的成長然後作其他的事情罷，那更是夢話！爲了這一問題我天天苦惱着，因此請你給我一個詳細的指導！

答 三誦來書，不勝浩歎，而女士夫婦之爲社會服務與奮鬥熱忱，溢於言表，此又記者所欽佩無已者也。女士夫婦爲子女所累，有志莫伸，此則現在青年男女的一般情形，關係社會前途，實非淺鮮。記者之愚，應分兩層辦法。第一層：你們兩位自今而後不要再生子女，不過女士不要誤會記者絕不是修道士也不是清淨寂滅之徒，勸人斷絕人生的必然的要

求，乃是要勸兩性方面除解決兩人性慾問題外，不要再生出枝節問題——生育。解決這個問題，我且介紹下面兩部書給女士：（一）節制生育問題（程浩編，亞東圖書館版）；（二）人類的性生活（前人編，亞東版）。

第二層：女士夫婦兩人既然生了兩個孩子，自然不能把他們拋棄不問，如果有殷實的人家老而無子，歡喜承受這兩個小孩做螟蛉子的，那你們就趕快地把他們送給他，彼此都『得其所哉』。如果沒有這種奇遇，那只好暫時撫養，自然送到育嬰堂去也可以，此外只有一法：女士暫且犧牲一下，先請女士的良人謀一職業敷衍度日，或則你們兩位都能找到職業或他項相當的工作，那就把孩子們寄養別人家或特別同幼稚園辦交涉，請那裏代養，雖然經濟上要為難一點，不過你們兩位都可以脫開身子做事，於自身於社會都有益。但是這種事情要因各人的環境

不同而異其應付手段。記者所言，不過聊供參攷而已。而且這也不是什麼盡善盡美的辦法。總而言之，在現社會內，像女士提出的這種問題絕無圓滿解決之望。說到這兒，又鼓起我的熱情了：假使兩位能爲社會去奮鬥，以自己的精神，力量，愛情都放在苦難羣衆身上，那兩個小孩倒成爲次要或不重要的問題了。（一九三三、三、五日）

四十四 再論自殺

望月君來函

先生：你的答復實在不能使我完全滿意，現在給先生答復的三點，分析開來，再討論一下。不過要辯護自殺，贊成自殺的話，說得再有理由些，也不能得到你的一點同情的，並且是極端的反對：這是在未問之先，深深地曉得的，因爲你是個有爲的學者，進取的革命者，當然不同情於弱者的。（一）因爲身體不健康而衰弱極了的人自殺，先生說：「就使他是瞎子，聾子，跛子，都有他的工作效能，都有盡力於社會的機會。」這話未必完全是對的：要曉得在如今這畸形的社會中，有

健全身體思想的人，都難找到一點事做，而這樣的所謂「殘廢」人，就能夠個個有事做嗎？他們不願意沒事做而討飯吃，過消費生活，他們這種自殺，我承認在社會上無足重輕的哩！(一)過奴隸生活而真衝破不開的人自殺，我講個事實給你聽：「我們這小城市裏，有一間人家四個人，父母同兩個兒子，大兒子在去年娶了個女人，這女人自從同她丈夫結婚後，日日打罵，真所謂「一日三頓打，三日九頓敲。」丈夫婆婆兩個人打，這女人受不了，首先哀求，他們不聽，以後她也反抗過種種，如逃走啦，同丈夫拚命啦，結果一樣都不行。逃走吧，追回來還是打，尤其利害。同丈夫拚命吧，婆婆同丈夫捆起來痛打。這女人娘家又沒有親生人，祇有個父親，這父親又是很可憐的，而且也不問你女人的信。這婆家是世襲的惡狠之家，她無路走，祇好自殺了，免得受罪。」先生：這無能的女人，怎樣地反抗？怎樣地衝破呢？最後，請先生不要真信有天堂地獄之說，她到陰間還要做小胆鬼哩！(二)「感到處處是苦悶，人世間是空虛的，沒有同情人的窮人……」先生答函中劈頭就說：「你以為怎樣才不苦悶呢？駟馬高車？豐衣足食？驕妻美妾？你以為怎樣才不空虛呢？做官做到主席發財發到哈同？」唉！先生這話又錯了。感到處處是苦悶的神經過敏的人，不是快樂幸福

而就不苦悶，感到人世間是空虛的人，也決不是做官發財而就不空虛的。老實說，就是天下財給他一個人發了，世界大王給他做了，苦悶他還是要苦悶，空虛他還是要空虛的哩！至於你先生又說：「你以為他是怎樣一個了不得的人，為什麼應該同情於他呢？你的文學有偉大的創作嗎？你有什麼發明嗎？……」這話說得更使我莫明其妙了，你的同情人，全是一些偉大的創作家嗎！全是一些發明家嗎？為的要人家同情，就要有偉大的創作，同什麼發明呢？窮人有窮人的同情，富人

有富人的同情，革命家有革命家的同情，各有各的同情。照先生這樣講，中國不是沒有什麼同情的嗎？——試問國內有幾個發明家？幾個偉大的創作家呢？世間上的人，值得留戀的人，就是這麼一點同情心，不然的話，世界沒有進步，恐怕還要滅亡哪！先生以為如何？幸有以教之！

答 來書再論自殺問題，極所歡迎，惟是前兩條立論，仍不外乎自殺者不得已，我們應當承認他們的自殺是對的，而足下的自殺觀也就因此成立。實則你我對於自殺的態度根本不同，就在此，足下只從自殺者的不得已，或是為環境所迫，無力奮鬥出發。老實說，這種自殺，我們當然也

要對之揮灑一掬同情之淚，然而社會逼人自殺的黑暗勢力是你我自殺可以推倒的，或則可以用自殺喚起惡勢力對我們的憐憫麼？三尺童子也知道是不可能的。那麼，你這種自殺觀不是直接地鼓勵人自殺（實則自殺就是對於惡勢力的屈服）間接就是替惡勢力減少思想上的反抗與行動上的反抗嗎？而且你的自殺觀的根源完全是個人主義的餘毒在作怪。若果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不建築在橫說是全世界的人類，至少是最大多數的人類；豎說是過去未來與現在的，最大多數的人類，的休戚利害上面，那你自然得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一遇環境的困難便要消極，消極的念頭發展到一定程度便要自殺。若果照你的自殺觀演繹下去，則人類的一部鬥爭史便不會有，而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俄國大革命也不會發生，直到如今還是禁錮在封建貴

族的專制社會與奴隸狀態中末由自拔。那時恐怕你我這樣從從容容在報上研究自殺問題的機曾都還沒有。我們人類的許多祖先幾經奮鬥給我們爭得今日之若干社會幸福，而我們一遇困難，便爾自殺，祖宗地下有知，當大呼曰：不肖的兒孫，沒出息！你所說的那無能的女人被家庭環逼而自殺，固然是—種事實，但是足下所謂自殺觀，就是建築在這種自殺上面的嗎？而足下也甘居於這種女人之無知無識而委棄對於社會人羣的責任嗎？果然，我要唐突一句：『女安則爲之！』我們的字典上自始就沒有『天堂地獄』這一個名詞，前次覆足下信中所云，只是—種假設之詞，並非真信有如斯之一境，前後脈絡，一目瞭然，足下何以見得我們是有鬼論者！可以說是『前言戲之耳！』至於第三條，我們也有我們的理由。中國實在有一種名士派，或則可以說頹廢派，做起詩來，

總是一唱三歎，歎嘯流涕；做起文來，總是怨天尤人，意在言外，就是我有濟世救民，安邦定國的良才，而世不我用，遂爾意興索然，髣髴天下之大，竟無我容身之地似的。這種人總覺得社會對不起他，社會不認識他，不與他以相當的待遇與相當的同情，平心而論，社會實有一部人對他要負責任，然而大部分被壓迫的社會方仰望着有力量願爲之奮鬥的志士出而與惡勢力相抗拒，而遽因不敵惡勢力的壓迫，便萌自殺念頭，那末，社會又何必對你表示同情呢？而且你說：因爲我環境窮困，而又帶了點壯志雄心，不會交際，拍馬屁的交際……：……以此來做爲你自殺的理由，這不是明明白白怪社會上，或則說政府裏，或則什麼機關處沒有眼睛認識你這『帶了點壯志雄心』的『大才』嗎？我又要說笑話了：可惜當世沒有周文王，不然那你到渭濱垂釣，一定可以作『王者之師』。

又可惜當世沒有劉玄德，又沒有徐元直的推薦，不然，那一定有人卑詞厚禮，『三顧草廬』先生！這是無聊的妄想！落伍的思想！一個人欲以一身去爲社會奮鬥，不預先拿定主意，是要到處碰壁的。我們就拿孫中山做比罷。現在人人都知道『總理長，總理短』了！現在人人都奉若神明了，然而他們只看見今日功成身死的孫先生，他們却沒看見亡命日本，被囚英倫，觀音山被圍時的孫先生，孫先生，在當時從未有一點頹喪的聊氣。越是身上擔得起擔子的人，越是不責備人家什麼同情不同情，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雖不相信宗教，然而一個爲羣衆奮鬥的英雄，他時時刻刻是背着十字架前進的。若果一事沒做，而遽怪人家對你沒有同情，老實說，那實在有限！我要請問：足下所謂壯志，究竟是怎樣地『壯』？法所謂雄心，究竟是怎樣地『雄』？法，願聞明教。看了我們上面

的解釋，可以明白我們上次所說的『你以為怎樣才不苦悶呢？……發財發到哈同？』一段話，不是無的放矢了；而『你以為你是怎樣了不得的人；有什麼發明嗎？』一段話，也不是無根之言了。我還告訴你；世間上的人，是有同情心的，但希望你的眼睛換一個方向看看！

(一九三三、三、五日)

四十五 婚姻問題

羅淑清女士

我今年十八歲，生長在舊式家庭裏，只在私塾學堂念過一年書，我的父母保守性重，恐我浸染新潮流，不許我進學校讀書，終日的光陰消磨在深閨樊籠裏！看看報紙，就是我求學了。

讀者顧問的答覆，每一個都令我欽佩的五體投地，我每天吁嘆的難題，也請先生指南一下，我十二歲的那一年，由父母媒妁，許給一個深鄉土豪的兒子，那時我懵懂不知，當然不去反對，以後我知識漸漸變進，才知道婚姻是我最大問題，我留心探聽我未婚夫的一切，並也見過面，他年

不滿意冠已是個酒鬼，每飯先酒，他仍在家庭請八股先生教詩經古文，能有用嗎？我住在城市裏，略受了報紙雜誌的薰陶，那樣不農不工的，坐吃祖上餘蔭的，老實說，我不願嫁他而願死！我鄰居有一個和我年貌相若的男子，他雖處境寒微，却能說是人格清高，我經過一年多的注意他，他的一切習慣正如我的理想，我倆有時邂逅，兩人都非常羞澀，不用說是互相愛慕，我有一天接着一封無頭尾的信，我猜是他所寫，從此就書翰頻通，我也冒過幾次險和他在公園談心，彼此更形投契，可恨我雖想否認這純粹專制的婚約，脫離這不具生產能力的未婚夫，但是我這樣陳腐家庭，雖然把我私衷向父母說明白，也決不能遂我所願，我的將來絕望已極，我聽說夫家不久將要看期娶我，不啻我死期將近，先生常說自殺是切不可，我一朝出嫁到僻鄉荒鎮，榨取平民血汗的土豪家中，決絕我意情投契的愛友，我覺是生不如死，惟先生霧海南針，請示答覆。

答 女士來書字跡娟秀，文理清通，在私塾中讀過一年書，竟有此成績，自然是不可能，而是女士本有一種卓犖的天資與自修的美德的結果，可敬可敬！然而以如此有志力學，毅然欲有所樹立的女子，竟爲舊式家

庭所束縛，爲不自由的婚姻所痛苦，又不禁爲之廢書三嘆，並至以無積極援助女士之力爲恨！爲女士計：第一步設法說動令尊和令堂求他們讓你出來求學；可是你暫且不可表示拒婚之意，只說待求學歸來，再做道理；若是他們答應你的要求，那第二步就有辦法，你到上海之後，埋頭讀一年書，或自己辛苦一點，並幫助你的愛人讀書，切不可馬上結婚，或和他發生進一步的關係；因爲你們都不知道防禦生育的方法，假使生出別的結果來，那你們不但此後沒有快樂可享，反而要受罪。待一年以後，你們在外都有點根基，那時才寫信將不能和那土豪的子弟訂婚的理由告訴他們，請他們原諒，或許他們不會固執己見，不然的話，你們若果真是兩情相愛，那就脫離家庭到工廠作工，獨立生活，互相幫助，雖然在物質方面苦一點，但在精神上當可以得到一點補償。婚姻問題，是現

代社會問題之一。若果社會問題不根本解決，這種問題是不會得到圓滿解決的。我們所貢獻的意見，也是不得已的一種辦法，還要看女士的奮鬥力量如何咧！（一九三三，三，六日）

四十六 讀書與戀愛

古英君

我的生命，我的未來底幸福，我的一切——現在都飛在狂風般的環境中；我有時感覺到悲哀，但有時也會有理想使我感覺到興奮。我自己的人生觀，一向是飄飄無定——這因為是環境的關係——所以我時常念到我自己「人生何歸宿」啊！我年紀漸漸大了，我是已經十七歲的「人」了，我的意志，我自信也足能對付我的環境，但我「自己」所具有的學問，因為在幼時家庭的經濟，是非常束縛的，說來也真可憐，我至今還及不到一個小學畢業的人，但因為在失學的數年中，每天在公共閱報的地方，讀着報紙，這便是唯一的嗜好，所以也稍受着了一些應用的智識。但我到了現在，我感覺到「人生的歸宿」底悶鬱，所以我每天都在理想中過生活。但我覺悟

了，記者先生，我把我將要求所得的東西，告訴先生。我自信我的個性，是適合於研究哲學的，但我對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發生興趣，尤其對於文藝的研究，美學的鑑賞。記者先生，我的意志，我將來的歸宿，都在上述的區區數字之中解剖得很清楚了。所以我現在做一個問題來請先生答復我：我進學校當然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對於研究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文藝美學的門徑，當然惟有自修的一條路了。但我的意志是非常模糊的，自修的門徑，應該「怎樣走呢？」記者先生，你不要以為可笑，我雖沒偉大的天才，但深信我的志願告訴我，「我將要做一個哥德（J. W. Goethe）的弟子！」記者先生你覺到可笑嗎？我將怎樣讀畢上已所述的各科書籍？雖然書是讀不完的，但這是我另一個見解，請先生答復我。於後，我想請先生替我解決一個青年的通常病——戀愛，戀愛雖是青年所最需要的東西，但我按之我現在的環境，對於戀愛卻還很懷疑呢。戀愛是妨礙讀書的麼？怎樣能避去，不談戀愛？怎樣才配談到戀愛？不是拜金主義的戀愛，是彌羅（Mirr）式的戀愛。爲了時間的侷促，所以寫的個個是非常拙劣而且十足矛盾的，所以這一點要請先生鑒諒。

答 來書讀罷，答覆如左：（一）讀書不一定要進學校（這自然是不得已的辦法），在公共閱報所可以讀書，在流通圖書館也可以讀書，並且這樣地讀書是在生活的奮鬥中進行的，這種讀書才是活讀書，不是死讀書。你要學哲學，你可先讀一讀「社會科學根本問題」李達譯（心弦書店）「歷史的唯物論」（現代書局）「辨證法經典」（亞東）讀了以上三書，你自然會找到你所欲研究的各種科學的門徑。（二）你不要做一個哥德第二，我勸你不必。自然十八世紀的哥德是值得我們景仰的，然而我們景仰自然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哥德，至多也只得和我們們景仰自然科學家與哲學家的康德一樣，他倆都不是勞苦大眾的代言人，哥德後來且成了貴族。現代的我們用不着哥德第二，因為他不能代表我們反抗帝國主義的呼聲，他不能鼓盪我們與惡勢力奮鬥的熱

情。我們用不着哥德第二，我們至少需要佛萊利格拉第二，高爾基第二，巴比塞第二，辛格萊第二，願足下勉之！(三)戀愛不是絕對有害的，然而在一個性情輕躁，血氣未定，閱歷少而年齡未達二十以上的青年，是絕對地有害，至少是害百分之九十九，所謂「害多而利少」，要想避去牠沒有善法，無已，只有你下決心去研究學問：如果你對於文學、藝術、或哲學與其牠歷史科學，真正用一番工夫，自然發生奇趣，那時或則你的精神有所繫屬，不會鎮日價談戀愛。最後，我還要請教，記者對於戀愛很少留心，足下所謂「彌羅三三式的戀愛」見何書，幸賜教。

(一九三三、三、七日)

四十七 「愛」的岐路

漢口胡伯濤君

在貴欄裏我時常得到很多的教益，欽佩良深！現在我有一點很煩惱的事，請你指示，先生當

不吝惜的教我吧。前年秋天裏，我由朋友的介紹，認認了一個女人，並且在短期間發生肉體關係，我倆因爲都在初戀中相識，所以情感非常濃烈，真所謂如膠如漆。我倆相交有大半年的光景，家庭中都不曉得，但在去年五月間她却因身懷有孕而向她母親訴說，她母親因木已成舟，無法可想，而且由她介紹我見她母親以後，她母親也很歡喜我，並不加以阻止。不多時，她又生了一個兒子，於是我倆度着甜蜜的生活。事情突然變了，她婆家裏知道了這事，並於舊歷臘月二十六在我倆住處將她捉了回去，（因爲她是童養媳，但又時常回娘家。她能和我住了一年，就是她母親向她婆家說她回鄉裏去了之故。）加以威逼，要她交人，她抵死不交，她婆也莫可如何。因爲她和她婆家都很窮苦，於是在捉她回家後四五天，強行草草結婚。事情是這樣起這樣結局，我在這事發後，感到莫大的悲哀，這悲哀使我無法擺脫。現在我心裏是這樣煩亂地想：（一）她已被拘，日後當有放鬆日期，在那時仍可秘密交往；然而，我又覺得她已結婚，她的身子已被人所擁抱，我，我怎能再……？（二）她和他結婚的手續是不完備，媒人也沒有，就是憑着她倆的家長口頭上相許，和拿了一個草八字而已，我假使以法律手續使她離婚，或者也可做到，但她就是能仍舊歸我，我總

覺得她身子已被人擁抱，我不好再戀她。(三)我早已定婚，但未結婚，我又不能將原有的妻子擺脫，那嗎，假使她仍歸我的話，那不是二房嗎？我又覺不是良好辦法。(四)使君有婦，羅敷有夫，我想我倆日後能夠會面，也只以談叙爲限度，維持我倆精神上的戀愛，你看好嗎？先生！我是被煩悶，悲哀……所包圍了，以前的回憶，現在的苦悶，未來的彷徨。而且……她的身子被人擁抱……法律上的解決……二者不可兼得……精神上的戀愛……像烏雲樣迷着我的心靈，鑄成我莫大的苦悶！我以十二分的誠意，敬求你切意地指示我這迷途的小羊！

答 來書誦悉；你們兩個的戀愛，據我們看來都只是一時的肉慾的衝動，並沒有真切地建築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或許她比你的愛情還要真切一點。因爲你現在捨不得她，只是一時的感情不能得到相當安慰，然而你既不能與你的未婚妻離婚，又對於你已被奪去的愛人有一種不澈底的觀察，你以爲她已被人擁抱，鬚髮是她已經污了清白，不好再做你的夫人。這是頑固的頭腦，要不得。她之被人擁抱是出於強迫，就你

來信所敘述的觀察，她是衷心愛你的。今日之事，兩言而決：假使你不能與你未婚妻離婚，那你就不要再與她發生關係，讓她去罷，或則日後做個朋友；假使你果真愛她，奪得回來，那你就應當專心愛她，一定要與你未婚妻離婚，免得遺誤人家的前途。至於什麼『被人家擁抱過』這話千萬不要說，千萬不要有此心！有此心便不配講什麼自由戀愛！

(一九三三、三、八日)

四十八 生活及其他

馬變君

現在的社會上，逢人便拖着經濟衰落，生活艱困的話頭。其實社會經濟的衰落，與有錢人生活，並不受顯著的影響；反過來說，就是社會的經濟不衰落，窮人的生活也沒有解決的辦法。不待說，因為我這個窮人，日常所接近的多是些窮人，所以到處鬧着生計的恐慌。先生，我現在所處的環境，是不容易拿幾張紙來形容盡致的；我現在的危難自己無法自救！我曾聽人家告訴我說過，

我的爸爸窮窘的時候，還要比我更甚，但他那時不知怎樣能奮鬥出困苦的境地？能夠生養我長大？雖然我很有要知道他的生活過程和人生的經驗，但他已經逝世，不能再做我的顧問啦。人心是怎樣的人心？窮苦的人是到處被人欺落的；雖然國難至此，舊社會裏奸刁的惡習，輕貧重富的心理，並不因此受細些的影響；各個自顧自的風氣，到底還是存在着。新智識和新文化，不過是那幼稚的入世未深的小學生實受到了一點，但到了二十歲中年時代，不免又要燻染到舊社會的惡習，循環相因，是永無澈底的。真準的平衡的新中國，不知何日可以實現囉？先生，現在的我，一切的一切都不願去研究，抑亦無甯的心緒不欲去研究；我唯一的仰望，就是生計的維持。追求探討，拚命的尋覓，終謀不到一線生活的機能。那靠不住的廣告，尤其是待聘的廣告，我有四五次的嘗試，結果都是失望；這於什麼招請職員啦，聘請教授啦，我都往前去應徵過了，不知耗掉了多少車資和郵費，結果徒增加我的懊恨和失望。就是現在給先生的這封信，除寄送的郵資外，更須附回信郵資五分，今天到郵局裏寄信時，我給了三十個銅子，買十分郵票，那是誰也以爲是不錯的，但那位郵票櫃上的傢伙，偏要我三十一枚哪！在我的爸爸未逝世以前，因爲他前年的境遇稍佳，便接

到一個省府民政廳第一科的職員，每個月有八十塊錢的酬俸，這樣雖然自能度着平穩的日子；不過他的晚運很促，不到五個月便就病了。他原想把我也薦到民政廳裏去找飯吃，但他病了之後日重一日，終於未曾把我安放妥當，棄世而去了——我寫到這裏不免又流淚——現在的我既失掉了賺錢的爹爹，不待說，窮困日促，朋友親戚皆疏絕了；莫說推薦事體，就是接濟二角小洋的伙食也無人肯應啦！這個不景氣的年頭，僥倖國難不臨到江蘇，還能出入於典當的門檻裏討生活；如果像去年滬戰的時光，這裏典當門關得緊騰騰的，不知要如何危難耶！雖然如此的遭難，討飯嗎？這條沒出息的路是決計不願去走的。不過，拿質當來的幾個錢，無論如何不能維持永久的生活的。這幾天格外的計算着用度，除買些可以繼命的東西，當做山珍海味那樣的重視的來大饗大嚼，此外是不肯妄耗半文的。並且還利用質當飽餐的日子，天天在圖書館裏過清淡的生活，好似「書中自有黃金屋」找尋的那樣的迷熟的去，我並非不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也是和報上招請廣告同樣的靠不住；但窮窘的環境，已到了最後忽促的時候了，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個聰明的人，到了這個時候，也想不出可走的路線啦。如果不供着任何物質來慰

藉精神上的愁悶；那這顆焦急的心，必至破碎。麻亂的思想，足以影響精神上的顛狂；因爲精神上的顛狂，便作出偷盜勒贖的妄爲；因爲昧法的妄爲，便須受身體上的刑罰。如果精神和身體兩受損壞時，那麼更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所以我窮雖窮，而不作窮字的偏面歪想。不過我俟機會去請求他人的解決辦法是無時或忘的！我很冒昧的來請求你們精神上的指導！請求你們將我從地獄裏拯救出來，領導到天堂路上去！因爲我自信仰望人類的援手——就使精神上的指導罷——終能獲得相當的實惠的。若求鬼神降福的愚夫愚婦，纔無人去和他們表同情而予以實惠呀！

答 來信讀罷，略覆如左：足下第一段話說得很混亂，並沒有人希望社會經濟的衰落去解決窮人的生活，並因此使有錢人的生活受影響。因爲這是整個的社會經濟組織之變革間的題。這是一。你所敘的你的身世，我們只有對之表示無限的同情，我們只有咀咒這個無情的、冷酷的現社會！這是二。其他恕不具答。惟有一事應鄭重聲明者：本欄同人學識淺陋，所恃者惟以一念之識與讀者相周旋，冀以燭火之光，接引讀者於

光明之路，力薄願宏，明知不濟，時懼無以答讀者大眾的期望之殷，而且我們自己也並未住在天堂，也自始就沒有什麼天堂的觀念，自始就沒有要到天堂的迷夢。我們只想在地獄中大家聯合起來，做個孫悟空，黑旋風或是魯智深，就是說，我們只想打倒現在的地獄。在這個地獄的廢墟上建造我們的自由的王國。假使真有天堂的話，那這裏就是天堂了，你所希望我們的，實在不敢當。這不是客氣而是實話，我們的腦海裏是始終不讓什麼「天堂」和「地獄」這種觀念來支配的。

(一九三三、三、九日)

四十九 自由戀愛與強迫婚姻

本埠宋美英女士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處居舊家庭內含有新思想的被壓迫的伶仃弱女。我的年紀已十八歲，受過相當的嚴格教育，對於社會新的智識，認得很清楚。因我的父親是一中產階級的大商店

內當手，每年進益亦可觀。他的脾氣很和善，不過思想固執點。我是他元配所生的。嗣後沒有生過，雖我母勸其納妾，總是不肯。因此總愛我如掌上珠。七歲時，送入小學讀書。因學堂尙有緣，也經過升入初中二年級，現在已輟學了。不幸慈母大人因肺癆病一年前卒世了。當時很痛苦。大概一甯死做官爹，莫忘討飯娘！」不過我的婚姻問題，早已解決。是慈母作主的。乃鄉紳家。從此父親因後嗣的關係，就續娶了一位年華貌美的少女爲續絃婦。我亦樂於歡迎的。從後母娶進之初，尙好，漸漸地脾氣性格，簡直好比換了一個人。對我的待遇，亦不對了。事也湊巧，離我母校附近，卽某大學某學生，常從我母校經過，且是誠篤的少年；認識後，因學問方面很投機，好像怨着相見之晚，從此星期日互約公園電影院之游，久而成爲積不解緣的發生戀愛，而至肉體。感春風數度，殊胎已結，互訂白頭之約，雙方預約實行婚姻革命。彼の婚姻，亦父母作主，定某女士，他爲了我正在向彼父進行了。但是後母有一位內姪，乃一時髦少年，常走我家；當主人的我，略具應酬的言語，然而我後母常將言語挑動；如何自由戀愛，如何男女平權，如何姪子有出息等言語；當初吾恨他是諷刺，吾不料他美意兒將我許配給他的姪子。因爲已有了情人，當然正言厲色的拒絕她諫勸了。從此意

見各殊，並且信口雌黃的告枕邊狀。吾的父聽信讒言，就早罵夜打的苛待我。從此亦輟學了。幸得同某學生的關係，未被後母曉得，雙方情書，常常往來的。有一次被後母接去了，將信交給父看，受一次皮肉痛苦。肚內的東西，還未曉得。冤家式的未婚夫，要求結婚的信，寫給我，拆開後當然羞辱地的不答覆。隔了一星期。父同後母談起備嫁的手續，聽到這種驚人的消息，令人欲哭無淚。在此千鈞一髮的當兒，找不出辦法，一方迎娶的日子將迫，一方珠胎漸大，並且要出肚了。提出離婚，對方乃一紳士，並且父母又不同意；仍照原婚，既害了某學生，又有身孕的祕密；打胎既有生命危險，又在父母制裁之下，左右爲難。惟有自殺，以了素愿。上述的種種皆受法律牽制。我乃一弱女子，沒有見識的。火燒眉睫，請先生將良好的辦法，以現法律無牽制的妥善方法，俾可遵循。幸我家庭曩亦觀貴報，每天所見的讀者顧問困難問題，皆受先生妥善的指教，有益於讀者多矣。對於回信問題，因我後母釘稍，和名譽問題，頂好在報端披露，否則恐要弄僵的。

答 女士的問題在現在社會的家庭禮教的拘束之下，實在沒有萬全的方法，無已祇有（一）女士馬上稱病住到醫院去，並堅決地拒絕結婚。

這要下決心去奮鬥的。(二)要求你的愛人某大學生同時寫信去家堅決地退婚，並聲明在上海已自由與女士訂婚，要求家中承認。若果某大學生有這種勇氣與決心，那事情就好辦。無論如何，兩相情願的戀愛，法律上是不會有什麼強力的干涉的。至多不過你的父親聽你繼母的話，將你逐出，那祇要你的愛人不拋棄你，你倆索性同居起來，待你分娩後，設法找點工作，慢慢向前過活。所困難的，是你們知事太少，不知防止生育，竟然弄出一個第三者出來，你們的將來恐怕歡娛日少，苦日多！而且上海的大學生，我們不敢說沒有好的，然而真正溫柔敦厚，不做負心人的，恐怕是不可多得，這必要看女士自己對他的觀察如何了！

(一九三三、三、十日)

五十 女子解放與家庭問題

漢口楊腴文女士

我有一個難解決的問題，請你犧牲一點寶貴時光，給我一個具體的指示，不幸的我，早年喪母，已受盡人間的艱苦，所幸讀了幾年書，獲得了些微知識，不料頑固的父親在我高中只差一年畢業的時候，用強迫的手段，將我嫁給一個素不相識極腐敗的人家去，那時因我久在學校讀書，一點也不明了舊家庭的情形，以為有一千元的嫁奩費，結婚後仍可繼續求學，那知婆家非但不允，還說了一些諷刺話，不到一年又生了一女孩，所以讀書一事，暫且作罷，專心撫養我的孩子，使她成爲有用之人，爲國効力，這是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可是環境不容許我這樣做，倘使牽就環境，則我的精神肉體太受痛苦，一定難盡我的天年，我來婆家，不到半年，已得了氣病，險遭不測！我死不打緊，但是我不願我的孩子再受無母的痛苦，唉，先生，你一定不明瞭在舊式人家做媳婦的可憐，我這支禿筆也難形容於萬一，總之我這位婆婆是極刁惡兇狠的，一張窮嘴終日放在我的身上，真是眠食不安，甚或聽了小姑細叔以及奴俾們的刁唆，還要大罵特罵，動武欲打，使我無可

奈何，不得已屈膝賠禮始罷休，不管她們怎的虐待，是不許哼一聲，或流一滴淚的，因為婆婆說，倘使她家有一點不順時，就不得饒我們，先生！人非木石，怎能不憂悶而成病呢！每欲脫離這種黑暗家庭，可是我們夫妻間又無什麼惡感，特別捨不得我那一塊肉——將近半歲的小孩，只得忍氣吞聲，苟延殘喘，啊，天長地久，何日能脫離這人間地獄！說句壞良心的話，婆婆年紀輕，等得頭髮白，也難伸頭，說到分居，那是萬做不到的，因她家素主張大家庭制度，不但不能成功，她還要說我離間她母子感情，并且家中經濟也分配不來，特別是我這位丈夫，年紀只十九歲（小我五歲多）又未進過學校，（中文是很好的），乳氣未脫，且很畏懼伊母，那能救我離却苦海！弟兄又多，專靠一點祖產，終非善策，我的性情，素來梗直，不甘過這非人生活的日子，想及女子所以受壓迫的根本原因，無非因經濟不能獨立，我現在急切需要職業了，我又沒有特長，到何處去找職業呢，我想一面去入補習學校，另外抽空去入某刺繡學校學習縫織，但是我的乳兒交誰照管呢？如何能得彼頑固者的許可呢？假使我這最後一線希望失敗了，若是再受彼等欺凌，我一定要實行脫離，或分居辦法，請先生告示我脫離或分居的手續，受不受娘家的干涉，在我這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處在

娘婆二家惡勢力範圍之內，在法律上能否佔優勝，我心愛的孩子能否歸我撫養成成人——這是最大問題！熱心濟世的先生，祈你領導迷失了路的羔羊！

答 來書略復如下：（一）女士的家庭痛苦是中國舊家庭之一般的現象，爲今之計，最好是毅然決然地拋棄一切，到外邊來謀獨立生活，這種辦法最澈底，最痛快。觀女士的意向，恐怕做不到這一層，那不得已就要（二）和你的丈夫商量好了，兩人想法出來謀生活，或先請你的丈夫出來謀生活，或是你先出來謀生活，我看你的文字很通順，字畫也很整齊，若能找得一個書記職務，便有辦法；因爲你們之所以備受家庭痛苦者，就是因爲經濟不能獨立，經濟獨立問題已經解決一大半。不過你的丈夫既是個「乳氣未脫」的十九歲的青年，又沒有反抗舊家庭的勇氣，那就想不出兩全的法子了。（三）還有一個法子就是：先慫恿你的丈夫

出來求學，使他到大都市來呼吸呼吸工業社會的文明，也許會把他的乳氣慢慢地消化了去。然而這裏也有一個危險，女士不能不顧慮到，就是他果然吸收了工業的文明空氣，鼓起了他的反抗舊家庭的勇氣，但是他的眼界也必然隨之增高，你既然大他幾歲，不怕他「見異思遷」，「舍其舊而新是謀」嗎？不過暫且可不必太遠慮了。假使他真那時對不起你，你更可插開身子或是帶着小孩到外邊來自己過自己的，亦俯仰無愧！在現在，假使一個女子決心要脫離萬惡的家庭，法律是不會有什麼強制服從的。（一九三三、三、十一）

五十一 我的煩悶——教育與婚姻

南昌古尚言君

現社會如此這般……讓潔心自好的青年困在裏面，怎能不常常感到煩悶？我的煩悶，怕也就是一般青年的同病吧！（一）求學的，我現在是省師的師範生。以清貧無能的我，得入師範，也

不能不說是幸運！然而不幸的事跟着來了。我入學剛剛半年，程度上雖是不成問題，但是經濟上發生絕大恐慌。我家裏因為連年遭匪，一家數口，衣食尙難維持；我的求學費用，當然沒有辦法負擔。幸而家兄經商某地，還可以勉強接濟。現在他店裏受時局影響，已經結束，家兄失業賦閒，平昔又無積蓄，因此我的經濟來源便斷絕了。敝校不但不能免膳費，并且還要按期繳納制服雜費。每學期連自己零用，至少要七八十元。兄長接濟已停止，自己又不曾賺錢，怎麼辦呢？沒有錢的人，是不應該受教育的嗎？（二）婚姻的婚姻是人生最大問題。如果和對方性情不投，那末一牛的志願快樂，便從此頹喪斷送，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八歲時，父母即為我定婚。在未婚以前，我對她便有不滿意的心理。去年在父母嚴命之下成了婚，當時雖想反抗，不幸受環境的支配。新婚之後，竟發見她生理上有變態，而且在未婚前失貞。而且教她讀書十多天，還認不上十個字……其他的一切，不說可知道了。結婚將近一年，同居還沒有半個月，性情既不投，感情無從發生，何況偕老百年？我屢想提出離婚，無奈環境不容許我，暫時尙無辦法，毅然決然的奮鬥吧？但是離婚的手續怎麼辦？要如何應付環境，才不致失敗？脫離之後，續絃的問題，摩登小姐不願意要，相當的配偶，又一時難逢；

而且離婚結婚，費用不小，也是層層的障礙。這種婚姻，怎麼辦呢？顧問先生請指示一條明白的方針，垂救那徬徨十字路口的我！

答（一）關於求學方面的——「沒有錢的人」是應該一樣受教育的；然而這是理論，在現在社會裏，沒有錢的人，事實上是無「權」求學的。不過我們要爲足下進一解。你千萬不要認爲進學校才是受教育。實在我們入了社會以後，無時無地不在受教育，無時無地不可以求學。學校的教育是刻板的教育，老實說，像我們這些人都是沒有受到多少學校教育的，然而多少博士，學士，從我們的眼下走過，我們並不曾發見他們的什麼特別高明的地方。可見求學問並不一定到學校去求，倒不如我們自己在社會中一面做事，一面自修切乎實用。窮人只有這個方法，然而也只有窮人才有這種幸運，足下幸勿河漢斯言。（二）關於婚姻的

——你既不願意這種婚姻，就不該同她結婚；結了婚發見她的生理上的變態，你便斷定她的不貞。這話可就難說了，因為變態兩字的範圍太不確定，我們不敢妄贊一詞。即使她以前果然不貞，也不能即以此為與她決裂的理由。因為在現在社會中，男女交際漸漸公開，此等事情，恐怕成了家常便飯。有些女子從前失過身，吃過一些苦頭，倒反比其她女子好，假使她果然愛你的話，果真你不願同她百年偕老，那只有早些脫離家庭，到外邊求學，一面寫個信給她，請她早些打算，各行其是。你暫且一邊找工作，一邊努力自修，不必急急地忙着什麼「續絃」咧！什麼「摩登小姐」咧！什麼「結婚」咧！一個年紀輕輕的人，為什麼這樣急急忙忙地進行這件事，正好趁此機會專心致志地服務社會，努力學問，日子還長着呢！沒有自立生活的能力，忙着去結婚，這種人不僅應該吃苦頭，

而且一定會吃苦頭！（一九三三、三、十二）

五十二 婚姻問題

南京王慕冲君

我有一個問題請教你們，希祈指示！事實是這樣的：說到我的生命完全是在封建勢力的社會裏生長出來的，所以我的婚姻也是完全不自主而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立的，記得在八歲時，我的父母就替我與那同里的李氏之女訂了婚，那時我年紀還小，當然談不到什麼自主和自由，反抗和抵抗，只知道讀三字經：「爲人子，孝父母，」並不曉得其仲，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本來就幾度提出表示不和那不識字的人訂婚，然而因我經濟不能獨立，不能脫離家庭關係，如果要和家庭吵，只有馬上輟學！因事情又不能如願以償，在十七歲時（民十九年）我已貴州省立某中學畢業，這時我的父母和親戚族老等輩，看見我在城（貴陽）讀書回來，歡喜極了，於是都來勸我的父母定期替我完婚。這時我已預備出外來讀書，再三表示拒絕，然而「昔日之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那個環境，就此而暫時屈服。至於那李氏女，是個富人之女。未讀書，不識

字，原來我家不十分好，而她家有錢，不知怎的她父母一定要將她配給我，我的父母的腦筋和她的父母一樣！封建頑固！但我是極端不願意！第一就是她不識字，然而自強迫和她結婚以後，我還照常讀書，立志不移，彼此的感情，平平常常，不厚不薄，後來最使我想不到的是：她原來是個不識字的鄉下姑娘，然而她性情很溫和對我很謙恭，遜讓，不驕傲，凡事都依從我解決，對於我的父母又特別尊敬，無如我還是依舊是平平常常的對她，因為她不識字，不明人情事故，不知世界大勢，對於男女的結合，夫妻的真義，更不知其所以然，像這樣的人，和木偶又何異，而且原來又不是自願結合，據我看來：她的長處，不能補她的短處，如此怎能長此下去呢，和她住了兩個半月，雖沒有絕對破裂，但也無深情，從此我就到南京來了，不覺已是兩年，我完全也不提她了，現在我正在徘徊猶豫，假如要和她脫離罷，不惟我家庭不答應我，就是她亦不肯脫離我！在我們那地方像這樣的女人，前途更是危險了，如果不和她脫離罷，只有終身和那木偶樣的人做夫婦，不惟說幸福談不到，而且自己太覺沒有勇氣！教她讀書罷，她年紀又大，要長我四歲，我又在外面六七千里，究竟要怎麼辦呢？

答 來信讀悉，答覆如下：你的夫人不是自由結婚的，自然是不如意；兼之「不識字，不明人情世故，不知世界大勢，對於男女的結合，夫妻的真義，更不知其所以然。」這更使你失望。不過，我說一句話，你莫怪。內地女子不識字，是一般的現象，外邊的學校的女子當然沒有這一種缺憾，然而「不明人情世故」那就很難說了。以我們的經驗，都市的時髦女子真正懂得人情世故的也不可多得，真是很少很少！至於「不知世界大勢，對於男女的結合，夫婦的真義，更不知其所以然。」這種缺點絕不是尊夫人一個人所獨有，而是一般的女子，甚至一般所謂大學畢業，外國畢業的女學士，女博士，恐怕能以明瞭世界大勢，深識男女的結合與夫妻的真義的，也是難乎其難。我且反問足下一句，足下試一反躬自問：我果對於世界大勢瞭如指掌麼？我果對於男女結合與夫婦真義，洞悉無

餘麼？恐怕足下不敢一點不猶疑地給一個肯定的答復。那末，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反去責備人，責備一個無知無識的女子，這實在太不恕道。我們不贊成你這種不近情理的責備。依我們的意見是這樣：（一）你的夫人既然對你很謙和，很恭順，對你父母又孝順，這在舊式女子是已經難得。若果因為她不識字，那就勸她出來讀書，好在她的父母有錢，一定樂於栽培她的人情世故，只要出來多經歷些，便會曉得的。這一層不成問題。（二）我們看問題還是在她的年紀，她比你大幾歲。這照普通生理上說，是不大合適的；然而最好還是你先要求她出來讀書，候她到了通都大邑，多見些世界，知識眼界便會漸漸不同，人生觀也會漸漸改變，那時你所不滿意於她的，或須漸漸都沒有了，至少也可大大地減少，或則你會重新愛她的。萬一兩情終於不能投契，大家當面說明，她固然也不會

再像從前那樣封建頭腦，以離婚爲女子的奇恥大辱，自己可以另外找到她的相當的愛人；你從此脫離羈絆，「天空任鳥飛，」再找你的理想的女子！但是我還要奉勸你一句：眼界不要太高；要找又通人情世故，又明世界大勢，又深知夫妻真義的女子是沒有的，假使有這種女子的話，你是滿足了，但又恐怕足下不見得就是她的意中人！

(一九三三、三、十三)

五十三 供給力量與西洋文明

本埠徐先孚君

這裏，我應得聲明的，我平常自信力雖強，但對於合理的和好意的指示或勸告，始終是在等候着接受。

上次論體育問題一函，乃鑒於最近上海體育界發生一莊狂熱的舉動而慨乎言之。此種舉動的記載，即在貴報亦續見多日。那不過僅僅爲了一小團體（十數人）的關係，居然有引誘別

人趨向糜費的企圖。其實，熱河前線早是如何的需要物質的接濟啊！「所言未能盡爲先生所首肯」的地方，或許即在含有血氣的感情罷！所謂軍事訓練，在我國，事實上，某部分的一般大眾，「反有受過訓練的，如商團民團等，惟獨城市的學生還沒有成績給我們看。據說，青年學生是將來國家的柱石呀！然而自然，軍事訓練必在乎全民的普及。關於生產勞動，在我看過了蘇聯影片「生路」以後，愈爲增堅我的信仰——工作是人生大道，豈只學校的課程而已哉！至於西洋文明的真髓的二個力量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野只在一個「支配的力量」而已，先生把進化的供給的力量（征服自然）也劃分界限，我不能抑亦無從奉答，倒要請教！因爲我想，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下一樣，自然都在侵略我們。譬如，我們造了一座橋，在奠基時，風雨水以及空氣等即開始它們的侵凌，難道宇宙對於資本主義的環境和社會主義的環境也分厚薄麼？以它們的差別只在「指導人類進化的方向的力量」。此種差別，簡單言之，即一是爲少數人的利益，一是爲多數人的利益，倘要詳細伸說的話，先生能否容許我稍久的時間？貴報能否容許我較大的篇幅呢？不過，中國應遵的方向是資本主義抑是社會主義，這是很容易解決的，我想，倘人

是不盲目的話，總可看見現代的資本主義沒落了，德模克拉西動搖了，人若不懷於前車之鑒，則請向此途邁進罷！先生提出五條出路的指問，其實，我前函中討論我國人民弱的問題中，已暗示了他方面的研究，今經先生指明，甚感所說的這些問題當然屬於「指導人類進化的方向」的問題，好在我雖不敢自稱研究社會問題，至少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的企圖，早已具有抑亦應當具有興趣和意向甚至嘗試了。有機會，我總要請益。然而在現在的環境，說話又很為難。另外，先生說我「所研究的只是替少數社會階層想方設法」一節，我是不敢奉命的。如以前函而說，本是我一時的感慨，拉雜寫下，以求教益，談不到什麼「研究」；如果不止這點的，則不知先生何所據而云然敢問！

答 足下第二次來書，對於記者前次的答覆有所討論，孳孳不倦，足徵力學之忱，用述鄙見以求正於足下：（一）足下說我「把進化的供給的力量（征服自然）也劃分界限，我不敢抑也無從奉答……：因為我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下一樣，自然都在侵略我們。」這話應分兩層

答覆。假使供給的力量如足下此信所說的『在社會主義與在資本主義之下一樣』是因爲『自然都在侵略我們』那不但在『西洋的文明』國家中的自然是一樣地侵略（應該說是『侵襲』）我們，就是在中國，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是一樣地侵襲我們，那你便不能拿來做『現代西洋文明的真髓』的必要條件，就是說不能把牠當做一種決定的因素。明明足下的前信上是這樣說的，『現代西洋文明的真髓何在？』是供給的力量，一是支配的力量。』如果足下的前信說得是，那足下此信中的『自然都在侵略我們』這句話便不對。若是這句話對，那前信所說便非，二者必居一於此。其實『征服自然』即足下所謂『物的科學』爲工具，然而征服自然是在人類社會中進行的，牠的進程的速度，在在與人類的社會制度有密切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征服自然，在

社會主義社會中，也要征服自然，供給力量，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征服自然，是用全社會的人類盡量發展的聰明才力，有計量地，有系統地，最經濟地，最充分地，供給力量，征服自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征服自然，却是有一定的限制，譬如，牠不能而且不願使一般工農羣衆平等地提高文化程度，致使大多數的聰明才力不能盡量地發揮，不能充分地用之於征服自然，供給力量。這在十六齡的社會主義國的蘇聯之征服自然成績與世界中一二百年的資本主義社會，如英，如德，如美，等國之征服自然的成績比較中，我們便可一目瞭然，這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特色，若果不了解這一層，那足下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差別」只在「指導人類進化的方向的力量」也就失却了一半真實的內容。足下以爲如何？（二）將來的社會進步與改造的重大責任，不是

青年學生所能擔負的了，縱或他們受到充分的『軍事訓練』也沒有用，他們至多也不過做到一八五〇年代的維也納的學生軍，然而『五卅』以後歷史告訴我們，即此一層也沒希望，這是歷史和社會的關係，決定了他們不是偶然的啊！若說『青年學生是將來國家的柱石』那末，我們也可以說，現在的國家柱石，就是以往的青年學生，說到這裏，我不能不長嘆一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然而青年諸君聽了我這話，且慢發氣，試去做一做看，方知我們注重大多數民衆的健康問題，與軍事訓練而把青年學生的軍事訓練放在次要的地位的苦心，君以爲如何？（三）足下前函鄭重地告訴我們說：『我以爲這篇文章有關民族興衰，國家存亡，』並且長篇大論發揮盡致，而此函一說：『前函……本是我一時的感慨，拉雜寫下……說不到什麼「研究」，』若果這

話不是客氣，那就有點輕率，而且把這種『有關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問題，只出之以『一時的感慨，拉雜寫下……』，竊爲足下不取！（四）足下對於『此種差別』願意『詳細申說』固所歡迎，但有一層，我們的『讀者顧問』一欄，地方很小，若是詞多於意，冗長過分，而內容空虛的文字，我們不能不割愛，因爲其他讀者大眾的通信權利我們不能不顧到。足下如有高見，務求簡當，譬如足下此信中所舉的詩歌因爲佔的篇幅太多，所以略去，併請原諒。（一九三三、三、十四）

五十四 學徒生活之回顧與前瞻

宿遷靜盦君

記者先生：我是一個青年。今年才念一歲。回想我十七歲的時候，由初級中學畢業因受家庭經濟的壓迫，無力升學，遂由親友將我推薦到一個洋貨布疋店中充當學徒。當時我因感到失學的痛苦，和入商旨趣的不投，我就不願意就商，但是目覩家庭的窘狀，貼體父母減輕擔負起見，只

得被這種惡劣環境支配了。到了現在，進店已滿三年，方才充升店員。想起三年中所受的痛苦，真所謂「含辛茹苦」，「艱難備嘗」，而一言難盡了！原來商店中的通例：學徒學業三年，始能出師，出師後，方能稱爲店員，酌定薪金。而在學徒期內，只供宿膳，辦事純屬義務性質，不准支薪。於如辦事不周到，或能力所不及者，則申斥頓加，甚而打罵，簡直是不堪言狀了！我既爲學徒，亦在所不免。我先將我所受的痛苦，告訴與先生一聽：我進店因我個人略具文墨，及辦事幹練，及能勤儉耐勞，熱心服務，所以頗邀經理青睞；但實際上，亦仍不好，天天可算都做些傭役的事情。清晨黎明即起身，無非是掃地，引爐，洗茶碗，擦燈，灌烟袋，看門，甚至於替經理疊被褥，整理溺器，及捧烟敬茶，伺候客人等等雜事，以一天二十四小時計算，睡眠以外，即無一時不在工作之中。若是自己抽暇補習學業，如閱書寫字，那就犯店規了，同人一致起來禁止。試問像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興趣呢？現在既爲店員，做事又不落後，當然應稍優待一點。誰知其仍不提高！此外另有一件最痛心的事，就是有一位高級店員，生性惡劣，專喜在賬面舞弊，以充實他的私囊，事於去年冬季某天，又在賬上作鉅款舞弊，當時被我看破綻，我因對方前途攸關，未便揭破，就私自與另一學徒計議，我以爲既

是同儕，互相時時慰勉，感情尙稱融洽，有甚麼談不到呢？詎知其乃是個陽奉陰違，善博歡心的人，他馬上就一五一十告與店員，店員即時震怒，但事與己不利，未便聲張，只得暫時忍耐，但從此芥蒂一生，因為勢力關係，他常虐待我，以我爲其眼中釘，時時刻刻想剷除我。我勢力孤單，他朋比爲奸，如何能戰勝過他呢？只得與他「虛與委蛇」——「一味敷衍」——表示服從，表示退讓，而還仍得受他指揮，不能與他對抗。他還有時在經理面前，妄加壞話，敗壞名譽。若是與他用最後手段，也不能制止，所謂人嘴大，我嘴小，鴨蛋不能碰青石，卽如弄至經理面前，經理仍袒護他，反批評我不好。處在這一種惡劣環境蹂躪之下，實在沒有掙扎的餘地，只有「忍氣吞聲」——「呼籲無門」甚至「長吁短嘆」——「獨坐欷歔」——「噫！真非人類之日了！」一方面還有我們家庭。父親前年棄養，身後蕭條，只有慈母在堂及弟妹各一人。連年舉債，共逾千元之數，非特一時無法彌補，然每年一切費用，均仍須我個人獨力擔負，親愛的先生，請你替我想，我在這「進退維谷」——「左右艱難」的境遇中，還能有甚麼良善辦法，對此許多困難，都能迎刃而解呢？我午夜循省，以爲人生所遇困苦之事，總須設法應付，以謀戰勝，不要「坐以待斃」！我現在有三種辦法：（一）卽時辭却我店員職務，以

我初中畢業的資格，另謀他種較好的職業。(一)客歲我有二個朋友，一個去上海就事，一個到鎮江就事，二人臨時，都允替我謀事；誰知在此將近一年之中，二人音訊全無，我亦無法探問，究竟是如下的下落，閱貴報時時載有上海職業指導所徵求人才的消息，但不知該所是甚麼辦法，及其內幕一切的事項。我想到上海應徵，順便訪友。(二)近日貴報載有上海航空會徵求會員，我想入會，充當會員，學駕駛飛機，作一種青年報國的舉動。總之一個人生在社會上，總須作一番驚人的事業，及有利人羣的作爲，以圖發揮自己光明的前途，謀自己終身出路，切不可自暴自棄，自甘下流，始終受環境支配。我個人年輕學淺，見地不明，久慕先生宏才碩德，不吝指教，敬請對我三種辦法，能否實踐！及於家於店，另有何種強而有效的辦法？在報端逐條指示，以開茅塞，則感先生之大恩大德，孰有甚於此焉！

答 看了你的信，不但思想很好，文字也很可觀。你這樣的初中畢業生，恐怕還很少有；而且你所說的話，都很準情酌理，論理，無論什麼店家或機關處都該歡迎你的。當然，到上海來，開拓眼界，增長學識的機會多得。

多，然而上海現在三百二十多萬人，失業者已不在少數，足下前來，恐也毫無把握。你的第一種辦法，我們固然欽佩足下的志趣遠大，然而却不能保證足下一到上海就能找到職業，這是一。第二種辦法也屬渺茫，報上雖有職業指導徵求人才的消息，我們希望你不要存有奢望，這些消息不過是「廣告」而已。這是二。第三種辦法，近日上海各種都在鬧着「航空救國」熱，你要做航空會員當然是可以，然而你切不要把航空會員與「學駕駛飛機」混做一談。一個平頭的會員絕沒有學駕駛的機會，那要另具一種資格方可以，不然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會員，要得多少架飛機方能供給他們人人學駕駛呢？總而言之，你在家中也是不能過，出來也未必就有把握，然而至多也不過和你在家一樣地不能過。根據這種決定，冒險出來闖闖也未始不可。（一九三三、三、十五）

五十五 遺產問題

鎮海斯蔭君

貴報創讀者顧問欄，使讀者得解決一切疑難問題，每讀答覆諸案，深為欽仰。現在我有一件未決的事，我家有兄弟五人，早已分產，大房有子三人，二房有子四人，三房無子亦無女，本人已死二十年，其妻尚在，四房一子，五房二子，三房之妻，自夫死後，迄未招姪承繼，據伊對人云，一，恐怕嗣子不肖，更增老來飢寒之苦；二，姪輩無優秀傑出之人，若隨便選擇一個，則其餘者難免因妬生恨。因此之故，生前不願招嗣，將來三房之妻死後，鄉間婦女，決無遺囑及正當手續之預備，則承繼就成為問題，依照吾鄉習慣，譬如大房無子，應由二房承繼，如大房本人喜愛三房之子承繼，名曰愛繼，祇可分給一半財產，而另一半仍須由二房之子承受，現在我要請問的，三房無子，固應四房承繼，惟四房亦僅一子，是否可以一子兼祧，抑或理應五房遞補，希惠函答覆。

答 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而又未脫封建習慣中的中國社會，家庭為爭產而訴訟，真是不一而足！足足下來信，諄諄以三房無子，不願招姪承繼，

恐怕其妻死後，析產之事，成爲問題。據我們看來：一個人的產業他要分給誰，就分給誰，他人是不得過問的。即使三房無子，其妻死後，應該由姪輩承繼，那也只有從姪輩多的一房，如二房或大房中，挑選一人爲嗣，也不一定非由四房承繼不可。最後，我們還要奉勸一句：俗話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意思就是說，承受祖先遺產的，十有八九會因衣食飽暖而墮落；嫁資豐富，娘家有錢的，也不能保着她一輩子不受苦。好男兒，好女子都不屑注意此等事。假使足下就是所謂『四房』，那我們就勸你不必爲兒子爭這一點不出力的家產，爭得一點家產，不見得是什麼好事；你有力量就栽培他讀書，沒有力量讓他做工也好，總歸讓他自己獨立去創才是爲後人的道理。若果足下就是所謂四房之一子，那更可不必。因爲我們看你這樣文通字順，又在公共機關辦事，也

應該把眼界放遠點，爲什麼只望着家裏一點的財產呢？爲足下惜之！

(一九三三、三、十六)

五十六 窮師範生的出路在那裏

殷日炎君

我有一個問題想費你一些精力和時間來替我解答！我是一個行將畢業的師範生，在這充滿着矛盾的社會裏面，畢業後的出路問題，倒犯着異常嚴重了。在理論上：所謂師範生，應當就其被注入的一些教育常識，做一個小學教師去宣教，是無異議的，可是在封建的殘餘勢力仍舊維繫着的社會裏，以你這毫無權勢和金錢的窮小子，那裏有個適當的小學給你進去服務，較爲完備的小學嗎？談不到！省實小嗎？更談不到！因爲那些只有被我們所謂「社會地位」較高的師範生們，甚至於中學畢業生們，才能領到聘書的。窮小子充其量也不過把你送到一個普通的鄉村小學去，月薪是只有十一二個袁頭，校址是異常偏僻狹隘，並且常常要欠你幾個月的薪水，或者發給你幾張不兌現的欠薪票，這樣，你能維持你的最低生活嗎？你能養活你的老婆和兒女嗎？這

實如打下「十八層地獄」的絕路！退一步講：即或你能夠鼓着所謂「犧牲的精神」，不畏凍餒，不畏艱難，硬着頭皮去做，可是，你能昧着良心把你所受人家灌輸的似是而非的學識，去麻醉那班充斥着新生命的兒童，尤其是鄉村中爲將來革命隊伍的兒童嗎？你能有拍馬的本領去奉迎那些豪紳地主和教育行政機關的局長委員嗎？否則，亦要請你下職，回家去抱抱小孩！總之，這一條所謂「學以致用」的師範生正當出路，是不大亨通的。這時，先生或許要問我，你不會升學嗎？可是在上面已經說明我是窮小子，在這教育資本貴族化的現社會裏，當然是沒有升學的權利的，即或有一兩個標榜着救濟貧寒青年的大學，而你的零用和考費又從那裏出？家庭的用度又有什麼人替你負擔？並且你願意做個鴉片酒精式的商品，從現社會的大學裏造出來吧？所以，莫說我沒有錢，即有錢也不願意進這一流的大學！到了這裏，先生一定又要問我：你既明瞭在現社會上是無你的出路，何不負起時代的使命來，向社會去奮鬥呢？不過，我又有一點意思要和先生商榷的：現在社會奮鬥的隊伍中，真實的領導者是在那裏？能夠真真喚起大眾的使命者又是在那裏？爲我所接觸的所謂覺悟的許多青年，也不過是些抱愛人，穿西裝，賺錢，求利，追名的小資

產階級的意識者，做些掛羊頭買狗肉的勾當，不但不能夠去接近大衆，領導大衆，並且只知自身享樂，這一類人，你能和他們爲伍嗎？和他們同流合污嗎？我是天天要吃飯的，我不能夠扎起肚子來負起時代的使命去奮鬥！所以，在陷入這混雜矛盾不可自拔的時候，膽敢來請教先生，望先生指示我一條出路。

答 中國的經濟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榨之下迅速地日趨於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教育自然是談不到有什麼進展，那麼，師範生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初級師範生總是小學的師資，小學教員的痛苦在各國都不能免，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譬如上海罷，每個小學教師，每月至多不過三十元左右的薪金，除了房金伙食所餘已無幾，再加上必需的零用，那就十有八九都是拮据異常。若果有老婆孩子的話，那只有讓他們喝西北風了，而且每年寒暑兩假至少要有兩個半月不發薪水，同

失業工人一樣。全國的唯一大都市的上海的小學教師生活尚且如斯，內地更是一言難盡，這個問題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整個的政治問題，整個的社會制度問題。自然，我們小學教師，應當各爲其自身的利益而奮鬥，然而要知道要離開整個的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自身問題是不會解決的。肚子固然不能餓着去做『負起時代使命的奮鬥』，然而你不做這種奮鬥，依然是要餓肚子，大多數的人要餓肚子。不餓肚子或是沒有餓肚子的經驗或恐懼，或是對於餓肚子的同情的，又誰願去『負起時代的使命』呢？就上海的情形看來，不但多數師範生沒有出路，就是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甚至歐美留學生都往往找不着三數十元的職業。我們除了對於現狀要求改革而外，又有什麼法子可以救濟這種恐慌現象呢？這倒是一個最要的社會問題。特鄭重提出，請讀者大

衆討論一下。(一九三三、三、十七)

五十七 兩個三角戀愛問題

何超民君與炎君

簡略的說一下子：就是一個甲男乙女相交二年，雙方家庭也都默認婚嫁的可能。最近乙女另愛丙男而置甲男於不顧。其所以移愛之故，當然伊覺得過去是錯誤，是盲目的。照理論上講：甲男既知如此，最好是「拉倒」。因為這種事根本不是勉強可以成功的。不道甲男見解不高，佔有慾極盛；乙女以家庭親友間，早已知道伊和甲男的關係，畏懼誹言，乃遂甲之願正式訂婚。可是中心十二分痛苦，仍不忘情於丙男也。說到丙男他是一個從千災百難苦辣酸甜中滾過來的，快三十歲的人了。對於伊的熱情當然接受。惟他不願令甲男難堪。所以他不但不敢勇前進，反而努力替甲乙二人恢復舊有感情。同時他和乙女說「此後以兄妹相處，勿涉他念。」不過乙女於不言中，似有不滿之意。先生！在這種情勢之下，乙女應當走那一條路？丙男應當走那一條路？

答 三角戀愛在記者想來，快樂恐怕不能抵償痛苦。而且我很希望你

不要管這種閒事；足下在電報局天天聽不見熱河失陷，承德不守，平津危急，國破家亡的警耗麼？怎會還有這樣的興頭來討論這種問題？據我們看來，張三同她好也好；李四同她好也好；甲男同乙女好也好；丙男同乙女好也好。甲丙兩男都同她好也好，只要他們彼此無怨，各得其所，隨便那條路都好，還有什麼值得討論？此次熱河失陷，上海報上有人責備張學良，說他『歌衫舞袖，聲色是娛』，然而沒有歌衫舞袖聲色是娛，不爭氣的國民，又那得有此歌衫舞袖，聲色是娛的高級官吏？願足下三思猛醒！

我初來上海時，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幾個女同鄉。其中有兩位姓朱的，她們是姊妹，大朱和我同學，而且還同選有課，所以我們接近的機會很多。在一學期後，我們已有很大的感情了。有一次，只是我和她在房間裏玩，她忽然提出了些關於戀愛方面的問題來和我討論，同時她又痛快的發揮她從未向我談過的戀愛的理論，當時我還不覺怎樣。後來我慢慢的察覺着她很有意思，

而且以她最近的態度和行動上觀察，可斷定她是在向我示意，向我挑戰。我爲好奇心衝動，便微微的向她露出一種抵抗的態度，她是已有充分的準備，開弓引滿的等待着，果然一觸即發了。以後我們的朋友感情上，便加上了愛的成分了。大約又過一學期的光景，我們的愛情雖已有了相當的程度，可是我總覺得有些滿意她：（一）她太沉靜了，完全沒有天真爛漫的態度；（二）她的年齡比我大兩歲；（照生理上男女結婚的年齡，女的應比男的小。）在初時我都不覺怎樣，後來覺得處處感着苦悶，全未得着戀愛的樂趣。若要拒絕她，但她始終對我很好的，我爲感情所難，又不忍拒絕。因我們的住址相距很近，她的妹到她那兒來玩時，我也常常會面的。她（小朱）是一個又天真又活潑剛成年的處女，論漂亮當然勝於大朱，身體也很強健，惟學識和經驗不及乃姊耳。最初我本對她具有一種野心，後因和大朱生了那種關係，我才打消此意；但自我感覺和大朱不能進行時，我的舊念又起了，便決定轉過方針，向小朱進攻去。事很如意的，我一向她示意，她便表示接受。不過她已知我和大朱的關係，起初還疑我不是真意，後經我屢次的解釋，才信服了我。這樣我和小朱又由朋友而生愛情了。此後我便微微的向大朱表示冷淡，她莫明其妙，我又將我和

小朱的關係告訴她，她氣極了，哭了兩天。但她仍不願和我破裂，反而責我用情不專。後來她便常常辱罵小朱，並申言若我和小朱成婚了，她定要叫父母斷絕小朱的經濟關係。（因他們的父母比較要愛大朱些，所以這話她能說得出，也能做得到。）在我想來，我對大朱雖有些不滿，但她有時的確比較能夠體人些，不過拒絕她要容易點，因我們的關係是她先向我挑戰，而由我反抗所成的。但為感情所難，又不忍拒絕。在小朱方面，下戰書也先是我，進攻也先是我，她既受了我的愛，當然又不能對不起她，率性同她成婚吧。若是真的斷了她的經濟，又怎麼辦？我的經濟又不能供給兩人的需用。所以我真是進退兩難。她們也感着極大的痛苦，而且姊妹間的感情一天惡劣一天。我不知怎樣辦的好。現在提出幾點，請先生務必以教我：（一）我對她們兩者都斷絕嗎？還是成就一面呢？（二）若採取後一問，又成就那一面？（三）成就一面後，對他方面又作如何對付？（四）成就一面後，萬一他方面不幸而演出慘劇，於法律上我是否應負何種責任？（五）對兩者都拒絕於情於理是否說得去？拒絕後於我自身將如何處置？於她們將如何對付？

答 既然同大朱發生戀愛，就不該又去進攻小朱，現在一隻腳踏兩

隻船事齊乎？事楚乎？宜乎足下之左右做人難了。這種問題旁觀人不能代爲做答，最好是由你自己解決。然既承下問，我們也就不得不略貢所見如下：（一）最好是兩者都拒絕，回過頭來做學問上的奮鬥，一個年紀輕輕的人，陷到情網裏，便會葬送你的一生。（二）既不能一齊拒絕，必須於兩人中間，決定誰迎誰拒。若是爲你自身打算，還是舍小朱而取大朱。因爲大朱是她向你進攻，她又大你兩歲，她自然也曉得這種缺憾，因此她一定對你的情感更真切，更可靠。她的沉靜寡言，並不是她的壞處，正是她的好處。天真爛漫是好，然而惟其天真爛漫，她也易於動搖。『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足下以爲然否？（一九三三、三、十八）

五十八 「中國的病在那裏」的問題

江陰濮秉鈞南京柏超兩君

申報開了讀者顧問欄後，我是常留心看的，常看見先生和許多讀者的宏論，對各種問題予

以詳盡的討論和真確的解答，欽佩之至。不過最近先生兩次答復沈祖光君「中國的病在那裏」的問題，我不能認為滿意，我覺得先生並沒有站在顧問的立場上予沈君以誠懇的解答，沈君對於現代政治學說，雖然缺少研究，討論的文字有矛盾的地方，而沈君所提出的問題「中國的病在那裏」是值得討論的，沈君的態度是誠懇的，「國家的定義是什麼？政府的定義是什麼？」先生在指出沈君的錯誤後應該接着告訴他什麼才是真確的定義。先生既然有「中國的病在那裏」的根本見解，應該予沈君以仔細的解答，申報讀者要知道「中國的病在那裏」的人，不曉得國家和政府的定義的人，恐怕很多，先生不必等他們去「究研了現代政治學說」再來討論和解答呢！讀者顧問欄的緣起裏，我記得有這樣一句話「任何人都有解答問題的義務」先生，你就盡了這個義務罷！（以上濮君）

前幾天的讀者顧問欄裏，發表的兩篇文章，兩張同時拿起對看，不禁使我莫明其妙了，本來在下是第三者，根本摸不着這其中玄奧，是沒有饒舌必要的，不過在這「中國的病在那裏」這個大題目之下，看到了些不關痛癢不着邊際與題目驢唇不對馬嘴的惡辯，真是可笑，可驚。現在

中國到甚麼時期了，外侮日急，內政不修，雖然政府當局的意見暫時爲日本而合作，但究竟能不能合作到底呢？加以天災人禍，帝國主義的深入，農村經濟破產，教育，政治，尤其是財政，何止千瘡百孔！不想商討一點辦法，預備供政府採納或藉此喚醒沉醉中的同胞，指示大眾的出路作黑夜中的路燈，迷途人的指南針，斟字酌句有甚麼用處。這塊並不是×文社的出品，專講究文字的，這裏是實際而切身的問題啊！講了半晌，究竟中國的病在那裏，我可以作一最簡單而最明白的解答，那就是在四萬萬人心中的「一轉念間」，只得要四萬萬人的心中，都存着向上的念頭，那麼中國這一場大病便會很快的好起來，不信麼，請看德意志當歐戰以後是如何的疲乏，那些協約國所限制他的條約是不是比現在中國的處境還難，但是他們國內的民氣不死，人人都想向上，經過十三年努力的結果，德國竟回復戰前的健康了，所以我說中國的病不怕怎樣難治，不怕怎樣複雜，祇要四萬萬人的心中「一轉」——恢復民氣——便會好了，至於四萬萬人的心，怎樣轉，怎樣向上，那就不是本文所能論及的了，好吧，現在既然說到四萬萬人應當怎樣向上，不妨我也提出一個問題是：全國同胞所應當認識的途徑是什麼？（以上柏君）

答 我們因爲答復沈祖光君的來信，討論「中國的病在那裏」的問題，引起了讀者如江陰的濮秉鈞和南京的柏超兩君的責難，兩君以爲我們不應當只指責沈君的說話不對，而應當「站在顧問的立場上予沈君以誠懇的解答」。柏超君說得更熱烈，以爲我們的辯論都是些「不關痛癢，不着邊際與題目驢唇不對馬嘴的惡辯，真是可笑，可驚」。柏君這樣聲色俱厲，甚至帶有一點恐怖的情緒，我們並不怪柏君，不但不怪，並且覺得柏君這樣的讀者若果再多一些，那便是我們的「讀者顧問」已經在讀者大眾之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已經引起讀者很大的注意，本欄記者縱或真「可驚」，就死在九泉也當瞑目。不過任憑柏君怎樣高喊着「驚」呀，「笑」呀，然而我們的顧問的天職還是要盡的，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我們答復沈君的態度雖然有時過於

嚴重，然而却不能說不誠懇，恰恰相反，惟其是十分誠懇，才不知不覺地表示着嚴厲的態度。「中國的病在那裏」這個問題雖然是本欄編輯先生代替沈君來信與我們的答復所下的標題，實則這個標題正是沈君來信所討論的根本問題，並不如柏君所說，真是一驢唇不對馬嘴。「這是一。我們答復沈君的來信，專門指摘沈君的不是，也不是我們生性好「辯」或是一「舞文弄墨」，乃是我們讀者顧問的一種答問的方式，也可以說，是富有引人入勝的啓發式的帶有教育意味的辯論方式。記得歐洲一個有名哲學家，一位比較青年的大學教授（這在歐洲差不多是例外，）他雖然也是新康德派的唯心論學者，改良主義家，大戰時他却曾激烈地反對過戰爭。他的信徒很多，也有一種組織，有一次他們開年會，這位大學教授作報告後，遂令到會各會員各發問題，他對於提

出問題者，總是先不答復，極力地並且是無情地窮追發問者對於他新提出之問題的意見，必待發問者對於某問題的意見「理屈詞窮」，「精疲力竭」沒有一點可以閃躲的餘地，然後他才徐徐地發表他的意見，聽衆沒有不渙然冰釋，如飲甘露的。有時會員被他窮追，無詞可答，甚至繼之以哭泣，然而他絕不因此種情景而中止其問難或改變這種窮追的態度。這又好比研究數理，一個數學難題來了，馬上就去問教員，教員馬上告訴他演算的方式，那他一定對於這個難的解釋的公式不會深切地了解，必須待他用過一番心思，想了種種方法，都是「此路不通」之後，再經教者加以指點，他便會豁然貫通。而且他以前的一番苦思正是他現在豁然貫通之必經的過程；沒有以前的苦思絕不會有以後的豁然貫通。記者不肖，竊取斯意以與讀者周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這是二。沈君來信對於國家政治的見解完全爲現在一般腐敗的學說所浸淫，成見極深，就是說，若不把他窮追到他「無地自容」，「無辭以對」，並承認自己的錯誤以後，我們對於問題的正面的解釋，他是不會了解，不會接受的。區區苦心，或一時不爲親愛的讀者所原諒，然終久必爲大眾所了解，此則所敢自信者也。這是三。而且有許多問題，在辯論過程中，我們就可看見彼此對於此一問題的根本見解，不待答者正式地答復，才見分曉。說到這裏我們還要討論讀者大眾的意見，然後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或則到了那時，只須把我們所辯論的，做個結論便得了。現在我們且先研究柏君對於「中國的病在那裏」的診斷。若何？柏君說：「究竟中國的病在那裏，我可以作一個最簡單而最明白的解答，那就是在四萬萬人心中的——轉念間。」這就是說中國的病就在

於四萬萬人心沒有「一轉念」。那我們到要請問柏君：中國的四萬萬人心爲甚麼就沒有這「一轉念」呢？誰使他們沒有這一轉念呢？上帝呢？那我們就勸大眾到禮拜堂裏去禱告好了！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牠們都是在唯心論雲霧中翻筋斗，確實是一樣的。怎樣一轉念中國便得救了？爲甚麼四萬萬人就不能大家齊起心來「一轉念」呢？這裏有甚麼「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祕沒有呢？若是有的話，請問在甚麼地方？若是沒有的話，那我們還是要追求這種使我們四萬萬人不能「轉念頭」的「社會原因」與牠的物質原因，即經濟的原因。若果這種上天下地的幻想——一轉念的念頭不根本取消，我們就告訴你們說中國病在那裏，你也不會相信。即使退一萬步，承認你這話有相當的理由，然而也只說的是中國的病象，而沒有看到中國的病根。這是四。

其實柏君無意識地已經說出了中國的病狀，柏君不是說：「現在中國到甚麼時期了，外侮日急，內政不修，雖然政治當局的意見暫時爲國難而合作，但究竟能不能合作到底呢？加以天災人禍，帝國主義的深入，農村經濟破產，教育政治，尤其是財政，何止千瘡百孔？」這都不是「病」麼？誰人能否認這都不是中國的病呢？但我們既然要治病，就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定要追求牠的病根在甚麼地方，然後用「打蛇打七寸」的辦法去做根本治療的企圖，才庶幾乎有效。柏君說了這一些病狀，究竟誰是主病，誰是從病，誰是心腹之病，誰是癰疥之疾呢？自然柏君是未暇深思的。然而我們從柏君這一段中國病狀診斷書中，已經找出了一半近於病源的話，就是「帝國主義的深入，農村經濟的破產」所謂帝國主義，就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勢力之最後階段的政治

形式，中國農村破產，便是這種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的結果；我們要想瞭然於這種病根所在，一定要：（一）研究國際的經濟政治與中國的經濟政治的關係；（二）研究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的統治者在歷史上的成績與殖民地的統治者在現代的命運與其行動之物質的原因；（三）國際平民或貧民大眾之奮鬥的歷史與其遠景。若果大家能耐心對於這三件事有了相當的研究，那他對於中國的問題，國際的問題的觀察，一定會與現在這種「囫圇吞棗」的觀念不同。到了那時，你再來觀察中國的現象，許多從前你以為奇怪的事，現在都覺得到牠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了，也就都找到牠的解答了。譬如，國際聯盟萬不能解決中日的糾紛，不但不能解決中日的糾紛，並且在用另一方式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我們早已說過，大家自然不相信，現在不是處處都證實了。這

「幸而得中」的預言嗎？實則，只要你肯平心靜氣照着我們前面所指的三種方法去研究，一定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的。這是五柏君的觀念實在太不清楚了，要商榷的地方還多，然而即此而論，不覺已經一大篇了，就此中止，以後再談罷。（一九三三、三、二十）

五十九 貧困青年的讀書問題

宜昌龍維揚君

接奉復函，承蒙指教，深為感謝。可是先生謂，目下的學校都是為有錢人而設立，而其所教的亦是替有錢人說話的，你既然沒有錢，這些學校不必進去。是的，不錯，沒有金錢，又怎能進學呢？可是今日的中國，無錢的人，恐怕要佔全國人口十之八九，無錢就不能升學，那末一般貧困青年不是要演成個個都無書可讀嗎？現在我所要請教先生的，就是：看能不能打破金錢的界限，而為無錢人找一個有書可讀的機會。至於努力奮鬥，當然沒有不成功的一回事，可是無相當的程度，那怕你如何奮鬥，如何努力，也會找不到門徑，於事無濟，為民衆導師的高明先生啊，請給我一個指

教罷！

答 在現在的中國的社會制度與政治狀況之下，『一般貧困青年』自然沒有正式入學讀書的機會，但是，這不是說我們青年就不能讀書，沒有讀書的機會。在宜昌，我們不曉得怎樣的情形；我們在上海，就拿上海作比罷。上海一般青年店員與失學的青年，現在就有許多地方，可以有讀書機會。因為公共圖書館設立的漸漸地多了，譬如我們的流通圖書館每日平均看書的有三百人，此外商會及其他各處圖書館想亦大致相同。從此推廣下去，人數將來還要多。這樣在社會中豈不是無形中造成了許多自修學校嗎？況且我們又為讀者特設『讀者顧問』一欄，以備讀者質疑問難，我們覺得這便是給無錢的青年造成『一個有書可讀的機會』，其收效並且比正式學校還要大，這是我們所敢預斷的。

假使外省各地都照這樣辦，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足下正可在宜昌努力鼓吹此等事業，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

一九三三、三、念一

六十 怎樣到邊疆去屯墾？

向青君

請能夠爲這問題下詳細的指示。就是我要到西北或東北去屯墾，但感有如下的幾點困難：

(一) 苦於途徑不熟，川費難籌。(二) 萬一若能達到彼方，即人地兩生，何以找尋工作？(三) 中國人素有團體觀念，萬一我能夠如願找到屯墾的工作，但會給他們本地人的幫所排擠。(四) 聞上海有西北屯墾團，未知我能加入否？該團並無章程，未知加入需要多少手續？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因無力升學，而在中國內地尋工作做，又非常的困難，故有到西北或東北去的志願，年來邊陲多事，皆國人不肯到邊疆去的緣故，但國人並不是不肯去，因到那邊去人地茫茫，難以安全生活，望諸先生不吝賜教爲幸！

答 近來「到邊疆去」的呼聲高起來了，這個呼聲裏隱藏着社會關係的矛盾：（一）中國的農村因蒙資本主義的資本的侵入與城市工業的發展，軍閥的內戰，政治的不良而日益破產，遂形成農村之相對過剩人口；至於城市的工業雖相對地發展，然而民族工業終敵不過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傾銷，不得不衰落，於是又形成城市的相對的過剩人口。因城市與農村之相對的人口過剩，而社會的恐慌日益無法挽回，於是一般人就高叫着「到邊疆去」，意在以邊疆爲尾閭，容納本部失業的工農以和緩恐慌。（二）有些青年在內地社會找不到職業，又不追求所以失業的根本原因，遂發生「到邊疆去」的夢想。足下就是這一類的人，「因無力升學，而在中國內地尋工作做，又非常的困難，故有到西北或東北去的志願。」這種思想就是畏難苟安，臨陣脫逃的思想。須知在中

國內地尋工作做固然不易，而「到邊疆去屯墾」更是難乎其難。你沒有勇氣在中國內地的社會上奮鬥，那你就更沒有力量可到邊疆去屯墾；而且現在的邊疆，你也知道：「年來邊陲多事」，所謂邊陲多事，就是西有英國之窺伺藏邊；東有日帝國主義之侵畧遼蒙；北有蘇聯革命的影響及於外蒙，就是常人所說的「赤化」。那你到東北與西北更不是難上加難了嗎？然而我們並非絕對反對大家「到邊疆去」，但須有下列一個條件：必須中國本部的政治社會有了相當的清明，我們到邊疆去才有意義，不然，我要請問：你到邊疆幹什麼？義勇軍凍得要死，餓得要死，拚命沙場，雖說報上也在大登捐助義勇軍的啓事，或些微的捐款，究屬杯水車薪，何濟於事？然而馴致此等現象的原因，不在邊疆，而在本部。本部不弄好，邊疆只有日蹙百里，在「長期抵抗」的名義之下委之於

敵人。你到邊疆去做甚？再總括前說，答復你一句：在內地謀生固然困難；到邊疆屯墾，更是難上難。內地的政治社會不清明，到邊疆去便無意義，有志趣的青年先要在內地有紮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不應有逃世的思想。（一九三三、三、十七）

六十一 爲讀書而引出的風波

本埠趙勇誠君

我的家是居住在萬山重重的一個鄉村裏，在那裏，一切封建勢力以及舊禮教現在仍是很完全的保存着。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舍妹才六七歲的時候就被父母依了媒妁之言許配給本鄉的一個劣紳的兒子，到了民國二十年春，對方就要求結婚，這時舍妹才十六歲，在小學五年級念書，她的未婚夫是十七歲，亦同樣在小學五年級，這時因爲他們雙方的年齡都太小，所以我們家裏的人都竭力的反對，然而對方的家長的腦筋實在太頑固了，再四再五的要逼，非即結婚不可，但我家也同樣的堅持着，後來對方又另說：「結婚不過是形式（？）上的表示，」在結婚以

後，仍許舍妹在家繼續求學，至是我的父母被迫得沒有辦法，只好妥協了，但事雖如此，而舍妹却甯死不從，幾乎自殺了，但是一個才十幾歲的女孩子如何能夠反抗得了啊！後來終歸被迫而屈服了。在結婚後的最初，對方也還敷衍前言允許舍妹回家求學，不料去春舍妹小學畢業後，決心繼續入中學，於是乃徵求對方意見，而對方却絕對反對，并以無力供給爲却詞，我們也再四再五的去向對方的家長說明種種情理，并且申明不要他經濟上半分的供給只求他一句允許，但是對方終歸固執不允，而舍妹求學之心又很切，不論如何不願屈服，沒有法子想，於是我們乃毅然決然的由余領着她到省城投考省立女子中學，投取後卽入學校肄業。這樣的一學期過去了沒有話說，不料今春對方却一點理由不說出來而要求離婚，在過去雙方都是很和睦的，只不過求學的意見上有些分歧而已，而此次舍妹來省也純係爲求學而來，絕對沒有一絲格外的意見，且舍妹在學校裏對於女子應保守的人格也是絕對保持着的，而現在對方竟突然要求離婚。敬乞指教我們應該怎樣解決此問題，并希指示下列的幾個疑問：（一）現在彼等夫妻間的感情已完全消失了，若不與彼離婚今後舍妹勢必遭受虐待，若用和平方法不能求得和好時應如何才能

使舍妹今後的幸福有相當的保障？(二) 以上的事實而論，在法律上誰的理由比較充足？(三) 若對方逼迫至非離婚不可時，應該如何應付之，並且可否要求相當的青春損失和離婚後的生活贍養費？這在法律上有什麼條件和限制？專此敬上恭候賜答。

答 據足下來信所言，令妹只因求學問題，致與壻家齟齬，壻家既然要求離婚，若果衡量不可終身，便趁此離婚，倒是好事，這是一。記者不是法律專家，第二問題，不敢率爾而對，但準諸情理而論，若果令妹真如足下來信云云，毫無他項有傷品格之事，當然曲在壻家而不在令妹，理由當以令妹爲充足，這是二。照普通情理說，甲方提出離婚意見，自然要對乙方負相當贍養費或身分損失費；乙方提出離婚意見，對甲方亦如之，至於法律條文如何，則有律師在。

六十二 師範生的出路

本埠趙寄漁君

說到師範生的出路問題，自然在目前中國社會，師範生是被一般人所輕視的，但是，我們也要問一問：師範生本身有沒有盡了他應盡的責任？如果放棄了本身的責任而去找出路，無疑義地，是到東「此路不通」，到西也是「此路不通」。師範生本身的責任是什麼呢？我們看看目前中國失學的兒童有多少？我們再看看目不識丁的民衆有多少？我們知道這些民衆和兒童是沒有找着出路；那麼，師範生的責任，都盡了沒有？撫心自問，師範生如果拋棄了自己的責任，而去尋找其他的出路，必然只有痛苦，只有煩悶。不錯，本身的生活，個個人須得吃飯，這自然是一個切要的問題；可是，師範生是個勞動者，師範生不可能享受優越的物質生活，實際上也不享受不着；並且，師範生決不能靠託社會來供養你，你必須做一個社會生產者，同時替社會找出路，所以，師範生的責任，是替社會普及生產教育。不過，現在的中國社會，這一條路是荆棘滿途，因此師範生必須具有創造的決心，闢荒的膽量，和堅忍的意志，刻苦的精神，來戰勝一切的阻礙。師範生負起了一

替社會找出路」的使命，師範生自己才有出路可找。我也是一個師範生，我在社會裏面掙扎着將近十年了。我過去曾經在另一條路上徘徊過。就我最近的生活，說也可算是一個優良的位置，一個小學教員，每月拿進三四十元的酬報，也着實是不錯的了，可是我心痛，我已經把師範生的責任拋棄了，我只是在做一個雇傭勞動者。這是我的出路，我們師範生的出路嗎？先生說得好：『我們固然不能餓着肚子去做「負起時代使命的奮鬥」，但你不做這種奮鬥，依然是要餓着肚子，』我現在並不會餓着肚子，但是，我要去做一點為社會找出路而奮鬥的工作，去做一個為社會生產的人。所以我決定在下半年想辭去現有的教職——這裏是一所「為私人賺錢」的學校——想去創辦一所為普及生產教育的學校，這也是我為要多負起一點師範生的責任呀！你以為我的意見怎樣？這一條路能走得通麼？殷君日新，或是其他的同志們，如果能夠共同來擔負起這師範生的責任，我當然十二分的表示歡迎。我希望讀者，同情我的來指導我，幫助我。

答 足下要辭去「為私人賺錢」的學校不幹——想去創辦一所為「普及生產教育的學校」其志可嘉，然而所謂「普及生產教育的學校」

究是一種什麼學校？老實說，在現在政治狀況之下，一個赤手空拳的人要辦一個什麼生產教育的學校，固然是「比登天還難」，即使你勉強辦成了，也不過是上海灘上什麼路，什麼里又多一掛學校的牌子，又多一個「賺錢」欺人的地方。這不盡是由於人的好壞，而是社會與政治環境不容你不如是。依我看來，橫豎是做勞動者；與其在學校裏做咬文嚼字的勞動者，不如率性到工廠或公司裏做個體力或半體力的勞動者。在其間反可找到盡你師範生的義務的機會。至於你的信的，前面既說「師範生是個勞動者」後面又說「我只是一个僱傭勞動者」。這是我的出路，我們師範生的出路嗎？前後話語有點矛盾。其實師範生是沒有出路，要真有出路，只有師範生自己意識地去做個勞動者，在勞動者中去盡他的師範生的責任。（一九三三、三、念三）

六十三 農村破產與失業問題

漣水汪泰霞君

我將成爲餓殍了，懇求先生指我一條光明的出路。我現在述一述我的身世：我是一個人力車夫，我家裏有三個人，一個殘廢的父親，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母，和一個我。我家裏有三畝多田，平時由我母親一個人種；我在拉車餘時，也幫同伊老人家工作。近年來是鬧着水荒，這三畝多田，等於沒有的一樣。我拉車一天所得，在以先總有一元多錢的收入；現今是不同了，因爲拉車的人一天總是多一天。已分去了我生意不少。現在一天連幾角錢都找不到；至今已足負債纍纍了。現在可是又糟了，我鄉又辦了兩部汽車；平時我們所專以爲生意的拉車路線，至今已爲它永遠的奪去了。因爲它載一個人行五六十里路，只要五角多錢，而且又快，一天總要開三四個來回。我們人力車的生意，簡直是沒有了，因爲我們載一個人行五六十里路，起碼要一塊錢。一天，只得做一筆生意，加上現在買賣又不好，幾天還靠不住找到一筆生意。我家的生活，已是到達艱難的極點了，一天三個人連兩頓粥都吃不了。這樣還不是我一家子呢，大凡拉車爲生的人家，恐怕都是和我

家一樣吧！看他們那個汽車站上，天天洋錢如水一樣的多，是多麼的快活呵？我現在車子是拉不成了，我不得不到人家去做長工；於是我又找了兩個親友，爲我找幫人家做長工的事情。過了幾日後，我的親友來了，他這樣的回復了我：現在鄉間人家沒有要用長工的，大戶人家的下人已是滿滿的了，——因爲近來爲水荒沒田種的人，現在都到人家做長工的去。了。小戶人家那裏又要人呢？光明的記者先生呵！我們就這樣的餓死了嗎？現在我們也差不多就要餓死了。我連一個機關的跑腿都找不到，因爲全是滿滿的，說不定還有人在等着呢！我將到何處去？我到那裏去爲誰做工？我將用什麼方法來養活我這兩個年高的父母？見識深廣的記者先生，請你爲我想一個圓滿的方法吧！

答 你的來信真值得我們贊頌，因爲你所述的事實表現出現社會之真實的現象，就是一幅資本主義侵入鄉村，鄉村的迅速破產，農民大批失業，不但農民失業，並且是城市亦不能容納鄉村大量的失業人口，因而又成爲工人的失業等等的圖畫。這種現象當然是普遍的，不是足下

一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普遍的農村問題。要想解決足下個人問題必要從解決整個問題着手。依我們看來，救濟這種恐慌現象，至少要有下列幾種辦法：（一）迅速地站在大多數的農民利益方面，以真正的民生主義的觀點，解決鄉村的土地問題。（二）大家沒田種的，或有田而被災荒所侵襲無以為生的，或失業的鄉村工人，大家應有一種組織，聚集起來研究這種問題。（三）有了這種組織便可進而研究鄉村中水旱災荒之物理上的各種原因，如桑林之如何培植，農業之如何改進，到了這時，大家便會覺悟，所謂水旱災荒，不僅是出於天然，實則一半都因畸形的與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的結果。所以要救濟鄉村中的恐慌，必須先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要解決土地問題，又必須農民先有了自身的組織；有了組織自然會感覺着社會制度與農民有密切的關係。那時你們自然

會看見前面的出路。我們這種答復，你自然要詫異道，所答非所問。然而我們除了這種答覆之外，又想不出像『千手千眼的觀音大士』那樣『救苦救難』的辦法！（一九三三、三、念五）

六十四 童子軍與「新使命」

本埠尤誠君

貴報自刊行「讀者信箱」以來，所討論的問題，不可謂不多，惟對於團體方面的討論尙感缺乏。鄙人不敏，敬以童子軍事業問題，敢供讀者研究，並懇賜予篇幅，以述管見如后：

童子軍教育在今日猶如雨後春筍般勃發。而負責領導的機關，自應充分健全。庶不致蹈過去毫無組織之覆轍。去年一二八之役，上海童子軍理事會，爲民前鋒，毅然決然，召集本市童子軍團長及教練，共赴國難；組織戰地服務團，在前方實地參與抗日，在後方營救災民及服務傷兵醫院收容所。其工作的表現，確切勇敢努力。足見中國青年實負有繼往開來的重大新使命。

按諸童子軍訓練原理原則，其精神的專注，身心的健全，和勇敢犧牲摯誠的意志力，謂爲中

國青年之模範，亦不足愧。我們再觀童子軍的十二條規律「誠實，盡忠，助人，友愛，禮節，愛物，服從，快樂，節儉，勇敢，清潔，公德」之後，更深切地認識童子軍固有的品性和其智仁勇精神。這十二條規律而以之為中國青年界唯一之良劑，在個人方面，養成人格高尚體魄健全常識富豐的有為人才；在國家社會和世界人類方面，促成人類互助和平博愛的現象，而漸臻至於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實現。觀此益足證明童子軍訓練，是救國的重要份子。是浪漫，輕浮，怯弱，愁悶的勁敵。那末這種良好青年之得以造就，當然端賴有經驗學識明達忠仁的人才，以負責陶冶青年不可反之，如無充分經驗學識，一似現社會的敗類，而草率敷衍沽名釣譽之輩來訓練此童子軍，則其結果反使青年放縱欲為，不尚實際，貽害匪淺。

答 足下來信談及童子軍的問題，略答如下：記者在十餘年前，因為在教育界服務，也曾親身創辦過童子軍。當時因為要舉行童子軍成立典禮，大家要我做一篇緣起，我因此曾經稍稍考察過童子軍的歷史與社會關係。今天且借着這個機會，說一說記者現在對於童子軍本身一點

意見。不過我先得要聲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不是什麼「絕對無諍」的理論。（一）我記得童子軍的產生是這樣的：有一個英國的人，（是軍官抑是斯聞記者，或游歷家，記不得了）在非洲殖民地，看見軍隊中的黑人的士兵生活非常刻苦，簡直非白種人所能忍受，而黑人則處之泰然。某英人心裏想：假使英國與殖民地有戰爭，就是說，殖民地起來反抗，英國去鎮壓，以舒服慣了的英國人恐怕沒有必勝的把握。於是他回國之後就創立一種組織，專門使青年學生練習勞苦並受普通的軍事訓練；未幾這種組織普遍全國且傳播到世界。這就是所謂「童子軍」一個簡短的歷史。他的起初目的只在組織一輩青年，對外做鎮壓殖民地的反叛之武裝準備，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暴力基礎。（二）童子軍不是我們中國的愛國青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中的什麼力

量，童子軍的服裝非常整齊，打仗的時候「在後方營救災民，在戰地服務」如是而已。然而我們眼中的中國青年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愛國青年，應當自己拿起武器來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拚命，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賣國奴拚命；然而這種鬥爭，現在的童子軍是做不到的。（二）童子軍的所謂信條，如足下所舉的：「誠實，盡忠，助人，友愛，禮節，愛物，服從，快樂，節儉，勇敢，清潔，公德」云云都是些抽象的，摸不着頭腦的教條，也猶之現在的名人所提倡的「禮義廉恥」等一樣地不是我們救亡圖存的具體的，行動的綱領。所謂「盡忠」自然是從古大臣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的格言中抄來的，但是我們現在對誰盡忠呢？所謂「服從」又服從誰呢？而且忠又是怎樣盡法？服從又有什麼標準呢？假使你在一個賣國賊手底下做事情，你也要對他盡忠嗎？你也要對他服從

嗎？這末一來，只有把青年都造成一個簡單的頭腦，替少數人做工具，實在要不得。（四）在目前我以爲真正愛國青年應當「異軍突起」組織一種普遍而偉大的武裝動員的團體，或即定名「中國青年抗日救國團」，只要是愛國青年，不論他是學生也罷，青年店員也罷，青年工人也罷，青年農民也罷，只要他是誠心獻身給抗日救國這一艱鉅鬥爭的，都有加入的資格。牠的綱領約應如下：（一）用自己頭腦，站在大多數民衆立場上去思想一切，分析一切，研究一切。（二）要盡忠也只有對大多數所保護的國家盡忠，對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盡忠，要服從也只有服從保護國家與反抗日本的革命民衆所信任的團體。（三）聯合全國大多數的青年武裝抗日。（四）普遍地實施軍事訓練，機械的，化學的，兵式的。（五）要求政府發給武裝。（六）擔任對大多數貧民的義

務教育，演講中日戰爭的原因，其形勢，其關係，其結果與國民應負之任務。(七)研究抗日的方法，並幫助一般民衆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八)對民衆演講防禦毒氣及其他必要的戰爭中一般人民應有的常識與技能，如消防，救護，傳達，擔架等等。(九)應深深地意識着：只有全國民衆自動地，一致地團結起來做抗日的主力，擔負起抗日的使命，抗日才有積極的，真實的意識與希望；若是僅僅地在後邊微弱無力地搖旗吶喊，光靠着幾個兵去和日本較量，不但他們不會堅決地抗戰到底，即使萬一他們抗戰到底，也不過只是在歷史上留下悲壯的一頁罷了！至於上海童子軍前年在戰地服務，有點勞績，這並不是童子軍的成效，而是中國民衆一點點的民族意識，有以驅策之的結果。盡這一點義務，不但童子軍可以，即普通的青年學生也可以做到。足下即以此斷定「中國青年

實負有繼往開來的重大的新使命，「毋乃視事太易乎？」而且所謂繼往開來，究將何繼而何開？所謂「新使命」又安在耶？敢請！

（一九三三、三、念六）

六十五 戀愛與愛國兩途

江陰周諄君

我現在有一個疑難問題，就是中華民國中的青年，壯年，什麼農，工，商，學，兵，都是專講戀愛問題，在這新時代新潮流中，固應當公開的討論，以明人生的甘苦；我亦不能謂舊代人物，也不可稱完全新潮流，終擇舊新中的良善者，作一人生的目標。然而這多事的國家，外患日深中的中華，熱河失去未一月中的國土，大聲疾呼的愛國志士，正在努力狂喊醒醒的熱浪聲音，被激醒的也不在少數，然醉生夢死在戀愛，色情中更不可以數計。即在貴顧問中，沒有一天不披露婚姻戀愛的問題，諸位先生雖以很誠懇的答復，而對失戀，未戀，情魔的青年壯士，以為披露就是導師，依答復所言，循循的做去，可得結果；一般奮志的青年，確不願以所奮的精神，來作研究，固然，近代的惹人

注目，只有二條路，一就是戀愛，一就是救國。這二條路，在現處潮流中，可得很好口碑。一般討論戀愛的，無時不在研究增進，一般注意國難的，無時不在閱報思想，高談闊論，宣傳募捐種種的工作。戀愛足可危邦弱族，（得成効的）諸先生：要使研究戀愛的人們，成爲注意國事的份子，須從那一部進行，促其變化，請作一最詳細而警惕的導言，公佈，成我希望結果；謝謝你們！在最近內披露。

答 足下所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值得提出請讀者大眾討論。茲先就記者管見所及，略貢一得，藉備大眾參考。我們每天必收到很多的信件討論戀愛問題，老實說，本欄篇幅有限，若果一一發表的話，那就沒有討論其他問題的餘地了。而且中國到了如此地步，一班青年猶鎮日價沉溺在溫柔鄉裏，甜哥哥來，蜜姐姐去，『陳叔寶真無心肝！』此語實不能否認！然而這實在是我們一時的感情之論，若就社會的階級關係分析起來，那這些中小資產階級的青年，他們飯吃飽了，舒舒服服地生活着，曉得什麼國家興亡，自然不談戀愛，便無以自聊，不錯，也有少數還有革

命性的青年，他們在無路可走之時，也往往走到戀愛一途，意識地自趨於沉淪，這一部分人，我們自然對之還未絕望，然而大多數現在談戀愛的的朋友，我們要冒犯一句：實在沒有希望——這班青年朋友，俗話說得好：『武大郎打飛脚，出手就不高！』所以他們向我們談戀愛，我們十九是置之不答，或則我們答他一句：『汝安則爲之！夫我則不暇！』不過我們要分清：有工夫談戀愛的只是有閑階級的少數青年，大多數的貧民大眾的青年是不會談戀愛，也沒工夫談戀愛的，將來和現在的國事是要放在他們的雙肩上的，我們的目光是要注在這些青年身上才對。我們願爲他們盡一得之愚，做識途的老馬，或是和他們商量救國問題，我說這話，一定有許多人不贊成，以爲我忽視這些青年的前途，難道我們不能轉變他們，使他們走向另一光明正大的途徑，這些中小資產階級

的青年，若果沒有一個革命的環境，尤其是在殖民地似的中國，要薰陶他們，做積極的爭鬪，是很不容易的。足下所謂：『要使研究戀愛的人們，成爲注意國事的份子，』慚愧得很！這個責任我們是不敢當！足下不要誤會，我們反對談戀愛，是從道德觀念出發。恰恰相反，我們不是禁欲主義者，我們並不把性生活看得比吃飯穿衣還輕，然而這却有點區別：不吃飯，幾天便會餓死，不穿衣幾天便會凍死，不談戀愛，却是不會死的。而且這種問題，在勞苦大眾簡直簡單得多，易禮膺說得好：『青年運動在他對性慾問題的，並誇張地論到性慾問題的態度上，是受摩登病的侵害。』「摩登」一字給了一種諷刺的語勢，而且和往常一樣做着怪樣子：……像這樣錯誤的概念，在青年運動中，是有害的，是危險的。這些概念能夠很容易幫助他們一些人在性生活中的過於興奮和過火的行

爲年青人的健康和力量浪費上去，你必須反對這種現象。在婦女運動和青年運動之間沒有一點聯系。女同志們必須系統地和青年們共同工作，這是從個人到社會方面的，母性的一種繼續，一種擴大和發揚。而且婦女的一切覺悟的社會生活與行動必須受到鼓勵，使他們能夠打破她們的庸俗的個人主義者的家庭和家族心理底界。……『我們從這一段話裏，抽繹出一句最重要的話來做本文的結論，就是：『女同志們必須系統地和青年們共同工作。』這就是說，只有青年男女們在革命鬪爭中共同工作，用現在的話說，即在抗日戰爭中共同工作，才是發展男女兩性青年之社會生活與行動的根本救濟的方法！足下以爲何如？

(一九三三、三、念五)

六十六 戀愛悲劇

楓涇周西開君

我是一個年華弱冠的人，在去年就由自由戀愛而訂婚——初步——這時，因一時之性慾衝動，似入五里霧中，而出此舉；但她的環境及一切都非常惡劣，我自與她訂婚之後，間接直接受到極大之羞辱，已有多次，且她的品性極暴躁，以前我太鹵莽從事，現今我再四考慮，惟有解除婚約，否則，我願以生命作爲後盾；對於此事我非常堅決，非解除誓不休！未知記者先生之意若何，希指示光明路途。

答 足下既『非常堅決』地要與你『因一時性慾衝動』而訂婚『的愛人』解除婚約。那只有趕快地解決。這種辦法不但於你相宜。即於你的愛人也好。因爲兩個年華弱冠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兩個『少不更事』的人，合在一塊，第一樁恐怕生活就要發生問題，而且年紀輕輕地就要忙着做人家的父母，那真是葬送了你們自己一生的前途。不

過你若果以『她的品性極暴躁，』做爲你解除婚約的理由，我却要爲某女士抱不平。依我揣測，倒不是她的性情暴躁，而是足下的性情暴躁，因爲你自己已經承認你『太鹵莽從事，』鹵莽的人沒有不暴躁的。這是男性最容易發生的毛病。果然，那就屈在你而不在她。足下就成了負心人了。解除婚約在現在社會當然不算什麼一回事，然而男女關係究竟非同泛泛，若僅就一方着想而對於對方不兼籌並顧，也非恕道。足下以爲如何？（一九三三、三、念七）

六十七 愛國的方法及其他

本埠傅賚君

讀前次貴欄答復任望月君論自殺一函，心裏很覺痛快，佩服極了。但我是一個智識極淺薄，又被現在的社會制度逼得走頭無路，像任望月君所指第二第三個環境，完全與我相同，然我的意志很薄弱，又莫有像任君那樣壯志雄心；然現在我的心中，每日想培養一些所謂壯志雄心，望

先生教我培養方法。我的愛國性很乏，然倭兄弟這樣做下去，心裏頭又不許你不去愛國。望先生教我最善的愛國方法。我現在的境遇，是苦無出路。然社會裏被壓迫的朋友，若稍有一點得志，他就會擺起架子來。奈我更是一個意志薄弱拿不穩的人。雖不能望得志於將來，倘然日後掙扎有了出路，嘴裏雖會說爲大衆被壓迫者去奮鬥，去犧牲啦，但心裏我想定然是靠不住了。我看了起初贊成革命的人，當初大罵帝國主義如何如何，大罵資本主義如何如何，後來個個都爲變了害羣之馬！世界上能有幾個不變心的人。在我國，我的心目中，還找不出。我要求先生爲我找一個偉大革命到底不變心的，在我國最近時期內的革命不變心的，爲黑暗社會裏努力工作的人，以作我的模範。還有讀書問題：忙裏偷閒讀書的人，找不到合自己胃口的書，真是煩惱，我讀了胡適文選，覺得不痛不癢。不能指示我們青年的出路。我的心裏，最喜歡看描寫黑暗社會的一類書，要求一部爲暗黑社會努力革命的學說。現在却一部都找不着。要求先生指示幾本，頂好申報流通圖書館裏的可借的書。望先生指教。

答 足下來信，積滯甚久，至歉至歉！足下所欲問的不外乎以下四件事：

(一)『培養』『壯志雄心』的方法；(二)『愛國方法』；(三)『找一個偉大革命到底不變心的人，以作……模範』；(四)讀物的介紹。茲就愚見所及，略復如左：所謂『壯志雄心』這種名詞，乃是封建式的英雄豪傑的『致君堯舜』上，能使風俗淳『或是『茅廬高臥』『攬轡澄清』或是『他日宰天下當如是矣』等等的思想。任君望月中了這種毒，故有前此一番的討論。記者是一個文字的勞動者，從未曾有過什麼『壯志雄心』這一層愧無以對。不過，這不是說，我無『志』，志是有的，却不『壯』，因為牠只想做個極下層的平民，為下層平民謀幸福；自然更不是說，我無『心』，心是有的，却不『雄』，因為牠這一團熱勃勃的血塊，所發射的範圍也只及於最下層的平民的幸福。牠的『培養方法』簡單得很，只要你一心一意地站在平民大眾的立場上去實行，自

然會一天一天地形成你堅固不拔的精神，這是一。愛國方法沒有一定應隨時隨地，因人因事而不同。譬如說，你是個學生，那你就在你學生社會中積極地做起抗日反帝的運動來；組織各種抗日反帝的團體，發行抗日反帝的小冊子，與平民大眾談話，宣講抗日反帝的鬥爭，研究軍用化學，軍用工程等等。假使你是個軍人，那你就該研究歷年來軍閥內戰之如何喪失中國國家的元氣，軍人應當保衛的國家，是什麼人的國家，所保衛的人民究竟是什麼人？大多數的民衆呢？抑或少數的有錢有勢的人呢？軍人的槍應該對什麼人瞄準？是否對着帝國主義者的敵國呢？是否對着少數賣國媚敵的軍閥呢？各盡其道，殊途同歸，只要你認清目標，積極做去，這是說的「一人自爲戰」的方法；再由這「一人自爲戰」匯集起來，便成了國民的公意，由這公意的命令，便會在一個總的政治口號

——抗日反帝——之下行動起來，這是二。我們要想舉一個現在活着的某一個革命到底不變心的人做模範，這是不可能而且危險，因為他昨日革命也許今日不革命了；今日革命也許明日便反革命。不過我們確有個根本原則，就是：誰是真正在行動上始終是爲着大多數的民衆幸福奮鬥，而不用電報、文字、言語來欺人的，便是我們的好領袖。他今天這樣地行動着，我們今天承認他是領袖，擁護他做領袖；明天他在行動上背叛了這一原則，我們便不承認他，不擁護他，並且要反對他，推翻他。對於個人如是，對於任何政治團體亦復如是，這是三。本報的「流通圖書館」（大陸商場三樓）所儲圖書已印成目錄三冊，足下如要借書，可自來取。至於足下要看那一類的書籍，來信並未言明，無從答復。假使你是在物色社會科學的書籍，你可以借「思想起源論」（拉發格

著）「現代社會學」（李達著）等書看一看；假使你要讀小說，那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以及高爾基，莫泊桑的小說，都是好讀物，這是四。（一九三三、三、念七）

六十八 墮落的家庭

蘇州屈藻琪君

主筆先生：我是一個年已及冠的青年。每次閱讀貴報時，輒先以讀者顧問竟讀之爲快。得見先生之高見，與青年以正當之途徑。今以個人所遭遇情事，實告先生，希先生與以完美的答復。我在十五歲時，小學方纔畢業的時候，多事的父母，替我比我大三歲的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結婚了。可憐我那時根本不知道婚姻爲何物，釀成了今日的大錯！結婚後，因我的家境尙過得去，仍繼續我的求學；不到半載，家父因病逝世，此時我方十六歲，一切家政，操之母手。但家母素性游閒，一旦握政，儘量消耗，始則出入於賭博場中，既而吞雲吐霧，終日與癡君子爲伴，加以家父棄養後，叔父爭產，發生訟事，於是家庭陷於破產，家父遺產迄今殆無。我雖勉強掙扎要求繼續求學，今雖入

省立某職業學校，離開畢業時期，尚有二年餘。在此數年中預備得到些獨立生活的技能，脫離此黑暗的家庭，無奈墮落的家母，一己消耗，尙覺不足，在一年前，又姘識了一同志，共同過那非人的生活。雖經我數次的勸戒，仍置若無聞，知己無望，乃轉注重於妻，祈望與以種種安慰，互相勸勉，奮力前程。奈禍不單行，家母既已墮落，妻子又步後塵。此次寒假回里，身染淋病，致我體軀，更形孱弱。依醫理斷定，足證她（指妻）已負我。她雖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村女，兩人程度懸殊，然同我已有五六年的歷史，有了相當的友情，且已生育了一子一女。我也沒有什麼奢求，但很希望她能做我一個終身的良伴。現在她又這樣，有什麼方法可對付呢？我因精神與肉體太覺痛苦了些，學業身體各方面，不免受了相當的影響。先生見聞已多，我的家庭狀況，孰有甚於此者乎？今我抱定宗旨，唯有努力學業，俾可儘量供獻社會，置一切於不顧。惟在此數年中，能否繼續求學，畢業後有無正當的出路，却是重要問題。今我以家庭黑幕赤裸裸地公布出來，希望先生有無別的良好法，與我以詳細的答復。

答 家庭到了如此地步，只有斬金截鐵地與牠一刀兩斷，即使因此廢

學到外邊做個流浪人（這自然不是好辦法，能做工最好）也比在那種爛污的家庭中討生活好。至於足下的夫人，你如有法而且願意與之賡續舊好，自然是好，然而這末一來，你仍然是跳不出舊家庭的圈子，這可就難了！最後我還有一句話勸告你，你既然得了淋症，要儘可能地減少性交，少吃刺激性的東西，趕緊醫治，打針更好，不然，這個毛病真比什麼都要慘酷！（一九三三、三、念九）

六十九 關於婦女問題之討論

本埠朱嬰君

讀十三日王慕冲君來函，他說他的夫人「不識字，不明人情世故，不知世界大勢，」總括一句話，就是說他的夫人沒有知識。在這裏我要問的：什麼叫做知識？讀了萬卷書，得了博士學位，而自己則是不勞而食，這是否叫做知識？反過來說，雖然不識字，沒得博士學位，而天天做的都是有益於人羣的事業，至少他自己就不做社會的寄生蟲，這是否叫做真的知識？明白了這點，我來論

王君的夫人。王君的夫人顯然是般人所謂舊式女子，然舊式女子，能燒飯，能洗衣，能幫助家庭一切工作，又能撫養小孩，使丈夫專心做他應做的事業，這是否於社會有益？自然我不是說女子只該做這些事，然無論如何，比之以擦臉抹粉爲事，電影場裏進跳舞場裏出的那些摩登女郎，總算要強萬倍吧。雖然也有些有真學問的女子，然在目前的中國，「英雄無用武之地」，知識只做了她們的裝飾品，而事實上仍不過是社會的寄生蟲罷了。倒不如像王君的夫人，雖然沒甚知識，（如王君的看法）然能一點一滴的爲社會做些實際工作。再，王君說：「原來我家不十分好，而她家有錢。」又說：「她的性情很溫和，對我很謙恭，遜讓，不驕傲……」從這樣看來，王君的夫人，的是一個本質很好的女子，雖然她是有錢人家出身，而她却有無錢人的意識，如果好好訓練，不難做一個改革社會的先鋒隊，事實上這類女子已經不少呢。王君現在或是一個大學生，大學生有改革社會的責任，要知我們做改革事業，一定先要犧牲自己，同時要把社會的弱者都拯救出來，那末，王君認爲自己的婚姻縱不滿意，也得根據這個原則而去實行，換句話說，就是自己的女人沒甚知識也可忍受，而同時把沒知識的設法教她有知識，這才是正當道理。不然你怎樣會吹

牛皮說：「我將來要爲社會做事，我是社會的優秀分子，」還不是欺人之談！

這封信，只是作記者先生的一個補充罷了。

七十 開店與借款問題

本埠瞿問壽君

編者先生，我每天讀到「讀者顧問」裏以科學性的、唯物論的立場，解答讀者目前的一般疑問時，我都很誠懇，很勇敢地領略和接受着。所以，我之喜歡多讀貴欄的癮癖，比之閱讀整個由報裏的新聞欄言論及文藝欄……都覺要緊而着重！因了這樣，我在貴報辦的新聞函授學校招考國文試題裏，「對於本報的批評與建議」的試題裏，我特別地贊美着本欄，和批評着本欄！但至今未得回聲。現在，我提出了上面標題裏二個緊要而嚴重的問題，請在貴報披露吧！其第一個問題的經過是這樣：我由親朋的介紹，進這商店裏當個售貨兼賬席的工銀勞動者：到現在爲時不過八個多月，但其間的等級很嚴，尤其這「最毒婦人心」的當本店監察委員式的所謂老闆娘，店裏瑣屑的問題都由她涉獵和監視的老闆娘，每天老闆對待夥計的酷臉，在受過這種環

境的都曉得，當然是比之法官對待囚犯有過之無不及的，而這小鬪和老闆娘……亦然不出例外。所謂「夫妻老婆店」的我們××店，我是天天在他們集團奚落之下過活與工作，因之彼此的惡感，層疊地建築的似乎與金字塔相彷彿的高，自流泉一樣的深了！爲了這種原故，現在我們集合着幾個本店同事，一面準備脫離這樊籠，一面便集合股本在本埠自創新店——這與原來一樣的職業，在買賣上，多少要被將脫離的老闆所嫉妒。目前我們——同事者——準備向這老闆作總的辭職，所以這老闆謂我主動，這結果，是否涉及法律問題？其第一問題，便是由第一問題產生下來的問題——借款——在本埠我有個富翁的宗兄，他有幾十幢市房，現在我爲之收租。他那裏，過去爲了我們幾個同胞，向之借貸沒有償還之故，他對於我之信用——借款——亦視爲一坵之貉，商借便亦難得照准。那末，現在我在替他收租，每月終要經手一千餘元的現款，我想在面借不允許時，便在這所收款項裏頭，自動挪用洋三百元——作爲目前開店資本——然後，再行告訴他，以爲強行借貸的策劃，這時於雙方感情上，當爲破裂，但對於法律問題上，又將怎樣？

答 足下前在本報新聞函授學校招考試文裏「特別地贊美着本欄

和批評着本欄，」我們聽到這種贊美，實在是慚悚之至，因為同人等知識修養都有限，每懼無以答讀者諸君期許之殷；聽到這種批評，確是誠懇地接受，讀者大眾對我們的批評的真切到如何程度，同時也就是表示我們的涓滴之勞獲得讀者大眾的注意到如何程度，而且我們不但要備讀者大眾的顧問，並且十二萬分希望讀者諸君多多供給我們社會生活的真實材料。這是後話。現在且就足下所提兩問題答復如左：足下聯合店內同事另組新店，若果手續清楚，脫離得法，或許不會涉及法律問題，但是這不是說，你們的老闆不加破壞，破壞當然不能免，然而只要你們團體堅固，到不妨事。不過我覺得你們這種事情，有點自相矛盾。你們自己因為老闆及女老闆的虐待而覺悟到利害的衝突，但是你要曉得利害衝突的關係是整個的社會組織與整個的經濟制度形成的。

要想解決這種問題，須從整個的社會着想，從廣大的羣衆組織着手，才有辦法。若是大家脫離了老闆的勢力而自己來做老闆，在這老式的社會裏面，假使你們自己做了老闆，有什麼方法不去刻薄人呢？你們有什麼理想的計劃沒有呢？敢問。這是第一個問題。你們向人借款則可，若一自動挪用，「強行借貸」，輕則足以影響雙方的感情，重則可以發生法律問題，甚或連你們新發生的營業都要遭受致命的打擊。據我們看來，你們這事有些不對，若果你們一相情願地幹下去，一定要失敗，慎重！重！這是第二個問題。（一九三三、三、三十）

七十一 中國農民問題的出路

平湖徐士璋君

因為我被自己的思想激怒着，恕我很急切地提出下面這段疑問，尙希不吝指教；去年我們鄉間總算是豐收的一年了，每畝產米二石以上，但農民貧困如故。倘設法改良其耕種方法，而且

假定已增至每畝三石之產量，此時農村經濟可算完全解決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末是？另有使農村經濟衰落的原因呢？換句話說，不論環境怎樣，祇須努力增加生產量，農村經濟便會不息地向上發展嗎？至此我人更假定，農民的貧乏，實緣於多方面的壓迫。於是農民勢必以擺脫現在的困苦環境而另謀別的出路，似亦情理之常。然而此種異端邪說，（或稱洋入股）在新進的智識階級看來，似乎已不值一談，所以就成了匪徒的專利品，我是一個平民，焉敢把這種比炸藥危險過百倍的思想輕於置信？但我被上述的疑問困惱着，確已無法擺脫，最近我把自己的意思說得更明顯些：如果增加生產量不是救濟農村破產的絕對良藥，（因為美國農工業的生產過剩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實例）那麼就請先生在增加生產以外，替我國三萬萬八千萬農民謀一條光明的出路，這是我唯一的希望。

答 農村破產，農民貧乏，『實緣於多方面的壓迫，』中國農村經濟的病象，已被足下一語道破。我們知道，中國農民的貧乏，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商品，深深地侵入農村；中國的資本主義已漸漸地侵入農村；我們

又知道，中國的農民是被高利貸所壓迫，被苛捐雜稅所吸敲，加之機器耕田，在江浙一帶採行已多，小農破產，兼併益烈，農民概爲商品而生產，——總而言之，鄉村爲城市所剝削，中國爲帝國主義者所剝削。現在的農民最急切的問題，首先就是土地問題，此問題已不止是『耕者有其田』一口號所能解決的了！這是事實，恐怕沒人能夠否認。把握住了當前的事實，并把握住了當前的關係，則當前農村問題究應如何解決，足下應亦不難尋獲一光明之途徑了。

續編 顧阿集 第一集

版權所有

讀者顧問集第一集

定價國幣九角五分

著者 王 靈 均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文 集

胡適文存

胡適著

洋裝兩冊，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兩元二角

胡適文存二集

胡適著

洋裝兩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兩元四角

胡適文存三集

胡適著

洋裝兩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兩元六角

獨秀文存

陳獨秀著

洋裝兩冊，兩元七角
平裝四冊，兩元一角

孟和文存

陶孟和著

洋裝一冊，一元一角
平裝一冊，七角五分

吳虞文錄

吳虞著

三角五分

文木山房集

吳敬梓著

線裝一冊，二元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683B

